

五燈會元

宋沙門大川濟纂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新刻  
乾隆大藏經

三二四  
龍藏

五燈會元目錄卷上

城一

卷首

序文

卷第一

七佛

毘婆尸佛

城一  
過去莊嚴劫第一  
九百九十八尊

戶棄佛

第九十九尊  
十九尊

毘舍浮佛

城一  
第一  
千尊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  
第一尊

拘那含牟尼佛

第二  
尊

迦葉佛

第三  
尊

釋迦牟尼佛

第四  
尊

西天祖師

共二十  
七尊

摩訶迦葉尊者

阿難尊者

商那和修尊者

優波毘多尊者

提多迦尊者

彌遮迦尊者

菩提達磨大師

慧可大祖禪師

卷第二

婆須蜜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僧璨鑑智禪師

弘忍大滿禪師

伏駢蜜多尊者

脅尊者

道信大醫禪師

富那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慧能大鑒禪師

迦毘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菩提達磨大師

慧可大祖禪師

迦那提婆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

僧璨鑑智禪師

僧伽難提尊者

伽耶舍多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弘忍大滿禪師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

僧璨鑑智禪師

婆修盤頭尊者

摩拏羅尊者

僧璨鑑智禪師

道信大醫禪師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迦毘摩羅尊者

慧能大鑒禪師

婆舍斯多尊者

不如密多尊者

提多迦尊者

提多迦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不如密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

彌遮迦尊者

卷第三

東土祖師

卷第四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城一

二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嚴禪師

鍾山疊瓘禪師

四祖下三世

嚴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

不列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

不列  
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

不列  
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不列  
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龕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資州侁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

不列  
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龕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

不列  
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卷第五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臨撫曉了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溫州淨居尼玄機

司空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荷澤神會禪師

卷第六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  
章次

六祖下三世

磁州如禪師法嗣

城一

荆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遂州道圓和尚

不列  
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峰宗密禪師

附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彌勒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大士

天台拾得大士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卷第七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南泉普願禪師

鹽官齊安國師

歸宗智常禪師

大梅法常禪師

佛光如滿禪師

卷第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五洩靈默禪師

麻谷寶徹禪師

鹽山寶積禪師  
東寺如會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章敬懷暉禪師

永泰靈湍禪師

華嚴智藏禪師

章次  
不列  
暉誤

大珠慧海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泐潭法會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泐潭惟建禪師

茗溪道行禪師

石葦慧藏禪師

北蘭讓禪師

南源道明禪師

鄆村自滿禪師

中邑洪恩禪師

泐潭常興禪師

汾州無業國師

大同廣澄禪師

鷺湖大義禪師

伊闢自在禪師

興善惟寬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三角總印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城一

七

卷第九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西園曇藏禪師

楊歧甄叔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華林善覺禪師

水塘和尚

蒙谿和尚

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古寺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太陽和尚

紅螺和尚

百靈和尚

金牛和尚

黑澗和尚

利山和尚

乳源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打地和尚

秀谿和尚

桺樹和尚

草堂和尚

洞安和尚

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水潦和尚

浮盃和尚

龍山和尚

亦曰  
隱山

龐蘊居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鴻山靈祐禪師

語具  
別卷

黃檗希運禪師

長慶大安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五峯常觀禪師

石霜性空禪師

城一  
八古靈神贊禪師

和安寺通禪師

龍雲臺禪師

衛國院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東山慧禪師

清田和尚

百丈涅槃和尚

卷第十

南嶽下三世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鄂州茱萸和尚

白馬疊照禪師

雲際師祖禪師

香嚴義端禪師

靈駕闍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日子和尚

陸亘大夫

甘贊行者

鹽官安國師法嗣

雙嶺玄真禪師

關南道常禪師

鎮州普化和尚

徑山鑒宗禪師

麻谷徹禪師法嗣

歸宗常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芙蓉靈訓禪師

東寺會禪師法嗣

新羅大茅和尚

薯山慧超禪師

九  
一  
章次

漢南高亭和尚

西堂藏禪師法嗣

卷第十一

虔州處微禪師

南嶽下三世

章敬暉禪師法嗣

大梅常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新羅迦智禪師

金州操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龜山智具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佛光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侍郎

五淺默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婺州蘇溪和尚

盤山積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京兆公畿和尚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五臺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語具別卷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禪師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真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國歡文矩禪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祿水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趙州諗禪師法嗣

嚴陽善信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國清院奉禪師

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杭州多福和尚

長沙岑禪師法嗣

杭州多福和尚

雪竇常通禪師

卷第十二

南嶽下四世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遠和尚

石頭希遷禪師

關南常禪師法嗣

青原下二世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石頭遷禪師法嗣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末山尼了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大顛寶通禪師

天龍和尚法嗣

長髭曠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金華俱胝和尚

招提慧朗禪師

興國振朗禪師

南嶽下五世

汾州石樓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睦州陳尊宿法嗣

水空和尚

大同濟禪師

刺史陳操尚書

卷第十三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雪巖暉寂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桺樹慧省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

青原思禪師法嗣第一世

刺史李翹居士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

米倉和尚

丹霞義安禪師

本童禪師

潭州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

福州普光禪師

大顛通禪師法嗣

馬頰本空禪師

三平義忠禪師

夾山善會禪師

本生禪師

船子誠禪師法嗣

長髮曠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青原下四世

道場如訥禪師

青原下五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白雲山約禪師

石霜慶諸禪師

欽州茂源禪師

石霜諸禪師法嗣

雲巖巖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詒  
別卷

杏山鑒洪禪師

神山僧密禪師

幽溪和尚

卷第十四

十三

青原下四世

十三

大光居誨禪師	九峰道虔禪師
湧泉景欣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谷山藏禪師	中雲蓋山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棲賢懷祐禪師
覆船洪薦禪師	德山存德禪師
吉州崇恩禪師	石霜山暉禪師
郢州芭蕉禪師	肥田慧覺禪師
鹿苑山暉禪師	寶蓋山約禪師
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大通存壽禪師
南嶽立泰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
龍湖普聞禪師	張拙秀才

卷第十五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逍遙懷忠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	黃山月輪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	天蓋山幽禪師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授子同禪師法嗣	
授子感溫禪師	
香山澄照禪師	
中梁山古禪師	
安州九嶮禪師	
九嶮敬慧禪師	
濠州思明禪師	
鳳翔招福禪師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

雲蓋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禪師

伏龍一世禪師

白雲善藏禪師

天台山燈禪師

伏龍二世禪師

陝府龍岐禪師

谷山藏禪師法嗣

伏龍三世禪師

新羅瑞巖禪師

新羅百巖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潭州藤霞禪師不列  
章次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禪師

泐潭神黨禪師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木山師陰禪師

柘溪從實禪師

青原下六世

南源行修禪師

泐潭延茂禪師

卷第十六

吉州禾山禪師

泐潭延茂禪師十六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彥賓禪師

青峯傳楚禪師

湧泉欣禪師法嗣

泐潭山牛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

六通院紹禪師

洞溪形定禪師

京兆卧龍禪師

雲蓋元禪師法嗣

逍遙忠禪師法嗣

福清師巍禪師	白雲無休禪師
蟠龍文禪師法嗣	烏牙賓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大安興古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烏牙行朗禪師
黃山輪禪師法嗣	青峯楚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西川靈龕禪師
詔山普禪師法嗣	開山懷畫禪師
潭州文殊禪師	幽州傳法禪師
濠州明禪師法嗣	淨衆歸信禪師
耀州密行禪師	青峯清勉禪師
贊領善本禪師	<small>附</small> 宋世玉音

青原下七世

其一

上六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肇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東山雲頂禪師
雲幽重惲禪師	布衲如禪師

南臺寺藏禪師

雲蓋證覺禪師

授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龍潭信禪師法嗣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德山宣鑒禪師

泐潭寶峯和尚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青原下五世

神照本如法師

天竺證悟法師

德山鑒禪師法嗣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甘則八

巖頭全巖禪師

亡名宰官七則

亡名行者五則

感潭資國禪師

亡名道婆五則

泉州瓦棺和尚

瑞龍慧恭禪師

卷第十七

青原下二世

巖頭儼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石頭遷禪師法嗣

羅山道閑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天皇道悟禪師

聖壽院嚴禪師

靈巖慧宗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卷第十八

龍潭崇信禪師

雪峯存禪師法嗣

青原下四世

雲門文偃禪師

語具列卷

立沙師備禪師

長慶慧稜禪師

保福從展禪師

皷山神晏國師

卷第十九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龍華靈照禪師

翠巖令參禪師

鏡清道慈禪師

報恩懷岳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睡龍道溥禪師

金輪可觀禪師

大普立通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鶴湖智孚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仙宗行瑠禪師

永福從弇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洞巖可休禪師

青原下七世

卷第二十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龜泉山永禪師

卽梁家  
產生

保福超悟禪師

和龍守訥禪師

姓

建州夢筆和尚

極樂元儼和尚

芙蓉如體禪師

憇鶴山和尚

大鴻山棲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普通普明禪師

大錢從襲禪師

姓

福州永泰和尚

龍興宗靖禪師

姓

南禪契璠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法海行周禪師

姓

龍井山通禪師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

瑞峯神祿禪師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洛京柏谷和尚

玄泉二世和尚

妙勝玄寂禪師

羅山闍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華光院範禪師

羅山紹孜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白雲令弇禪師

天竺義澄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金柱義昭禪師

潭州谷山和尚

道吾從盛禪師

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興聖重滿禪師

寶應清進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長慶稜禪師法嗣

青原下七世

卷第二十一

招慶道匡禪師  
翠峯從欣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報恩寶資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保安院連禪師

羅漢桂琛禪師

天龍明真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國泰院瑄禪師

白龍道希禪師

安國慧球禪師

南臺誠禪師

螺峯明法禪師

睡龍山和尚

雲峯至德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昭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嚴咸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玳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舍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瓊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天竺子儀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鼓山晏國師法嗣
保福展禪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延壽慧輪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鼓山清謌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報恩道熙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永隆慧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禪師	後招慶和尚
梁山簡禪師	建山澄禪師
招慶省傑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白雲智作禪師
天竺子儀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淨德冲煦禪師
鼓山清謌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六通志球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功臣道開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白雲院迺禪師

翠巖參禪師法嗣

睡龍溥禪師法嗣

龍冊子興禪師

佛嶼知默禪師

鏡清愆禪師法嗣

金輪觀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南禪遇緣禪師

資福智遠禪師

烏巨儀晏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妙濟師浩禪師

白兆圓禪師法嗣

安國培禪師法嗣

青原下八世

白鹿師貴禪師

黃龍機禪師法嗣

安國從貴禪師

紫蓋善沼禪師

永隆彥端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仙宗院明禪師

立都山澄禪師

青原下七世

卷第二十二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智顥禪師
昌福院達禪師	呂巖洞賓真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普照院瑜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湧泉院究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small>語且別卷</small>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道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立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亮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忬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領通禪師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

清溪進禪師法嗣

圓通緣德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太平從漪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歸宗道詮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保福儔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隆壽無逸禪師

龍濟修禪師法嗣

大龍洪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大龍景如禪師

南臺安禪師法嗣

普通從善禪師

鷲領善美禪師

白馬靄禪師法嗣

歸宗詮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九峯義詮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

保壽匡祐禪嗣

隆壽法騫禪師

青原下九世

卷第二十三

爲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爲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爲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定山神英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卷第二十四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南禪無染禪師

崇福演教禪師

終南山豐德和尚

武當佛巖暉禪師

長平山和尚

大安清幹禪師

雙溪田道者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清化全憇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貞遂禪師

潭州鹿苑和尚

吉州福壽和尚

芭蕉清禪師法嗣

城一

郢州繼徹禪師

幽谷山滿禪師

芭蕉山圓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芭蕉山閑禪師

芭蕉山遵禪師

興陽山讓禪師

芭蕉山遇禪師

承天院確禪師

覺城院信禪師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山謙禪師

興陽詞鐸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上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中

卷第二十五

城二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清涼泰欽禪師

靈隱清聳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崇壽契稠禪師

報恩法安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卷第二十六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正勤希奉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青原下十世

報慈文遂導師

黃山良匡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寶塔紹巖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興善棲倫禪師

慈雲匡達禪師

薦福紹明禪師

古賢謹禪師

興福可勲禪師

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奉先法瓊禪師

化城慧朗禪師

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大林僧道禪師

仁王緣勝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天台詔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長壽明彥禪師

大寧可弘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報恩法端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光聖師護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紫凝智勤禪師

鴈蕩願齊禪師

普門希辯禪師

光慶遇安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卷第二十七

青原下十世

天台詔國師法嗣

玉泉義隆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嚴峯師术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述景德傳燈錄

清涼欽禪師法嗣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功臣道慈禪師

羅漢願昭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潔寧可先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功臣覺軒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長安規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長安辯實禪師
雲門永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永明潛禪師法嗣	萬壽德興禪師
千光環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報恩明禪師法嗣	長壽彥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長壽法齊禪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雲居契環禪師 <small>城二</small>
崇壽稠禪師法嗣	瑞巖義海禪師 <small>四</small>
雲臺令岑禪師	大梅居煦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	清溪清禪師
報恩安禪師法嗣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不到  
章次

資國圓進山主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大寧慶璣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顥暹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臨濟玄禪師法嗣

淨土素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淨土惟正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灌溪志闢禪師

寶壽沼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魏府大覺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靈隱勝禪師法嗣

定州善崖禪師

鎮州萬壽和尚

靈隱延珊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瑞巖海禪師法嗣

滄州米倉和尚

智異山和尚

翠巖嗣元禪師

善權徹禪師

金沙和尚

齊聳禪師

城二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卷第二十八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灌溪志闢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智異山和尚

定州善崖禪師

鎮州萬壽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智異山和尚

善權徹禪師

金沙和尚

齊聳禪師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魯祖教禪師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紙衣和尚法嗣

定上座

叢上座

鎮州談空和尚

際上座

南嶽下六世

興化契禪師法嗣

南院顥禪師法嗣

南嶽下七世

南院慧顥禪師

守廊侍者

南院顥禪師法嗣

寶壽沼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穎橋安禪師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和尚

南嶽下八世

二聖然禪師法嗣

風穴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風穴延沼禪師

西院思明禪師

西院明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興陽歸靜禪師

西院思明禪師

廣慧真禪師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首山省念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長興滿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廬州大覺和尚

澄心旻德禪師

南嶽下九世

廬州大覺和尚

首山念禪師法師

竹園山和尚

汾陽善昭禪師

灌溪閑禪師法嗣

接二

卷第二十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葉縣歸省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智門迥罕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卷第三十一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法華全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仁王處評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神鼎諚禪師法嗣

開聖寶情山主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頴禪師

仗錫修已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

不列  
章次

大乘德遵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禪師法嗣

南峯惟廣禪師

大鴻德乾禪師

華嚴道隆禪師

慧力慧南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靈隱德章禪師

廣法源禪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語具別卷

玉泉務本禪師

不列

泐潭曉月禪師

楊歧方會禪師

語具別卷

姜山方禪師

不列

白鹿顯端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不列

涼峯洞淵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真如方禪師

不列

興教坦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不列

大寧道寬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不列

長水子璿講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卷第三十二

南嶽下十一世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雲峯文悅禪師 端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石霜永禪師法嗣

福嚴保宗禪師

浮山遠禪師法嗣

大陽如漢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洞庭月禪師法嗣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惠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石門進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金山穎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十

南嶽下十二世

西余淨端禪師

或出洞庭月

翠巖真禪師法嗣

大鴻慕詰禪師

西林崇奧禪師

蔣山元禪師法嗣

雪寶法雅禪師

永熙應悅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

慶善宗震禪師

不列  
章次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菩提用禪師法嗣

淨土善思禪師

不列  
章次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

不列  
章次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運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卷第三十三

南嶽下十三世

大鴻詰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福嚴寘禪師

雪賣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慶善震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淨土思禪師法嗣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瑞巖如勝禪師

洛父道川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

護國慧本禪師

曹洞宗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法輪彥孜禪師

卷第三十四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疎山匡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白馬道儒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光孝蘭禪師法嗣

蘆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洞山价禪師法嗣

青原下五世

卷第三十五

華嚴休靜禪師	九峯普滿禪師
北院通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
京兆蛻子和尚	幽棲道幽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天童咸啓禪師	寶蓋山和尚
欽山文邃禪師	九峯通玄禪師
曹山寂禪師法嗣	卷二十三
洞山道延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鹿門處真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草庵法義禪師	曹山光慧禪師
曹山智炬禪師	育王弘通禪師
華光範禪師	廣利容禪師
小溪行傳禪師	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韶州華嚴和尚

雲居膺禪師法嗣	同安不禪師	歸宗懷惲禪師
嵇山章禪師	雲居懷岳禪師	永光真禪師
杭州佛日禪師	歸宗澹權禪師	蘄州廣濟禪師
水西南臺和尚	朱溪謙禪師	
楊州豐化和尚	雲居道簡禪師	
大善慧海禪師	鼎州德山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普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陰廷和尚	卷三十六	
陵音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護國守澄禪師	靈泉歸仁禪師
護國守澄禪師	靈泉歸仁禪師	

五峯遇禪師

疎山證禪師

報慈藏嶼禪師

含珠審哲禪師

百丈安禪師

黃檗慧禪師

西川存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

大安省禪師

華嚴靜禪師法嗣

百丈超禪師

天王和尚

紫陵匡一禪師

正勤蘊禪師

洞山瑞禪師

九峯滿禪師法嗣

京兆三相和尚

城二

同安威禪師

青林虔禪師法嗣

廣德延禪師

北院通禪師法嗣

龍光諠禪師

石門獻蘊禪師

京兆香城和尚

石藏慧炬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青原下七世

白水仁禪師法嗣

洞山延禪師法嗣

城三 上藍慶禪師

重雲智暉禪師

金峯志禪師法嗣

城五 同安慧敏禪師

白馬儒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鹿門真禪師法嗣

青剉如觀禪師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眞禪師

龍牙遁禪師法嗣

鹿門譚禪師

佛手巖因禪師

護國知遠禪師

智門守欽禪師

曹山霞禪師法嗣

大安能禪師

嘉州東汀和尚

護國志朗禪師

草庵義禪師法嗣

靈泉仁禪師法嗣

龜洋慧忠禪師

大陽慧堅禪師

同安不禪師法嗣

五峯遇禪師法嗣

同安志禪師

袁州仰山和尚

五峯紹禪師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廣德延禪師法嗣

嵇山章禪師法嗣

廣德義禪師

歸宗弘章禪師

石門蘊禪師法嗣

嵇山道度禪師

廣德周禪師

雲居岳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

豐化令崇禪師

卷第三十七

青原下七世

舍珠哲禪師法嗣

龍穴山和尚

大乘山和尚

護國澄禪師法嗣

延慶歸曉禪師

舍珠山真禪師

紫陵一禪師法嗣

石門聰禪師

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微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洪州東禪和尚

同安威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陳州石鏡和尚

北禪懷感禪師

青原下八世

石門徹禪師法嗣

谷隱靜禪師法嗣

靈竹守珍禪師

同安志禪師法嗣

承天義慤禪師

梁山緣觀禪師

廣德智端禪師

歸宗章禪師法嗣

青原下九世

普寧法顯禪師

石門筠首座

谷隱知儼禪師

谷隱儼禪師法嗣

護國遠禪師法嗣

梁山觀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大陽警玄禪師

廣濟方禪師

清居昇禪師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卷第三十八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

羅浮顯如禪師

梁山善冀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道吾詮禪師法嗣

芙蓉楷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禪師

丹霞子淳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青原下十一世

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大洪恩禪師法嗣

大洪守遂禪師

大洪智禪師不列  
章次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歸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東京尼慧光禪師

寶峰照禪師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石門易禪師法嗣

青原齊禪師

尼佛通禪師

淨因覺禪師法嗣

華嚴慧蘭禪師

天寧誦禪師法嗣

熊耳慈禪師

大洪遂禪師法嗣

大洪慶顯禪師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章樞禪師

青原下十四世

卷第三十九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天童珏禪師法嗣

北山法通禪師

雪竇宗禪師法嗣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雪竇嗣宗禪師

廣福道勤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石門法真禪師

瑞巖法恭禪師

大洪法爲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

長蘆琳禪師

慧力悟禪師

天封歸禪師法嗣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雲門宗

青原下七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卷第四十

庚二

三

青原下十五世

東林通理禪師

青原下七世

天衣聰禪師法嗣

雲門偃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白雲子祥禪師

吉祥元寶禪師

德山緣密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巴陵顥鑒禪師

雙泉師寬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泐潭道謙禪師	奉先深禪師
雙泉郁禪師	披雲智寂禪師
舜峯義韶禪師	般若啓柔禪師
妙勝臻禪師	薦福承古禪師
清涼智明禪師	南臺道遵禪師
雙峯竟欽禪師	資福詮禪師
黃雲元禪師	龍境倫禪師
雲門爽禪師	白雲聞禪師
淨法章禪師	溫門滿禪師
大容諚禪師	羅山崇禪師
雲門常寶禪師	林溪竟脫禪師
韶州廣悟禪師	華嚴慧禪師
長樂政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雲門煦禪師

黃壁法濟禪師	康國耀禪師
谷山豐禪師	羅漢匡果禪師
滄溪璘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天王永平禪師
永安朗禪師	湘潭明照禪師
青城乘禪師	普通封禪師
淨源真禪師	大梵圓禪師
藥山圓光禪師	鶩湖雲震禪師
開先清耀禪師	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small>城二</small>	雙峯慧真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雲門法珠禪師
佛陀遠禪師	慈雲深禪師
化城鑒禪師	

青原下七世

卷第四十一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

廬山慶雲和尚

芭蕉弘義禪師

西禪欽禪師

覺華普照禪師

延長山和尚

黃龍贊禪師

天柱山和尚

纂于山庵主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樂淨含匡禪師

城二

青原下八世

白雲福禪師

德山密禪師法嗣

文殊應真禪師

德山紹晏禪師

黑水承環禪師

不列  
章次

鹿苑文襲禪師

藥山可瓊禪師

中梁山崇禪師

黃龍志願禪師

東禪秀禪師

普安道禪師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

興化興順禪師

雙泉寬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福昌重善禪師

乾明居信禪師

不列  
章次

四祖志諠禪師

興化奉能禪師

天睦慧滿禪師

建福智同禪師

延慶宗本禪師

大龍炳賢禪師

自巖上座

開先照禪師

金陵天寶和尚

香林遠禪師法嗣

舜峯韶禪師法嗣

智門光祚禪師

灌州羅漢和尚

桃園曠朗禪師

法雲智善禪師

香林信禪師

妙勝臻禪師法嗣

般若菜禪師法嗣

洞山初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

福嚴良雅禪師

薦福古禪師法嗣

報慈嵩禪師

雪峯欽山主

開福德賢禪師

淨戒守密禪師

廣濟同禪師

祥符雲豁禪師

乾明睦禪師

清涼明禪師法嗣

了山宗盛禪師

青原下九世

泐潭謙禪師法嗣

文殊真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洞山曉聰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南臺勤禪師法嗣

披雲寂禪師法嗣

舍珠山彬禪師

武二  
披雲寂禪師法嗣

舍珠山彬禪師

南臺勤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洞山曉聰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披雲寂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岳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德山晏禪師法嗣

金山瑞新禪師

黑水環禪師法嗣

夾山惟俊禪師

黑水義欽禪師

乾明信禪師法嗣

五祖戒禪師法嗣

藥山真肅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

洞山自寶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四祖端禪師

雲益志顥禪師

海會通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義臺子祥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寶嚴叔芝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雲益繼鵬禪師

卷第四十

彰法澄泗禪師

青原下九世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遂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運禪師

欽山悟勤禪師

不列  
章次

木山楚材禪師

北塔廣禪師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廣明常委禪師

四祖端禪師法嗣

洞山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大鴻懷宥禪師

雲益顯禪師法嗣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庚二

泐潭澄禪師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國慶順宗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鑒韶禪師

金山新禪師法嗣

西塔顯殊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天聖守道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教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夾山俊禪師法嗣

夾山導禪師

不列  
章次

雪寶願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中

五燈會元目錄卷下

城三

三七〇

龍藏

卷第四十三

青原下十世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圓應禪師

慈海本逸禪師

延慶榮禪師法嗣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百丈映禪師法嗣

崇梵餘禪師

慧因懷祥禪師

慧因義寧禪師

南華緣禪師法嗣

大湧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

慧林覺海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曰戒彌禪師

天官慎徽禪師

卷第四十四

靈隱知禪師法嗣

西原下十一世

承天簡禪師法嗣

瑞嚴子鴻禪師

智者利元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九峯韶禪師法嗣

資壽徒禪師

大梅法英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玉泉皓禪師法嗣

開元智孜禪師

興教文夢單師

法雨慧源禪師

卷之三

淒愴有評禪師

通志

大司馬單師

卷一百一十一

根本去字單師

卷之三

法雲法秀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峯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貢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稱心宗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峰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青原下十二世

將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資壽巖禪師

投子修顥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皇臺禪師  
不列

靈曜誓良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華嚴智明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長蘆夫禪師法嗣

永泰智航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雪竇道榮禪師

長蘆宗贊禪師

南禪寧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保寧子英禪師

卷第四十五

青原下十二世

開先智珣禪師

不列  
章次

佛日才禪師法嗣

甘露德顥禪師

不列  
章次仙巖景純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天鉢元禪師法嗣

白兆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元豐清滿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香積用是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瑞巖鴻禪師法嗣

慧林冲禪師法嗣

育王曇振禪師

城三

五

崇福燈禪師

淨衆言首座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楚明禪師

雪峯思慧禪師

資福法明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雙峯宗達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金山寧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越峯粹珪禪師

西竺尼海禪師

投子顥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巖懷義禪師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徑山智訥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甘露顥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峯大智禪師

萬壽如瓊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育王振禪師法嗣

雪峰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

岳林真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連珠禪師

雪竇明禪師

雪峯慧禪師法嗣

靈隱惠淳禪師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  
一禪師

西禪慧舜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嵩山寧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慧林深禪師法嗣

第三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圓覺曇禪師

不列  
章次

九座慧遠禪師

五雲悟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巖圓日禪師

第三

慧林海禪師法嗣

缺麓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玉泉思達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

開先宗禪師法嗣

中竺妙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雪峯演禪師法嗣

缺麓海禪師

卷第四十六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東林常總禪師

寶峰克文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大鴻懷秀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祐聖法窟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心禪師法嗣

南嶽下十三世

泐潭洪英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

石霜琳禪師

上藍順禪師

自紫禪師至此不列

華光恭禪師

卷第四十七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四祖法演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靈巖重確禪師

廉泉曇秀禪師

高臺宣明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積翠永庵主

歸宗志芝庵主

三祖法宗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褒親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寶峯文禪師法嗣

慧崇道全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果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觀文王詔居士

慧日文雅禪師

壽寧善資資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祕書吳恂居士

文殊宣能禪師

五峯本禪師

東林總禪師法嗣

開先行瑛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泐潭印乾禪師

圓通可仙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五峯本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棲真德嵩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慧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不列  
章次

石頭懷志庵主

雙溪印首座

開元琦禪師法嗣

不列  
章次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

不列  
章次 羅漢系南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慧日明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尊勝有朋講師

寶相元禪師

永豐慧日庵主

育王法達禪師

薦福道英禪師

南峯永程禪師

大芻秀禪師法嗣

仰山偉禪師法嗣

大芻祖瑃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黃檗勝禪師法嗣

大芻允恭禪師

廣慧達杲禪師

寶壽取樂禪師

昭覺純白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石佛慧明禪師

玄沙文禪師法嗣

南臺允恭禪師

泗州用元禪師

廣慧達杲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祐聖居禪師法嗣

城三

十二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聞一禪師

三祖宗祖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保寧璣禪師法嗣

育王淨曇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月珠祖鑑禪師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恭政蘇轍居士

南漢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楊州齊謐首座

卷第四十九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空室智通道人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圓通道曼禪師	三靈知和庵主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開先瑛禪師法嗣	大鴻海評禪師
寺永戴道純居士	妙澤清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圓通懷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雪峯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祥符立禪師	
梁山懽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象田卿禪師法嗣	
夾山純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欽山普初禪師		褒親瑞禪師法嗣	
泐潭乾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勝因咸靜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雪峯有需禪師		疎山了常禪師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不列龍牙宗密禪師

不列草次

卷第五十

南嶽下十四世

慧海儀禪師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

三角智充禪師

大鴻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城三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鼓山僧洵禪師十六

法雲果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西蜀鑾法師  
泐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遊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大鴻椿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育王介湛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蓬萊圓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黃龍觀禪師
德山慧初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左丞范冲居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樞密吳居厚居士
報恩法常首座	嶽山祖庵主法嗣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叔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諫議彭汝霖居士	
萬壽普信禪師	中丞盧航居士	
光孝果憨禪師	左司都貺居士	
雪峯需禪師法嗣	明昭慧禪師法嗣	
雪峯慧忠禪師	宣祕禮禪師	
天童文禪師法嗣	浮山真禪師法嗣	
	靈巖微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雲巖遊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謙禪師法嗣

萬年墨賁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楊歧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卷第五十一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石霜守孫禪師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慤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龍鳴賢禪師

大鴻鑑禪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歧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天童了朴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楊歧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卷第五十一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石霜守孫禪師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慤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琊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崇勝珙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雲益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寶積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琅琊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南嶽下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卷第五十二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昭覺勤禪師法嗣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爲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太平勸禪師法嗣

立沙僧昭禪師

南峯雲辯禪師

文殊心道禪師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南華知是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勸禪師法嗣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蓬萊卿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龍門遠禪師法嗣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龍翔士珪禪師

生

樞密徐俯居士

雲居善悟禪師

郡王趙令衿居士

黃龍法忠禪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白楊法順禪師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方廣深禪師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世奇首座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淨居尼惠溫禪師	給事馮楫居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開福寧禪師法嗣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大鴻善果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鴻法寶禪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南巖勝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靈巖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庵主	萬壽自護禪師	大鴻景量禪師
南修道者	尚書莫將居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龍圖王蕭居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雲隱道印禪師	竹原宗元庵主
龍華高禪師		淨居尼妙道禪師	近禮侍者
卷第五十五		資壽尼妙總禪師	
徑山果禪師法嗣			

卷第五十六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大鴻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旦禪師

正法灝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昭覺辯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文殊思業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齊已禪師

踰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知府葛郊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爲守緣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中際善能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薦福休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大鴻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璉禪師

大鴻行禪師

道林淵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保安可封禪師

代三

石亭祖璿禪師

石霜宗鑒禪師

乾元宗頴禪師

石頭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開善謙禪師法嗣

吳十三道人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誠三

法石慧空禪師

主五

淨慈曇密禪師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

三峯印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大鴻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下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大鴻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東禪岳禪師法嗣

劍門安分庵主

鼓山宗逮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

五燈會元序

沙門廷俊撰

城四

原夫菩提達磨遡大龜氏於釋迦文佛駒青蓮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迺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爲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爲南嶽青原又分而爲雲門臨濟曹洞爲仰法眼五宗支分派列演溢於天下矣圭峰密公禪源詮曰禪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視義學尤爲高妙矣又曰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植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班嘗繆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湖人工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爲非佛氏之學而別爲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悟如釋迦文佛亦由然燈記刻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正而叙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仁宗御製叙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菴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叙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

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於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於

卷四

世識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甫呂吉甫同在

城四

新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公首捐俸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既成使其叅徒妙嚴徵言敘其端予視清公蓋諸父也嘗承其教誡

三

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爲何義吉

甫曰日月迭相爲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介甫擊節稱善吾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參佛

挹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爲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四月結制後五日杭中天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序江荆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鏞書

五燈會元卷第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七佛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

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於釋迦但紀七佛

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  
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  
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

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毘婆尸佛通去莊嚴劫第十九尊偈曰身從無相中

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  
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  
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  
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  
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十九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

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  
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  
神足二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  
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

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十九尊

劫第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

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

賢劫第  
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

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

賢劫第  
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

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  
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

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

卽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白

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

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窓牖中叉手

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  
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  
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  
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  
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  
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  
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旣  
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  
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  
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  
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

卷四

六

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  
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  
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  
依敕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  
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  
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娑者并說無常偈曰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  
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毘之爐後金棺如故爾  
時大眾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  
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  
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  
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  
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

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  
法王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  
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

城四

七

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  
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  
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  
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  
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  
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  
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  
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  
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  
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

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  
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  
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  
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  
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  
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  
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  
殊達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  
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  
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  
有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閻明出閻明却  
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閻明出閻明却  
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  
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  
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之義

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  
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  
名爲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  
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  
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  
見二人昇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  
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  
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  
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  
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  
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  
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  
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  
何處有色世尊歎曰汝向迷倒之甚吾將世  
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

城四

八

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  
因乾闢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  
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  
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  
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  
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  
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  
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  
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  
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  
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  
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  
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  
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  
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

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推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墮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禪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教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

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間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

城西

十一

一五·一六〇二

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塲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因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

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真五神通未得

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内心見有我人内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於長者持標於指處挿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

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世

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  
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  
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  
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  
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

城四

十三

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  
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  
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  
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  
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  
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  
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  
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  
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  
歎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鼈兩

假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  
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寶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  
字教外別傳付燭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  
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  
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  
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  
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  
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  
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  
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  
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佛  
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  
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  
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  
城四

十五

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  
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  
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  
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  
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  
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  
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  
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  
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  
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

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  
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  
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  
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  
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  
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  
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  
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  
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  
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  
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  
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  
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  
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  
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其

城四

十五

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

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闌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剝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

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

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琉璃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閻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

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  
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  
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  
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  
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  
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  
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  
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  
波鞠多以爲給侍因問鞠多曰汝年幾邪答  
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  
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  
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  
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燭迦葉展轉相授而

城四

十

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鞠多有五百徒衆  
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  
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  
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  
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  
昧用焚其身鞠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  
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  
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  
鞠多又名邬波鞠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  
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  
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

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  
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  
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鬢輒言慰諭波旬曰汝  
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鬢以相酬奉波  
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  
燃四十九

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  
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  
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  
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  
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  
教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  
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  
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  
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  
華鬢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  
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  
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  
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  
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  
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  
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  
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  
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  
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  
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  
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  
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

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

城四

二

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毘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毘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

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

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

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

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

我日

三

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闕闈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

今符師說願加度朕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卽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 五燈會元卷第一

#### 音釋

纏 盧轉切音攷 與考 達 協切音牒 駁 駁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疾也 疾也 疾也 疾也 疾也 疾也

碗 盃 盃 盃 盃 盃

王三

## 五燈會元卷第二

城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閭或吟或嘯人謂

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

城五

一

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

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

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

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知師義勝心卽欽

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

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

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

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

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

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  
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  
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  
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

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  
教旣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  
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  
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  
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  
我有一子名伏駄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  
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駄聞  
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  
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  
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

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駁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内外心法亦

城五

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駁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眾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

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駁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

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如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閣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旣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城五三

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

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械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勝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

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

城五

四

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述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卽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  
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  
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  
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  
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  
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  
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  
瞽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力有頃  
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  
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  
山岳祖嚴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  
蟲大若螻蟻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  
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  
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  
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

城五

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  
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  
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  
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  
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  
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  
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  
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  
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  
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  
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  
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  
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

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蟠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

城五

六

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報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遙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

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

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

城五

七

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

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

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

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鉢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

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

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

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

城五

八

卽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後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

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城五

九

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

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外

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眾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

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瞻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

城五

十一

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

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

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

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

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

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

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

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

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遂開

關迎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

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

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

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

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

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

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橋尸迦說般若

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色界以根利故

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

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蒙疾療凡所營作

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

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

疑平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

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

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

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

城五

十三

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荔而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半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尊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

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行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

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  
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  
示之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  
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  
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  
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火植

城五

十四

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  
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  
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閻維收舍利建塔當後  
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  
舍佉父光益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  
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  
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益  
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

回禮法身大士光益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  
跪獻試其真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益  
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  
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  
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  
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  
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  
芻尼昔如  
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  
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  
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  
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  
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  
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  
摩訶羅次名摩擎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  
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

城五

十五

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訧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訧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

祖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訧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卽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

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

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

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

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

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勒那梵語鶴卽華言  
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耳常感羣鶴戀慕故

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訶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

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逃虛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

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  
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旣逝弟  
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  
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

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  
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  
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  
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  
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  
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  
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  
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  
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  
丘聞偈欣然未曉將羅何難祖乃密示之  
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

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  
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  
偈遂不復分就駛都場而建塔焉卽後漢獻  
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  
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  
觀故有禪定知見孰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  
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  
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  
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  
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  
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  
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  
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  
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

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贍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

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卽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慘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

二十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  
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  
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  
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

城五

二十

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

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  
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  
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  
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  
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  
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  
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  
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  
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

番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  
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  
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  
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  
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豐疾苦祖  
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  
祖之道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  
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授具後六十  
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不如密多  
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  
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  
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  
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  
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  
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

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

師子真嗣旣明乃赦密多密多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

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

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

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

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旣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

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

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

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

類人問汝行何急卽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

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塗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

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

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 五燈會元卷第二

#### 音釋

閑 侯幹切音翰 里 門曰閑 氏 吉而切音支 月 沐 呼臭  
惟田間側賣切音 水道也 療 鄭勞病也 育 良脂切音  
勞 梨剉也

五燈會元卷第三

城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  
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

獎

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  
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  
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  
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  
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  
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  
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  
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  
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  
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

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  
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  
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

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  
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

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  
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  
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  
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  
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  
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  
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  
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  
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  
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

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

城六

二

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

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贊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當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

城六

三

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杖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歟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主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水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

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旣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旣不得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

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  
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  
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  
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  
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  
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  
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  
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  
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  
有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  
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  
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  
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  
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  
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

師達磨信饗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  
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  
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  
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  
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  
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  
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  
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  
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  
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  
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  
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  
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  
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  
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

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憍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見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諮詢法要朝

第六

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投崖餓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薰修而入道雖具小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

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誠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

城六

七

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

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

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

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端祖況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寶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齋詔迎請舊板

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  
記宋高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

十月一日至

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

城六

八

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

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蓋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夢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額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

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城初居少林

寺九年爲二祖說法抵敎外息諸緣內心無端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抵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不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發也

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

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  
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  
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  
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  
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顧師  
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懶到卽說偈曰亦不覩  
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  
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  
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  
聞得悲喜交并曰顧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  
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  
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  
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  
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  
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

庚六

主

一五·一六〇二

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其  
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識雖當時不  
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  
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  
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  
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  
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  
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  
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  
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  
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  
事及門人啓廣唯空棺一隻草履存焉舉朝  
爲之驚歎奉詔取遺覆於少林寺供養至唐  
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

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

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

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流  
年通譜  
依紀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尼詔  
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  
遇祖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塋如南史晉  
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  
丑殂祖以十月至梁益祖未至魏時孝明已  
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弑乃立  
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  
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  
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  
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塋之說  
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  
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  
墓但有隻履而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  
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  
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姪及長  
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

城大

十二

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  
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  
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  
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  
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  
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  
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  
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  
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峰秀出矣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  
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於少  
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  
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  
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  
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  
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  
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  
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  
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  
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  
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  
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  
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  
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  
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旣預知  
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  
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

庚午

十三

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  
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  
付囑已卽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  
皈依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  
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  
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  
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  
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  
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  
和不勝其憤與謗於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  
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賞  
債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  
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  
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  
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

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

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

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

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

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祖曰誰

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

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

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

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

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

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

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

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箇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十六

十五

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  
精龐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  
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繁念乖真昏  
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  
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  
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  
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  
玄元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  
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

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  
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  
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城六

十六

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  
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  
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懸之教  
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

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  
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  
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  
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  
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  
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  
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  
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  
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忽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  
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

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  
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  
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  
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  
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  
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  
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  
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  
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  
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  
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

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

城六

十八

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房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

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  
盧曰白也未有節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  
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  
城六

十九

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

二十八世至達磨居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  
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  
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  
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

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旣受衣付何人祖曰昔  
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

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  
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  
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

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  
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  
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  
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  
卽共奔逐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  
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  
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  
行瑣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  
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  
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  
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  
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  
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  
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  
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  
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者  
城六  
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  
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  
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  
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  
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  
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  
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  
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  
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  
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  
暮夜風颶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  
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  
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  
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  
二十  
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  
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敍得法因由  
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  
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  
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  
城六  
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  
三  
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  
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  
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  
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

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繩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

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

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

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

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  
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臥輪非名卽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  
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  
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  
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  
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  
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  
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眾  
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  
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  
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

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  
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  
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  
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  
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  
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  
白虹矚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  
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  
祝曰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  
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  
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  
傳信衣西域屈駒布也緝木縫華中宗賜磨  
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戶之開  
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

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  
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  
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  
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  
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  
城矣  
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  
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  
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  
以佛教慈悲寬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  
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

甚有名賢贊述檀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  
施珍異文繁不錄  
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  
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城曰  
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  
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

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  
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  
而獲如是者數匹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  
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  
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  
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  
皇帝卽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 五燈會元卷第三

#### 音釋

壠與壠同胡官切音桓地名在舒春  
邊地也  
皖有皖山秋時皖國漢爲皖縣縣西  
水  
城諸深切音斟石次王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

城七

四五〇

龍藏

宋沙門大川濟纂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

問他師曰嚮德滋久與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

遂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

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

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

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之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卷七

二

色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旣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

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立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旣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毫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旣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煩用第七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四揀卽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

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圖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當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

城七

五

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  
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  
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  
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  
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  
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  
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  
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  
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  
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  
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  
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  
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  
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  
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今以

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  
鳥獸哀號踰月不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  
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  
逝窓於雞籠山

四祖下一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  
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  
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  
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  
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  
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  
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  
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  
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

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  
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  
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  
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  
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  
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  
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  
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  
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  
馬栖玄兩寺又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  
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  
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  
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  
生之鴉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穿子知之乎師

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

茅菴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

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旁出

越七

七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

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

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

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

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

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

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

存妄情不須息卽況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

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

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

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

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

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

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卽以山門

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

唯一鑄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

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

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

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

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

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遠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

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絲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

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

年石室前挂鎬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

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茶毘獲舍利不可勝

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

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

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間時是真性中緣

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

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

城七

九

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也師曰瀟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

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

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

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

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

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禁間大曆十

四年歸寂塔於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

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暑

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

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

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

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

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

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

城

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立旨乃曰天地無物

+

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

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

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

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

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

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

而寂後三年塔全身於本山

唐韓文公撰碑  
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  
氏初服膺佛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  
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  
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  
卽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  
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  
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  
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  
師猶被馬師惑

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

城七

十一

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  
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  
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  
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  
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省唐大曆三  
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  
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  
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  
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  
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  
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

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  
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  
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  
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  
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  
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  
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遂隨見生解便墮  
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  
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  
徧一切處不徧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不徧  
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  
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縛此苦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  
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  
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

卷之二

三

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  
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  
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  
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  
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  
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  
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  
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  
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  
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  
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  
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  
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

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

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

卷七

十三

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

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巢禪師復有

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

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

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

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

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

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

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

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

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

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

報盡言訖坐亡

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鑑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號亦尊比肩三九

游足下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

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

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

之深加器重祖旣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

唐武后聞之詔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

祖衆中尊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

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

第七  
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卽謁曹溪武后徵至筆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

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頽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

十五  
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

摩訥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開  
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闇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卽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卽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躡跡悚慄乃曰

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闡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遭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秀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

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於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

論滯于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於蒲津安峰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

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毫豫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

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搣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

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

知微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鄆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

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

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

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

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

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

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脈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僧問

十七

十九

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爲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復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

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高嶽元珪禪師伊闢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龕塢

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徒襪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

一日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卷七師曰汝既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

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媱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卷七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答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

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  
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  
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  
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  
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  
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  
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  
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  
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  
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  
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  
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  
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  
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  
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

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陵叛佛邪  
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  
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  
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  
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  
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  
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  
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  
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  
括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  
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  
庚七丙辰歲嘯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  
主真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蛇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公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

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訖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

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

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

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

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  
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  
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  
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鵑漸出撫坤維聞師名  
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  
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  
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  
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  
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  
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  
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  
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  
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  
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  
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

城七

王四

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  
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鶴鳴公問師聞否師曰  
聞鶴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鶴去無  
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  
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  
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  
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  
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  
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  
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  
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  
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  
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  
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

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  
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  
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  
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  
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  
城七

圭

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

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  
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  
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

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  
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  
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舉  
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

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  
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

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  
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  
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潑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  
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  
保唐寺而終

### 五燈會元卷第四

#### 音釋

誅魯水切音壘蓋也壘也

毫白各切音泊

壘述前人之功德也

毫蒲湯所都

憧昌客切音衝

憲不定也

五燈會元卷第五

城八

宋沙門大川濟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菴靜坐城八師問曰孤坐

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

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

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

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卽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

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

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

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蘊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於世其畧曰師住蘊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

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今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區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城八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三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死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  
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  
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  
願和尚大慈畧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  
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  
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偈吾當爲汝  
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  
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  
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  
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  
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  
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  
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  
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  
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

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  
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斃牛愛尾也師曰  
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  
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  
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  
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  
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  
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  
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  
非上根未免疑惑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  
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  
城八  
四  
意分汝自逃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  
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  
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  
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旣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櫂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偈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

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

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劖不邪邪劖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累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

成

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

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  
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  
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  
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  
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  
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  
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城入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  
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  
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  
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  
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

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  
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  
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  
見譬如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  
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  
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  
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  
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  
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  
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  
城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  
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  
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  
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  
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  
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  
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  
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  
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  
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

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  
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  
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  
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  
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  
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  
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  
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  
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  
城九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  
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  
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  
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  
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

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卽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干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世△慕道志補入

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慳奢意第  
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慳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慳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慳奢畧標綱要今子細

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成  
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  
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  
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  
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  
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  
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  
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  
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  
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卽理  
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真用祛倒見  
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旣融内心自瑩復悲

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  
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  
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優畢  
又頌畧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  
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  
五則識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  
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  
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  
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窮  
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  
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  
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  
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  
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  
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

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

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  
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破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

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逃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

城八

十三

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

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於西山之陽諡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溫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超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峰峰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

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峰曰

大好寸絲不挂

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峰非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峰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縗於曹溪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

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旣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敕光庭詔師到京敕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城八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

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

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

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閑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

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都是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變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差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

前啓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閑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閑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諡大曉禪師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居於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

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  
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  
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  
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  
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於曹谿  
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  
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  
乎漸行乃往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載不  
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  
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

河北開化四衆

庚寅

十八

一五·一六〇二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  
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  
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  
使孫朝進賚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  
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  
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  
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  
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  
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  
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  
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問僧  
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  
山日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四八五

龍藏

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庶△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

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

城人  
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微問曾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聾南泉便休

長慶

稜云  
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立師曰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

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叅繞禪床三匝振錫而

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  
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  
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  
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  
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閑師問僧近離甚處  
城入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  
知識祗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  
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  
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  
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  
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  
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  
陽張漬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

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  
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  
法去潰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  
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  
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識  
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  
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叅禮師問蘊何事  
業曰講金綱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  
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  
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卽斷去  
城入師曰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  
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  
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  
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  
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

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  
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  
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  
檀越踢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真  
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  
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  
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貶目視陛下否魚軍  
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  
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  
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  
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  
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  
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  
師曰佛曾逃否曰不曾逃師曰用覺作麼奉  
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

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  
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  
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  
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  
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  
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  
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  
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脅  
長往塔於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  
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  
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  
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  
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

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  
記人終不繙如今立  
古人授  
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

戒八

主

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龜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

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衆繞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於龍門

五燈會元卷第五

音釋

趨陳知切音驅  
又俗趨字絳古巷切音  
降地名隈烏鵲切音  
隈水曲也  
泞直呂切音寧  
登也瀘也濱符分切音  
汾水崖也

五燈會元卷第六

城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六祖下二世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

城九

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

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

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國師

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研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

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多長夜蒙照

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

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多與凡  
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  
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  
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城九  
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峰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  
何氏家本豪盛髫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  
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  
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  
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  
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  
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  
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

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印南忠曰傳教人也  
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曰  
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  
嚴疏卽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  
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  
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曠煥然吾禪  
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  
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  
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酬恩師  
先齋書上疏主遙敍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  
瘞損方隨侍至<sup>城九</sup>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  
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  
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  
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  
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  
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  
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  
集爲一藏或云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畧云禪  
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  
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  
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  
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  
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  
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  
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  
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  
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  
衆生迷真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  
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

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  
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  
源故名如來藏藏識涅槃經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  
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萬  
心地梵網經云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  
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萬  
行不出六波羅密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  
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  
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  
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  
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  
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  
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  
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  
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  
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

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二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

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雖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

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失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

成九

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鑄盤釵釧爲一金攬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綱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據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

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

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  
會三乘諸法廣而顯一性前後之執則也故  
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  
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  
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  
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  
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

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據

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

師又著圓

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表休爲之序引盡行十世蕭俛相公

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

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

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真知相應之時萬化

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從思想壞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

此時更無所見立體照體得

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

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亡

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所得也  
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聖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  
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漿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

城九

八

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旣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旣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益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

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槩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妄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

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

城九

十

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

成九

十一

一五·一六〇二

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誠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

樂聞

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

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未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

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者曰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

城九

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

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遇見月上女出城舍利

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

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

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

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

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

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彌勒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彌勒前彌勒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彌勒急行追之不及乃

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

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

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

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陁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

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

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

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

城九

十五

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證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

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  
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  
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  
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已日

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  
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  
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剝水之下以  
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  
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  
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  
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  
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勞面門分披出十二  
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  
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

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  
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

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  
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  
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  
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

此等見邪

汾陽曰不  
枉西來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

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

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

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法眼曰京  
都鄴都浩  
十六

城九

十六

浩不是菩  
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  
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  
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  
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漁獲已沈籠水

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葢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

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  
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  
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  
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  
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  
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  
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  
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  
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爍四相偈曰生曰老曰

庚午

十八

一五·一六〇二

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  
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  
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  
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  
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  
沉疴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  
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  
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  
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  
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  
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  
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

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昌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内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顥荊州華容

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捨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捨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

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

城九

二十

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

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腰

烏

切腰切奴罪額蟠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

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鄆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菹纔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

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

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

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

歸宗乘和尚別曰歸去來

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

城九

王

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智智者

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已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里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池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

城九

主

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

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師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攜鳧茈一包醫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醫峰曰何處城九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

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鷺湖歸溫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謚曰妙應法

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  
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  
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  
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  
曰勞勞玉齒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堵  
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  
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  
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  
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  
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吳有偈曰  
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  
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鄧峰登  
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巒回赤城  
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

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  
道人遊之旬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  
寶嚴與郎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  
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  
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  
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  
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  
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  
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  
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  
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  
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  
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

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

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 五燈會元卷第六

### 音釋

齋初謹切親上聲穀齒也

初  
亥七月生齒七歲而齋

時流切音

譯

主人進客也

醤許亥切音城九海肉醬也

道通菹側魚切

醕音醕酢也

醕

主人

上日涉

醕

音醕

五燈會元卷第七

城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  
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  
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  
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  
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  
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  
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遇  
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  
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  
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  
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  
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

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  
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  
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  
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  
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  
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  
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  
因無相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  
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  
輒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  
作鏡一曰磨輒豈得成鏡邪師曰磨輒既不  
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惣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

吾耳善聽理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般若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箇是大德鑄成底像云阿那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黠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謠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

第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

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

讓之一猶忠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圭大寂湖南生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潤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大下人厥後江西

始自建陽佛迹

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

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

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觀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觀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

庚子五  
五

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王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

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

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

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

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

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

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

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

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師於真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

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

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諡大寂禪

師塔曰大莊嚴

華十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

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

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

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却歸侍者察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

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

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

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

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麌至鴻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

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鴻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

云此是顯大機大用鴻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鴻云如是如是是唱導之師鴻云有僧哭入法堂

來師曰作麼白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鴻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研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

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

城十

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

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

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

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

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

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

亡僧大眾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

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

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

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鴻山舉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鴻曰

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因宗通鴻曰如是如是時鴻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

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麁生座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

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

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

塔十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

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

不語普請鑼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鑼

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

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餓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别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

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鏡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名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

處解脫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垂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

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法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

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  
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  
綿眼中流淚心裏惶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  
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  
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  
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  
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  
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  
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  
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  
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  
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  
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  
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  
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

費子

十二

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  
已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  
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  
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  
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憎  
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  
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  
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  
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  
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  
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  
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  
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  
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  
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

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

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  
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  
重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

首師曰是甚麼

藥山目之爲  
百丈下堂句

十三

師兒時隨母入

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  
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  
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真而請息  
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  
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

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  
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

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  
毘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  
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  
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  
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甚麼語話  
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  
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  
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  
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立綱自此  
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自爲郢匠上堂然  
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  
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  
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  
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

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某更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更如何是寬廓非外更曰問一答

十三

十四

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更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世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  
摩瓶蓋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

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其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覲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覲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

麼生州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櫟與師爲百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人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槩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槩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櫟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槩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槩乃義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槩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櫟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槩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槩曰不敢十三師曰槩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間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

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

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

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

山揷火箸義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義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

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雲南泉

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

云還送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

一僧出曰某申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

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

牛頭和尚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

一

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

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

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

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

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師在山上作務僧問

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

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節

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芻鎌子南泉路向

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

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

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

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

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

云請領話至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覩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

卷之三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

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不坐即非佛洞山云坐即佛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彌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此來拽磨如今却代云不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

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周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

第十一

十九

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覺玄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即道曰

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廬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

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

云還

曾將示人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

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

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

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

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

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

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

塔

主

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人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

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拜即喚和尚拂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木

拜即喚和尚拂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

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日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謐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

城王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垂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

觀音妙智力師敲鶴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趨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铫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輓露柱露柱啾啾糾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趨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

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野狐兒師刻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龐行沙門師曰你龐我龐曰如何是龐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趨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

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偈瀘瀘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澈問教中所言須彌納

芥子澈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謐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

卷

三十四

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

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  
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  
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丈嚮大梅未  
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

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杖子來士無語

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  
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

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  
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  
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

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  
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  
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

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  
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  
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

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  
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  
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鼴鼠聲乃曰即此物非  
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  
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  
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貞化  
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  
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  
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

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  
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  
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  
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

華

主

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  
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  
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  
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  
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  
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 五燈會元卷第七

音釋

識楚禁切窟分房切方方音骸徒僕切頭頭子博  
去聲驗也  
陸采許斤切音欣莫官切音澈與溺同

具

所

明也

輓莫官切

覆也

同

踵主勇切同  
蹠脚後也  
櫛余連切同  
椰子木出交州  
鼈詭瑚切同  
鼈鼠飛生  
吾邪庚頃切同

五燈會元卷第八

毘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

是

一

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  
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隨後召曰閻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  
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  
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先師

長慶云險步覽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  
爲伊三十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覽云爲復  
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  
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  
說子細好作麼生莫亂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  
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

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  
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  
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  
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  
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  
豈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  
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  
源萬靈歸一吾今溫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  
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  
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  
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洞山云作家

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  
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謁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立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劔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劔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

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舍王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

三

三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謚寂寂大師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

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腳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

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

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劙去遠矣爾方剗舟時號東

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

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麼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鷄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却門仰歸舉似鷄山鷄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歸寂謐傳明大師

是

五

一五二六〇二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奉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

五三七

龍藏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

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

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  
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

病恩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  
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

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

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  
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

李翹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

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

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

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

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

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後有僧舉問長  
慶雲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  
何曾見一人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

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

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

有更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

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

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

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

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

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

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

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

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

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

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

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  
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  
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  
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  
無汗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

返句

後僧舉閻山山云  
道即基道罕遇作家

是

百丈和尚令僧來  
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  
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  
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  
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  
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

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  
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  
去在有僧來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  
長慶代云和尚  
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遠南泉三

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  
是泉曰章敬即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  
是甚麼心行雲  
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  
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小師  
行腳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  
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  
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  
破圓相便禮拜師曰是不是僧問四大五  
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  
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

### 滅謐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  
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  
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  
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

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

星

八

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臯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囁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卽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意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

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平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

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昔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

憤然梵語具云婆羅利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

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較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喬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

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  
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  
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  
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  
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  
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  
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  
知生處否師白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  
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  
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  
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  
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  
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  
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  
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  
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青  
華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

總喚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牴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同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

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窓

問師爲復窓就日日就窓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甚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

具一  
衆證明乃違法堂一匝便去  
十三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貓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蠶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曰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處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

嘗過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後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苕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日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

病山曰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容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頻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驅牛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十一解射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頻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驅牛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

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因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獮猴外有獮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獮猴睡着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蟻蟻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

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

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卯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

是

十七

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四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闡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闡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

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潔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

惠憎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  
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  
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  
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  
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  
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  
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  
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  
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鉢蓋干石  
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  
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  
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  
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

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  
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  
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  
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  
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  
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  
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  
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  
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  
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  
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  
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

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翹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諡慧覺禪師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不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

是

二

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比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是

三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

便問既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

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  
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  
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  
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  
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代云他不

訊喫甚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

長慶

紙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

道長慶

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

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

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大

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報

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

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着不着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

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

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

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

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

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

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

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

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

是

主

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

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諡大寶

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

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

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

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

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

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

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工

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

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

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

別求

藥山問曰噫可借于東漢生埋向紫玉  
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  
本間有語相報今日持來山曰有疑但問公  
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  
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八年弟子

金藏叢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

時稱鄧隱峯幼

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

語見馬祖車而

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

義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

和尚祇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刻子

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祇刻得那箇不

解刻得這箇師無對

洞山云還

師一日推車

次馬祖展腳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腳

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餅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餅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鴻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鴻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鴻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鴻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鴻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鴻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陞兵逼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不滅先問衆曰

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出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債然而踏遂就闈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亦作龍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

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

音釋

璿	旬	緣切音	璿	旬
旋	美玉也	韁	悉合切音	璿
乃	里切音	跋	跋履也	璿
書	輒爲語助	泐	泐潭名	璿
達	迄力切音	勒	勒德切音	璿
識	邪視貌	翔	翔也	璿
邪	頗好也	翫	翫制切音	璿
視	又人名	刈	刈乂	璿
貌	築俗	乂	乂刈穢也	璿
頗	策	刈	刈穢也	璿
好	宗	穢	穢也	璿
也				璿
				璿

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

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

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鬚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

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塋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患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五燈會元卷第八

五燈會元卷第九

昆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

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

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詮俱脈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都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達事山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也

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

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

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

蟠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大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

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

不是南泉歇  
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  
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間遠聞和

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  
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三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二

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  
裝休訪之間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  
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憚師語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  
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  
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系  
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  
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  
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  
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三

三

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  
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  
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閻黎未生時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柱杖卓地曰  
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  
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  
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鳥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上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

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日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

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玷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

三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

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

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

丹霞患痘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上曰

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

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

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

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

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

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

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

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

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

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

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

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眾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

討箇甚麼士回首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昔後底齋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

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

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酬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

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

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

飯來

僧問長慶古人撲掌喚僧喫飯意旨如

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

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孟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埋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闇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

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剥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

是七

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

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索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似勝我祇欠汝箇撲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

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龕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潭州秀溪和尚答山間聲色純真如何是道

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桺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是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閻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

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公流無定止師曰法身公流報身公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

拊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驅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踢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

是

十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  
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  
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  
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  
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  
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

言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  
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  
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  
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  
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  
教口癱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

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  
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  
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  
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  
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  
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  
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  
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  
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  
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  
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  
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  
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  
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

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  
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  
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  
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  
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  
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  
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  
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  
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  
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  
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  
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

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  
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  
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  
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  
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  
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  
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繙邪素邪士曰願從  
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  
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  
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  
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  
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  
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

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是

十三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白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七日川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縕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毘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

於世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  
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

是三

十四

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  
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  
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  
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  
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研汝脰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  
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  
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  
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  
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

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  
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  
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  
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  
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  
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  
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  
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  
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  
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  
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  
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  
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  
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  
聾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

是二

十五

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裝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裝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麤羊聲來師曰麤羊無聲到汝尋曰尋麤羊跡來師曰麤羊無跡到汝尋曰尋麤羊踪來師曰麤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麤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麤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

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趨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裝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按置於座畧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裝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裝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趨之大衆不散

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

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宣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鴻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敵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鴻山三十年來喫鴻山飯局鴻山屎不學鴻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迦迦地趨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

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晚轉述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

無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  
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  
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  
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  
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  
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  
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  
中和二年歸黃巢示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  
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  
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恩報  
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  
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  
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  
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後住大  
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  
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右言是病出來又作廣生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廣生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  
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  
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  
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  
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  
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閻黎爭合甚麼道曰和  
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山又問  
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  
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云行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諡性空大師

三

二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

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蘖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三

主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丈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

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還辨左  
右麼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詰師喚沙彌拽出這死

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山鴻召慧寂山應諾鴻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鴻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

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潔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靈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

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落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頃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櫻櫻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

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叅師問何方來曰

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鴻山代云  
要過但過用

小小孤兒  
疑作甚麼

師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

父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畧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鎗盛鉢楮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

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  
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

麼小師行腳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  
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對  
和尚不敢慢語師喝曰這打野裡漢師同大  
千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

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  
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千亦無語那于  
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  
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千侍者到師問金  
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  
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  
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千還得麼者曰  
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  
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瑠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  
瑠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

有何道理瑠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  
麼生師舉起盞子瑠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  
茶罷瑠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  
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  
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  
乃展兩手衆問措洪覺菴林間錄云百丈第  
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大智之高  
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  
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崇之唐  
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  
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  
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

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  
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 五燈會元卷第九

#### 音釋

憐 其季切音  
憐心動也 樞 通眉切音  
卑木名 沔 以轉切音  
充流行貌 瑶 以轉切音  
余六切音 躞 躡也 躞 躡也 脣 形定切音  
膝以下骨也

閼  
曉  
止也  
終也  
音蘇  
鍾  
吁運切音  
鍊訓  
屬  
楷音  
支而切  
檼

卷二

二十一

五燈會元卷第十

昆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三世

南泉賴禪師法嗣

星一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

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

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

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

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

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

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

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

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

曰擬向即垂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

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

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  
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  
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  
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  
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泉曰今時  
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  
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  
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  
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  
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  
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  
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  
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  
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  
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

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

三

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

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

麼生是正眼德無對

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

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

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

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

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

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

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

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

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

如何辨真實師曰開也曰是真

是實

是真實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

分閻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

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

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

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

三

師曰甚處云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摩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

鎮州出大蘿蔔頭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

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

曰比來拋軀引玉却引得箇孽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

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孽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孽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孽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孽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

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

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

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

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

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

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

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  
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  
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

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  
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

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

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

裏師曰一逕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

是

四

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

密意師以手搘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

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

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

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

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驥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驥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

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

是

五

一五·一六〇二

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

法燈別衆僧問如云已知去處

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

法燈別云莫說似人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

立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筭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  
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同去額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  
短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  
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

代云補  
取供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  
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  
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  
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偈師曰閻黎若回寄箇鋏  
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  
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  
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

五

六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  
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  
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  
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  
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  
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  
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  
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  
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  
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火道近下人問道

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舖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擋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餽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

擔板漢崇寧禪云和尚是揀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滴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丈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畧約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禪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畧約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

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禪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

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箇去三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八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三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

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父矣師曰閻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鴟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鴟爲甚麼飛去三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幕召丈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  
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  
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熱  
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  
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  
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  
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  
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  
上座眼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  
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  
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  
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毘盧圓  
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  
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  
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  
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

定師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  
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  
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  
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  
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  
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  
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  
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  
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  
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  
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  
七八或十卷師曰閻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  
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  
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

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老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蘓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

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柏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十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癡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較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

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  
壽一百二十歲謚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  
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  
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  
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  
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  
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  
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  
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  
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  
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畫見

日夜見星白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  
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  
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  
沒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  
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  
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  
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  
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  
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  
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閻黎眼  
瞎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  
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  
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  
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  
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

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  
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  
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  
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  
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

謂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

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  
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真  
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  
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  
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  
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還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  
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  
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  
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  
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  
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爲善外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  
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  
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  
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  
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

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

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

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

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

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

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

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間萬象萬

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角童問如何

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

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

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

何頌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

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

問大士師與仰山詵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

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

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

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那法難失

自此諸方稱

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

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

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

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

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

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

回舉似三聖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

十六

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

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

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

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

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

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

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  
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  
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  
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  
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  
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  
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  
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  
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  
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  
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  
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  
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  
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

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  
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  
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  
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  
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  
萬秋臨濟云赤肉圍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  
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研松  
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葉葉盡皆同爲  
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  
一榦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榦麼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榦師擲下竹便下座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  
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  
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  
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  
撲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  
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  
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叅師曰會去  
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  
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  
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  
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澧州人也姓周氏幽  
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  
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

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  
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  
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  
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  
勝光和尚鉏園次摹按饅回視光曰事即不  
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  
倒從此有省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  
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  
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  
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  
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  
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  
氣力羸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父曰聞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敬地盡莫停

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鑽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疊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王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麼

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剥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閻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

洛京嵩山和尚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類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向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

是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

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蘓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贊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

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覩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覩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其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餓驢餓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鴻山來甘曰曾有僧問鴻山如何是西來意鴻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鴻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鴻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趣或曰遲一刺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開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詮即法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茫然

遂禮辭遊方至鴻山方悟玄旨乃嗣鴻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堂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

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趣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

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瘞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  
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  
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  
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  
禪佛

三

二十五

初在歸宗會下忽  
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  
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  
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  
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  
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五燈會元卷第十  
音釋

詒式莊切音審念  
梁也獨也又潛藏也  
穎合老切音昊未燒淳还也  
一曰蟬漣淵水在𠂇古患切音慣切音  
衛地名在𠂇切音  
餒於𠂇而角切音  
餉也飯也委  
誹伊真切音  
譙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昆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三世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待汝裏頭來見烏巢章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

師曰酩見烏巢章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

和尚有問答語句見烏巢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闡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疑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齋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勸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二曰尋  
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立一不全是佛不須  
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  
山諡性空大師

蘓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

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  
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  
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

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  
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  
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  
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

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  
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  
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  
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  
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  
嘗於闌闊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

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  
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  
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聖師忽入  
來濟便問汝是凡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  
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  
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

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

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價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談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

昆四

四

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

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常提希釋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刺賜紫方袍號圓智

昌

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童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勑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諡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

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

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

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

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僧問鏡清古人

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  
祇見雞頭利不見鑿頭方

是日

七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

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叅師

曰去汝無佛性山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

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

得名瀉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瀉山的子麼山

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

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

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  
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

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瀉山山曰大德作  
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  
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

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  
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  
禮拜即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  
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

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

引頸示之立覺代云老兄家放下又子得也

霍山通和尚訪師纔

見不禮拜便攏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

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

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

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

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

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

昌黎

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

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

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

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

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

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談

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

互果日無言運照齊

## 南嶽下四世

黃櫱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

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

黃櫱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

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

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

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

今改

九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

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

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

擾攘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  
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  
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  
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  
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  
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  
處師脫草屨躉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曰  
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  
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  
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擗露柱

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叅師問莫是講  
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  
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  
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  
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  
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  
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  
腳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  
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  
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  
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  
是四  
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  
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問如何是曹谿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杖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叅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

與麼道師曰盜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毘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趨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

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

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龕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餌餽餽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邱乙已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

三

十三

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度量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爲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蟆跨跳上天蚯蚓薦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

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

是四

十四

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

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閻黎因何偷常住果子與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賊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

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美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叅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閻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是四

十五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

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  
發塔觀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戶人罕  
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  
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晝揭住曰是凡是  
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  
祇要識老兄刻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  
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  
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  
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  
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  
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  
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祇  
得一榦玄覺云甚麼一榦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  
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

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  
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  
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腳時  
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  
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  
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瘡却我口若言我道即  
瘡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時號骨師曰骨判也對機多月此  
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  
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間性地多昏如  
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  
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

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

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

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

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

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

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

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答

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

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

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鑒珠曰吾師真善知識

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眾愕

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

請住黃檗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

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

博綜敎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  
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  
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  
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  
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

善知識於敎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

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

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

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  
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  
世

###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  
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  
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鴻會下數

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  
爲深器之一日問曰閻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鴻曰  
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鴻口鴻歎  
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  
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  
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矗秀澗  
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  
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自爲木禪菴師  
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  
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  
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  
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  
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  
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  
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  
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  
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  
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  
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  
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裏皮  
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  
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  
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  
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鵠鹙覩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

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擗口令正乃曰如許多特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喪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僵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箋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箋出在甚麼處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者七間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又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

昆四

二十

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塋儀廣主具辦諡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鴻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効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滬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滬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甚諱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門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

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繹尊爲伊

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腳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昆四未去馬事二十一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

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今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間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東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日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費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

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閻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師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

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巖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父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

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峰休去

潞州涑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叅大鴻得旨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  
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  
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  
曰契粥契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  
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  
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纏綻遍滿  
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  
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  
虛空特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  
邱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  
邱曰還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  
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

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  
一<sub>是</sub>二師同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  
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

三

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  
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  
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  
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  
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

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  
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  
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  
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贖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  
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  
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  
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

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

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趣出

師有時驅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

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是昌

主大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叅長沙沙

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

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

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

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

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

二世僧良父。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

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譬如起即

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  
於寺西南隅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音釋

鐸 達各切音必  
度大鈴也 機 都括切音報 魚乞切音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餅

是昌

主大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昆五

子湖蹤禪師法嗣

宋沙門大川濟纂

昆五

福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

菜萸和尚法嗣

南嶽下四世

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

是五

一

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

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

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

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

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

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

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

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

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

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舖能斷人

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

去

甲是僧師拓開曰福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簷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是五

二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襯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

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襪執吉獵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是五華笠披襯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檀上坐便陳疑懸向師前師從檀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獨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

飽膨脹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字內爲

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

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谿曰爲佛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谿無對未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縊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師曰寧無

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寶際來戴笠子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

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

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

是五

四

事龍堅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堅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堅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

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呴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喚立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立覺云且道立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齒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立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齒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餽餅問僧江  
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  
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  
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

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  
自擗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怎麼  
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  
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  
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  
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驂喚上座僧  
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  
禪者有立機機立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  
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獻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  
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  
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  
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

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

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今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

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  
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  
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  
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  
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

是五

七

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

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  
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  
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鈍斧子與汝  
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  
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  
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遷便回師問子  
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  
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  
去日蒙和尚許箇鈍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  
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  
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  
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  
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云果  
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  
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  
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

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  
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  
酒習以爲常師輒往設叢祠奪牛而歸歲盈  
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  
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星五 緣會語句

青原章 之 一 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  
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  
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  
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  
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  
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  
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立而自現境智非  
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  
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

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  
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三土大仙  
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  
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  
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  
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  
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  
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星五 九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  
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含蓋  
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  
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  
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

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榦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榦柴大小曰汝從南嶽負一榦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

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軀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嘆曰大丈

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  
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  
周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  
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脱落盡  
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箋束取肚皮隨

是五

十一

一五·一六〇二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  
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  
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  
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  
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  
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  
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  
道吾說茗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  
曾爲甚麼師曰我瘦瘦羸羸且恁麼過時吾  
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六二七

龍藏

不曾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鎗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問如何

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詣曲曰不詣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眾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齋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誘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

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  
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  
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鼓  
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  
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  
湖水滿也未<sup>是五</sup>曰未<sup>十三</sup>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  
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  
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  
云祇在這裏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  
獻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  
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

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  
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  
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  
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  
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  
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  
蓦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  
須體此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  
意始得遵布衲洛佛師曰這箇從汝洛還洛  
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  
那法難  
扶空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  
與作洛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聞  
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  
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  
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  
日且  
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  
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

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

星五

十四

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此

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

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

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

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

同安顯云  
早知行者

恁麼問終不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

道來山來

汝作麼生山曰

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舉問洞山

請和尚 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

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似洞山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筋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  
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  
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翹問  
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  
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  
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  
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  
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暮  
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  
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  
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  
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  
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  
東隅唐文宗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

備鍤鑲刻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  
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  
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  
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  
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

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蹤倒汝麼師曰若蹤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

是師達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歛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跡天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虛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

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辨不出。士乃岸水，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文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

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麼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疑？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看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黠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

機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底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福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

十九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屢垂

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諡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

繞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丹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日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

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  
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  
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  
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  
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

見五

二十

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  
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  
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  
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  
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  
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  
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  
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

趙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  
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固措時三  
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  
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  
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  
師曰盲者依前盲瘡者依前瘡一日將瘡和  
子麻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瘡和子驀口  
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狐  
負人

見五

二十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  
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  
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  
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只  
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髮具眼祇

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道熟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僧參達禪牀一帀卓然而立

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達禪牀

一帀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

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

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

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

乃退身三步師却繞禪牀一帀僧曰不唯宗

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

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

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

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

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喚棒曰賴遇和尚

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擣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柱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

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摶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戶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嚴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

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

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枕蹠邱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

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達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

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土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

曰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則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衆分付去也師曰頑貳少智動賸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  
決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音釋

鉢 陀沒切音 醞 憲里切音 儒佳切音  
突銳也 醪 灑下酒也 瘦 絳痺疾 蔴  
盧同切音 星 跤 他達切音 桃 與催兩  
雷瘦也 跤 闊足跌也 桃 小孟也 酷 美艸  
絆勉 胡典切音 峴肥也 也 酷 切音 蔴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昆六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昆六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  
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一

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鳥兒頭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  
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即頭角  
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  
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

六四〇

龍 緣

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  
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  
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  
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爲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  
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

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  
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敲得指頭  
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信問  
雲居切忌道著意作歷生居云此語最毒雲  
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  
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  
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  
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藥山上堂曰我有一  
甚麼處是伊不會處道還知有也未又  
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  
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  
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  
然雖如是且無滲漏鴻山問雲巖菩提以何  
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鴻山山曰以  
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  
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  
山休去鴻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  
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  
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  
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  
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  
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僧問如  
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  
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  
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  
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  
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  
施主施禪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  
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視師曰性地非空  
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亦然山曰與汝一  
腰視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

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

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

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

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

後僧

問禾山山曰給寺者方諳師到五峰峰間還識藥山老宿

否師曰不識峰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

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

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

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闇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火出

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

後造藥山山間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

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

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

在百丈多火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

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

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柱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閩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鴻山，鴻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

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鴻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心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叚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得。問僧甚麼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

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  
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  
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  
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閣云是第二月正問僧

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  
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  
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  
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

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

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  
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  
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  
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

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  
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  
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  
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  
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  
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  
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  
塔謚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

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  
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  
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  
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  
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

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是六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

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折盡重裁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

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

自殊山

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

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

是六

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

身處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

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

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

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閻黎

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宣州桺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

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

片皮作麼山無對子親得曹山云一僧問如何是佛

得

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

休猱入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

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

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

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

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

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

是六九

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

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

老僧對閻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

閻黎別下一轉語若慳老僧意便開粥相伴

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

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祗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

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一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我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

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具六師曰是第

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翹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偏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  
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  
青天水在瓶守忻惱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雨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  
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  
輪眼守始得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  
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閭  
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  
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  
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  
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  
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  
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  
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  
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  
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

丹霞然禪師法嗣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  
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  
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閻黎舉哀僧打筋斗  
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叅人事畢師曰與麼

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

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

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  
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  
關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達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

主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  
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柱杖僧曰幾落情識  
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

參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

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  
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  
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

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 潭州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  
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  
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

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  
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  
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瘻却即閑  
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

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  
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  
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  
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  
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

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

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

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

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

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吳六師曰最苦是未息

十三

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

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

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

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

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

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曰不

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

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輩

輩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請法席輩曰看箭師

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

輩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輩曰三十年張弓

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

顛舉前話顛曰既足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

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

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

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

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

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悱悱有甚  
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  
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  
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  
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

是

十四

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  
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  
柱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  
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

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  
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作  
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  
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柱杖歸  
方丈

是

十五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  
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  
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  
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  
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

幾時間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  
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  
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  
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  
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

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

娘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

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

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腳眼問去却即今言  
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

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

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  
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

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

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

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

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閻黎不分外曰

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

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

罪犯

長髮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髡遣令受  
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  
受戒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和尚遊山次頭曰汝  
與我研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  
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  
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髡髡問汝  
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髡曰從  
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髡曰在彼即恁麼來我

是

大

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髡曰太忉忉生師  
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髡喝曰沙彌出去師便  
出髡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  
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  
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

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

是六

十七

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  
最多多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  
故讚歎嬰兒何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  
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  
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  
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圓相在圓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

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  
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

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

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  
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

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鴻山爲米頭一日  
篩米次漏曰施主物莫拋散師曰不拋撒漏  
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  
麼師無對漏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  
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  
一粒從甚麼處生漏呵呵大笑歸方丈漏至  
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  
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  
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  
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  
語曰吾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  
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  
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  
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  
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

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  
曰抵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  
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  
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  
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  
無你歎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腳手凡有  
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叢家極  
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  
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  
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  
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腳底著口問真  
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柰真身何

師曰珊瑚鉢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

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

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會藏意肯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

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祇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

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別他云徧界不會藏也須告裴相公來師拈

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

畱下笏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

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會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歛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峰曰先師歛齒意肯如何峰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

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納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憤憤

生曰爭奈禪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  
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  
山間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  
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臥時即有坐時即  
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  
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閑有  
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  
花隨水去即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亂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  
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  
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  
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

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  
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  
金榜何勞顯至勲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  
夏衣縷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  
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  
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  
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  
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  
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  
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  
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  
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  
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

衣師宰辭不受光啟四年示疾告寂墓於院之西北隅謚普惠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

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師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霜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鉢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法  
先師靈骨猶在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以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痴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綠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達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腳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腳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鉢茶園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

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

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間一地不見二地時

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

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

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

次忽見白衣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

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

同行作這箇話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

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

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

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過來師喚价闔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起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踢

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

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踢曰三

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 音釋

敵五巧切音 曬所賣切音 鐘贊 繼續 繼續 繼續

咬齧也 暴乾物也 鑊鑊大鉗也

俳妃尾切音 吻口欲 欲古暗切音 杞五急

言而未能之貌

淪古暗切音 鮒水名 杞切音

元木無

踢達合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昆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

是

一

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

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

昧不畱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

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

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

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

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

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

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

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  
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  
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  
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  
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  
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  
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領勞持生死  
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  
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  
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  
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閻黎復  
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  
睡無偽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  
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  
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鉗之路子虛徒然

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  
舍利之真身因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  
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  
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  
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  
止潔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  
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  
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  
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  
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  
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  
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  
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  
不相到機絲不挂棧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是上

二

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  
如何是道師曰太陽盜自萬里不挂片雲曰  
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  
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  
事師曰九鳥射盡一鶩猶存一箭墮地天下  
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  
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  
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  
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  
是七

三

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  
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  
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  
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  
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

即不疑私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私解  
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  
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  
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鴻山作典座  
鴻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鴻曰好  
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  
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  
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  
梨花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  
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珠符幾箇知  
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  
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白向君  
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  
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

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曥猶如  
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  
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  
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  
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  
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  
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  
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  
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  
是七  
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土座自  
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關市裏識取天子虎  
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  
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

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彖拂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

是七

五

嚴前法眼云我二十  
年祇作境話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  
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  
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  
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  
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於一紀唐中和  
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  
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  
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  
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諡傳明大  
師

###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  
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  
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  
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  
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  
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  
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  
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  
樂便得諸上座盡是入處叢林徧參尊宿且  
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  
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  
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  
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  
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  
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  
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  
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

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  
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笨  
離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  
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  
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於  
本山諡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  
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見  
翠微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  
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  
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  
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  
餅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

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  
是

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諸人來這  
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  
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  
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  
亦不教汝探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  
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  
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  
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  
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  
探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  
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  
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  
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

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  
觸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濶一切羣生如  
何是一法師曰兩下也問一塵舍法界時如  
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  
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  
不會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  
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  
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  
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  
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  
不師曰是和尚莫屎沸盜鳴聲師便打問  
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喚  
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  
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靈峰曰  
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  
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  
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  
快漆桶<sup>是七</sup>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sup>八</sup>師將饅頭  
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sup>一</sup>掘去也師曰  
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  
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  
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  
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  
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  
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  
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  
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

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  
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  
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  
漆問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  
未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  
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  
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  
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  
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問抱璞投師請師  
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下和無出  
<sup>是七</sup>身處也師曰擔帶即玲瓏辛苦曰不擔帶時  
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  
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  
師放下拂子<sup>九</sup>義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  
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

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僧奸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因眺其後問鑄像未

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和尚識代云祖師和尚識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是七

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

痛藥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  
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  
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  
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  
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  
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  
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  
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  
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  
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  
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  
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

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  
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  
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  
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  
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  
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  
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  
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  
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  
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  
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  
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  
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

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

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於此山蘿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

是七

十一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

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

不負平生行腳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眾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長坐不卧麻衣草履卽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

是

主

今日是如是酬問徃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

衆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上堂一代時教

祇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鏡剥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

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

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

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則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

是七

十四

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怎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門裏是七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

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  
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  
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  
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  
興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  
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  
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  
師曰流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流光與闔內相  
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  
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  
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  
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  
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

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  
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涅迦葉富  
曰如何是釋迦涅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  
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  
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  
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  
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  
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  
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  
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  
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  
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  
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  
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援起倒是

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

是七

十七

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道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

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  
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  
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  
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  
他十八兒論不奈伊向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  
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  
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  
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  
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  
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閉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  
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龜  
曰得在師頰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  
下頰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  
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  
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  
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  
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  
見茶罷師就王乞劔師握手劔問道正曰你本  
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  
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  
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  
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

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  
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  
時如何師曰還曾授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  
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是七十九師曰

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  
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挿花子問如何是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  
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  
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類師曰要頭研將去問如何是法身

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  
越師終於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  
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

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  
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  
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  
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  
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

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

玄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

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

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

是七

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閣黎且來人

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

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又手立師曰敗

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

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

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

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

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

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

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  
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

寂謐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庵婆師曰昨

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  
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劙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

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

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人冷眼觀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祇恐閻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  
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  
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歛雙眉曰出世

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  
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  
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  
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縉素不分  
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

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覶曰覶者如何師曰  
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  
拯迷師曰閻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真  
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是七誌公真  
爲甚麼邈不得王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  
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  
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  
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槩不就曰如何是密  
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不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

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閻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

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謐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於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

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畲爲害滋甚乃作畲山謠曰畲山兒畲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

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  
五大將離主其道自亥亥箇中無佛祖不  
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  
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月中藏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  
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  
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穴  
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  
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  
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  
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  
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  
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

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  
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  
至邵武城外見山巒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  
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  
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  
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  
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  
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  
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  
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  
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  
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  
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  
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  
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  
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  
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  
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

是七

五五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  
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  
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 音釋

湊千候切音 撥北末切音 擦乃珍切音  
以制轉聚也 切音  
小兒曳胄也 頭思留切音  
歛吸及切音  
之第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昆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艸年

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

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

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

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

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

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

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

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

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

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

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

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

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鑿甕裏淹殺師

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

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

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

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

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

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

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閑

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

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

即不無闇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

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佛莫慈衆生一日問山佛魔

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閻室老

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來山順世師抵於潯陽遇故人因話武

是

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闌闥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闥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闥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舉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潯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

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榮金網超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瞽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是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

萬堯梯禪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  
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  
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  
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  
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  
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  
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  
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  
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孤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  
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  
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  
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閻黎  
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

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  
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  
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  
辯鳥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  
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牒  
牒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  
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淚悞作  
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  
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  
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  
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祇  
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臞收鋪去也

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

僧無對法眼代拂草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墓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滋石筍筍須生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答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剥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剝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鵠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罌粟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

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渙因風激曰渙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渙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兩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

時如何師曰靈鷲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  
何師曰白首拜少年人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  
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  
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  
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  
師曰但自不亾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  
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亾子歸何處曰恁麼  
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  
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  
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  
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  
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  
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  
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  
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

卷八

六

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大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  
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  
光化元年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  
畱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  
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  
激厲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  
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  
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  
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  
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  
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  
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  
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  
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閻黎今日

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

子拈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

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鵠便告寂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胃索問

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

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

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研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劍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留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

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  
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  
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  
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  
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

是八  
^

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閻  
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  
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  
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  
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  
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  
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

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頰吐三春霧木  
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  
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一句請師  
商量師曰黃峰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颸  
颸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  
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  
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  
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  
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宵路師曰  
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  
曰龍吟清潭波瀾自蕭師於同光三年示寂

是八  
九

塔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魯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  
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  
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

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  
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  
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局曰  
向韶山口裏局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  
口向甚麼處局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  
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  
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  
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閻黎有甚  
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  
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  
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  
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  
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  
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  
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

機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  
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  
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  
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  
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  
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  
近前曰閻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  
閻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閻黎按劍上  
來老僧挾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  
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  
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  
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  
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魄終後謐  
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甚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徧南方師曰學禪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謐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

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屎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獮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拏梭石女遼空響海底

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  
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  
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  
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斬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  
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  
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  
手研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  
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  
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

是別人屋裡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  
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  
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  
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  
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  
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山禽脫粟飯野菜澹黃蘿曰忽  
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  
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  
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  
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  
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

曰大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  
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sub>具八十三</sub>裏

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  
曰鶴帶鵠頰浮生不棄

安州九嶮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嶮及乎到來  
祇見一嶮師曰闍黎祇見一嶮不見九嶮曰

如何是九嶮師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禪師<sub>世</sub>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

在裏頭來多火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  
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  
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嶮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  
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  
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  
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

觸黃金若瓦礫符吾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  
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  
動道場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  
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  
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  
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  
戒大師示寂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  
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  
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閻黎爭得怪

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是

十四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玲瓏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杉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腳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閻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

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狹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第二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立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真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越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

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陸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

### 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

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卧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毬毬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

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筋曰如何是沙門日

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貓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

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蠍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

何師曰蟻蟻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  
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  
火中叫新到持錫達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  
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  
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閑黎發足何處僧珍  
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  
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  
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  
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  
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  
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  
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  
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

尾人

一五·一六〇二

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  
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  
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  
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奉曰彼  
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  
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  
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  
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問僧甚  
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  
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  
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  
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詰鑽龜曰名不浪得師  
曰吃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則却

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  
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  
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  
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  
株停船非汝而誰曰和尚聾師曰胡羊徃楚

是

十九

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  
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  
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  
擬彰皇簡師聞鵠聲謂衆曰喜鵠鳴寒檜心  
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  
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  
良醫曰休休師因老鵠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  
從丁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

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  
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  
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  
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  
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  
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  
峰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  
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  
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峰乃許入  
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  
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  
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  
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  
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徃闡化號

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揷鋤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立沙踏倒鋤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見人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子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貞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見人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

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錄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錄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見人謐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

來師曰燒畲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

師曰待汝一鑽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閻黎

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

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

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

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

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鉤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

蟾中玉兔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

是六

主

燭間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

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  
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  
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  
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  
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  
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  
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  
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  
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  
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  
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

是人

主

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  
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闡外底  
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  
當治化師曰闡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  
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  
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  
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  
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  
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  
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  
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

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音釋

駒俗 稗

駒山 俊

駒傍 俊

駒卦 俊

駒禾 俊

駒字 俊

駒名 俊

駒玉 俊

駒也 俊

駒切 俊

蟲且 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昆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昆九

作甚麼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

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

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鷹隨箭落李廣不

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

便橋金牙徒勞拈筭問帶凍飲雲根時如何

師曰金輪天子下閣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

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峰傅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

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閭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敎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

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事未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辦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立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裡沒蹤由師往遊贊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謐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

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劔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本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

泉州福清院師巖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

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路逢猛虎如何

四  
昇元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

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

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

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  
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駄來時如何師曰換骨  
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  
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  
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  
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  
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  
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互  
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  
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  
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  
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  
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  
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  
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  
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  
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  
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  
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  
秋月皎瓊衲線非鑿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  
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  
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

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鏡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

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

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

山復問下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

時如何師曰靈鵠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

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

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沾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

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潤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濠州明禪師法嗣

襄州鷺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鷺嶺峯上青

草參天鹿野苑中孤兔交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

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

昆九

七

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

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

不如初問法雷孝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

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嘗吼  
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閻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

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

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巖前裁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

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  
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舍法界  
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  
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  
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込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

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

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是九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  
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  
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畫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  
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  
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  
師曰無木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  
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處  
到旃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  
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  
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  
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  
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劎樹霜林去便行曰

是九

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閻黎後

青峰山清妙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  
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轉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  
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  
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寶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

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  
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寶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

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  
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雪寶代云難逃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  
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  
以何爲驗僧無對雪寶代曰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

經悉爲燬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  
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寶代云陛下不忘付燬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  
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寶代云罕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  
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  
被體指爪逸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  
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  
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  
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  
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  
晏光

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  
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  
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  
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  
擬議樹中不是負超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

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  
問盧能

孝宗皇帝嘗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  
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  
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  
手拈拄杖倚放在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  
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  
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燈云噦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  
顆久被塵勞閑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

是

十

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  
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聲法師臨死猶寐語

歸宗桑代云能有幾人知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

心師無對歸宗桑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  
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  
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比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  
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

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

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

後有老宿聞云  
盡山河大地被

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

遺其氏以再下春

聞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

鼎誣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  
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  
師曰我喫飯沒受飢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  
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

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

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

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  
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  
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

是九

十三

臥千年士呌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  
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  
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  
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  
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  
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  
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  
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  
此法門如虛空俱舍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  
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

今曰法雲

初謁雪峰次依石

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  
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  
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  
盡大地人無觸體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  
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  
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  
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  
更有誰閑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  
是九  
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亾於六十年後塔  
十三  
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  
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

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裡佛

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  
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  
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

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  
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  
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櫓拄杖高挂  
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  
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  
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  
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  
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  
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  
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

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  
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閘市

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

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是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

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襟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

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

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

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

白蓮儂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

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

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

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固

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

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

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

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

是

十五

精彩覩捕看若覩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

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密

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

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

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

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箇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

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  
她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  
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箇黎莫誓速  
不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  
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金羨

被一顆鼠糞汚却雷賓代云誰家  
金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  
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

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  
對大通本代云  
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  
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  
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  
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  
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  
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  
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  
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  
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箇曰會麼曰不  
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  
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示代  
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  
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

宋代云  
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債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債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立沙云何曾客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立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汝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瑣那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

是九

十七

無間業莫誘  
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鬼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趨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  
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  
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  
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  
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

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  
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  
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  
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

無刹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

雅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

昆九

十八

還見大聖麼

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  
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

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  
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

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  
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

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

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

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

法燈代云  
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

僧曰念佛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是歸宗柔代云此回  
歸去敢爲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

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

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

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

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

抵擬他

洞山代云被  
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

甚麼假船僧無對

天台詔國師代  
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

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

法眼代云

如此不勞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

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火

延已不肯乃別曰誰人欠火

法眼別云誰  
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

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法眼別云

揀底  
此猶是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

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

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

起法眼代云  
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

佛麼僧無對

法眼代云汝  
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  
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

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

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

出云汝道無我聲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  
但以手作鵠鳴前向伊道

谷吹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  
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  
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

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  
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

與某甲唾師無對漏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  
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

卽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

命僧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

天龍禪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鵠子趁鵠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

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鵠子見佛爲

甚麼却顛僧無對法燈代

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  
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

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  
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  
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  
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  
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昇

王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

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

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

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

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

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

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

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

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

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

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龍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

子挿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使出去

溫州陳道婆普偏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

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

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

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火僧無對

法眼

代云心明  
瑞處即去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音釋

苦

古活切音括  
箭末曰苦

蟠

德紅切音東虹也  
徒感切音

菡

也

胡

感切音領猶

苦

舍也未吐之貌

苦

芙蓉也

也

感

先齊切音

苦

西悲聲也

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昆十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

是十

一

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  
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  
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  
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晝  
夜宴坐邱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  
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  
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  
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  
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  
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

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  
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  
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鑿禪  
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  
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  
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  
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  
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  
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  
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  
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  
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

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幕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

八月五日塔子郡東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逕逕下出天

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

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  
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王道  
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  
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  
悟碑師碑云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子玉之  
後亂也年十五依長沙寺墨翁律師出家  
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  
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周師  
得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  
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

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  
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  
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  
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  
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  
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貴曰幽  
閑今荆南城東有天皇菴存焉唐聞人歸  
鑒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  
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  
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與撰馬

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持  
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贊  
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墮草馬難通極自  
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  
水中旌旆遠歸乃見偏衙火發内外煙燄  
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  
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  
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  
伸誠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sub>壹</sub>寺<sub>續</sub>  
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sub>叫苦</sub>  
告又云聞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  
何得恁麼地師舉杖子云汝道當時是如  
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  
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sub>副</sub>  
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鑒  
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  
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

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  
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  
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  
敎雪寶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  
收爲馬祖之嗣達觀頤以丘玄素碑證之  
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  
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  
石頭以慧真文貴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  
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  
不差悞矣

### 青原下三世

####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諸宮人也其家賣餅師  
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  
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  
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  
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  
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  
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  
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  
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  
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  
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  
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  
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  
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  
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  
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翹刺史問  
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  
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擣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

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劙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鴻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

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

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

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撥立覺云

華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僧參師問

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鎧鉏劍擬取師頭時

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

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

是十

教門中猶較些子

休福問招慶秋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

這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

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開黎莫不識痛

痺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開黎

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

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

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

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

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秋如臨濟

頭

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  
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上堂問即  
有過不問猶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  
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  
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存上來師曰我  
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

峯也

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

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趣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

卷十  
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

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卽

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

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叅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

卷十  
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卷十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鑑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徃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

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閻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麌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麌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擡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

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幕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是年十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燒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闇黎

昆十

十一

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嘘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劔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劔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

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  
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  
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  
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劔麼曰收得師引頸  
近前曰团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

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趕出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峰聲聞人  
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  
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柱杖三下僧後舉前語  
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  
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  
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  
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

鄧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  
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  
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  
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  
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  
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  
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  
師曰右邊圓相聲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  
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  
又作麼生曰如刀晝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  
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  
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  
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  
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  
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

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  
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  
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  
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到底師曰呌  
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  
是  
僧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  
十三  
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  
契草迺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  
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  
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  
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  
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  
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  
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

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  
莆田玉澗寺見慶立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  
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  
器之後徃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  
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  
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  
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  
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  
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丈遠箇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  
唵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  
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  
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  
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

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  
箇人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  
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  
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  
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  
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龜山成道師在洞山  
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  
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  
却米盆山曰據予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

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  
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  
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因也師辭洞

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

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  
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  
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  
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  
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

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  
曰閻黎行脚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  
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  
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

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著三段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

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

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

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

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白道道棲無對師

遂踢倒棲當下汙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

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

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

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

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

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

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

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是清

十六

十六

曰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

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鴻山問仰山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

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

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

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

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  
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

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  
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薦口  
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

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  
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  
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  
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  
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

打箇僧舉問立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一時結契調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

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  
侍立不覺齒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

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  
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  
老觀石便開門擣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  
門你這一隊喧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  
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

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  
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  
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鴻山來

師曰鴻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鴻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鴻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  
漢蹉過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心行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鶯湖別云喏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攏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

是子

大

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日作麼全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

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契了師休去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

是十

十九

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攜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

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研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轎出

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閻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

是十

三十一

是十

三十一

不干閻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

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椎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

是十

三十一

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

清代曰比來拋軀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上堂何得貴耳見目上堂

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獮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獮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

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踰山云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問山云頭上插瓜蓋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峰有甚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

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娘師打了趨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

是

主

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

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

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

雲門云莫

壓良為底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

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

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

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醻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炙瘡癩上更著艾燶

是

三

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

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

道山曰老僧謾闇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

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

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

每自喚主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

受人謾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云一等是弄精魄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對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

廷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因鏡清問夫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媼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福州羅山道開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

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聞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

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

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

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

後僧

舉似殊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

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

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

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

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

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

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

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謹伊至秋朝覲

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

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

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

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

禾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

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

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

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趕出軫舉

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

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

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

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

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覩獮猴

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體前問

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

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

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

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

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  
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  
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  
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

是

矣

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  
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  
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  
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縛  
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  
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  
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  
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縛  
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  
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  
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  
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

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  
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  
礫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音釋

昇 雲俱切 音 摟 蘆侯切 音  
良 以切 音 里 遷 呼括切 音 遷  
遯 旁行連延也 遷 摶 檻取也 疾 諦空大也  
刀 以沼切 遷上聲 挑 與逃同 傷 剝音 截插  
也 脱 彼注此謂之昏 捺 媚 鳥皓切 音 上  
轉切 音 脩

是

七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池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

也一

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

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答決圓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

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立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騎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

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日赫然無邊  
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  
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  
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

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

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  
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  
大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  
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  
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  
迷旨二乘膽顛十地冤驚語路處絕心行處  
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  
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  
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  
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  
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  
事歸空閑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主即便遇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  
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  
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  
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  
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迹  
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  
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  
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

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燔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爲意度建立垂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違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讚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

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懲

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  
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  
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  
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

池一

四

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  
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  
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構去更  
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  
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  
頭漫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  
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  
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  
忘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竟不妨

易得構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  
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佛羅尼相似蹋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  
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說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  
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  
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  
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  
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  
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  
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  
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  
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

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  
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  
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  
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紙如  
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  
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  
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  
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  
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  
可道無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  
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  
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

九一

六

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  
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  
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獲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  
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  
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  
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  
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  
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  
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其麼到恁麼地祇如  
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鐵  
負鞍碓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

太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  
永劫不會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  
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  
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  
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  
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  
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  
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  
遂將拄杖一時趣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  
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  
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  
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

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  
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  
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  
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  
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  
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  
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  
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  
拊掌三「師曰山頭和尚喫  
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  
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艾爲兩段師以杖  
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  
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

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闘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立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間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寂語作麼曰本分事請

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

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紙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紙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紙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池一九

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錐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閻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瘡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亦自謾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立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

座無事上來商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

量大家要知

商

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拴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痙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瘡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慾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研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

也

十

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法眼云古人道甚奇

作如來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

法眼云古人道甚奇

特且問上座口甚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捲續不落捲續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

法眼曰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在雪峰時光

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和尚

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  
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向不造次同安顯別云也知和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

仕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

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

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却成鬼窟去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

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

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

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

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行腳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

有聲明三藏至閩師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

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

大王法燈別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設藏無

對法燈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云聽和尚問師南遊

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

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問

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

物示之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

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

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

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

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師與韋監軍喫果子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柱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柱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及閑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

稟性淳澹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  
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  
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  
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

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

也一  
十四

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

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

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

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

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見今

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

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

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

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

醉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說上座曰  
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  
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  
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  
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  
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  
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  
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  
程全自闡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

也一

十五

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

惜許僧問故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  
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禰體偏野

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

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

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

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閑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傳識太師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法一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

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怎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稻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

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吽吽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閻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

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懶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自道取轉語大王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池一因舉盤山道光

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

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梁真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林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闇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柱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

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

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  
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  
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  
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  
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龕心僧

池一

三

曰甚麼處是某甲龕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  
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  
某甲龕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  
龕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  
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  
師應諾山曰獮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  
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  
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  
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  
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

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  
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  
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  
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  
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  
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  
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  
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  
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  
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  
池一  
三  
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  
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  
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  
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

事因其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

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閻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

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閻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

法眼別云謾語

僧無對師舉洞山直

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

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

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

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

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濶多

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

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

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

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

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

老宿

二五

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

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

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

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

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閻帥奏命

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福州鼓山神晏與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

池一

三

開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還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捲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  
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  
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  
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  
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  
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狹無風  
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  
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  
莫費力問  
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  
別云  
汝汝提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  
作麼法燈別云  
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  
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欵欵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格生慶曰穩便將

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  
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  
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  
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  
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  
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  
是劍師曰搜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  
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  
齊云  
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  
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  
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

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  
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  
曰喫茶去師與閻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  
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  
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生衆可尋追次  
池僧問五從上宗  
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蓦口打問如何是省  
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刺  
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  
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  
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蓦  
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  
一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  
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  
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覩水

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  
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  
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  
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  
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  
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  
師便打趣出院

###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音釋

顛之善切音戰讀古因切哀去聲講張流  
四肢寒動也  
軼與賴通讀順言諛弄貌講切音  
張驚懼貌  
正名切音  
腋夷益切音腋謂在傍扶之  
腋夷益切音腋謂在傍扶之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池二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

池二

一

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

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  
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  
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

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

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

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  
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

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

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  
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還越州鏡清上堂  
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  
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  
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  
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  
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  
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鳥  
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  
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  
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  
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  
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

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  
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  
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  
山送捨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閻黎失口山僧  
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  
驚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  
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鷺  
俊鷺趨不及師曰閻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  
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  
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  
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  
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  
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  
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三  
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  
山送捨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閻黎失口山僧  
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  
驚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  
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鷺  
俊鷺趨不及師曰閻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  
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  
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  
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  
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  
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  
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  
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  
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問凡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禱出私門問凡

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  
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  
笑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  
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  
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  
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撻豎拂意旨如何師  
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真不得師  
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  
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  
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

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  
師曰出家行腳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  
終焉

越州鏗清寺道愆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  
歲不茹葷覩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嘔遂求  
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  
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麼則與一宿  
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峰  
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  
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  
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  
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  
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  
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  
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  
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

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  
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  
師曰道愆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  
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  
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愆布衲普  
請次雪峰舉漏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  
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愆鉢地去  
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  
北二  
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  
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  
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  
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  
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

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憇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

光二

五

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蟲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憇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鎧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

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  
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  
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  
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  
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  
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  
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  
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  
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  
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  
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敎下碧天問新  
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  
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  
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揭

池二

七

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  
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  
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  
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箇落  
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眾動著也二  
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  
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  
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  
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  
是同相師將火筋挿向一邊法眼別云  
問不當理有僧引一  
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  
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  
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

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

地二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

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

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立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瑩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

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面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擣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

地三

九

瑩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口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

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閻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

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劔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鏟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地三  
+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紙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蹣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

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閑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

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  
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  
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驥龍  
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  
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敲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  
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  
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  
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  
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  
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  
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  
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  
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  
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  
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  
下僧擬取峰便踢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踢這  
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  
便休去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  
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  
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  
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  
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  
除師以手擎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

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閻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閻黎一人忙問虛空

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閻黎不是聽衆出去問

池二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

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閻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閻黎變身不得

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

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喫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

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  
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  
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地二

古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  
雪峰山行見莘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  
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  
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  
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  
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  
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  
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  
真箇孽漢

福州僊宗院行璫仁慈禪師泉州王氏子上

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  
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  
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龕超證禪師僧問儒門  
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  
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  
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  
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  
地二  
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  
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  
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  
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

曰不快禮三拜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卷三十六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邱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

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

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卷三十六謁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

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

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

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鼎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跡

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閻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  
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猪兒曰乞  
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  
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  
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閻黎即今在甚麻  
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干  
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  
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  
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  
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  
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  
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  
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  
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  
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  
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  
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  
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  
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

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

也二

十九

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

上宗乘師曰向闡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

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

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

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

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

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

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

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

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

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爲今時向上宗風

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

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

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

麼印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

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

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憇鶴師以兩

手闔云鵠鳩鳩風大云鵠唳一聲喧字問駿  
宙羣雞莫謂報知時

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漳州鴻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

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

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

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

作野干聲

地二

二十一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

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

棲蘆困魚止灘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

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  
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

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  
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  
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

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  
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各別長  
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

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  
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  
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  
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

地三

三

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擰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  
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  
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與

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  
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  
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  
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堅第三際橫亘十方  
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  
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  
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  
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  
主輒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

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  
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  
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  
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  
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

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  
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

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  
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

初至雪峰廡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  
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  
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  
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  
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

三

五

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  
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  
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  
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  
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

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  
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  
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  
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  
日立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老鼠  
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說到浴  
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  
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  
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  
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  
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  
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  
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  
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設師一拳鼓山赴  
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

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  
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其甲去勘過遂趣  
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  
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  
自有通宵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  
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  
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  
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臘猶有鄉情在師在  
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  
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狗不消一踢保福  
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蔣  
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  
自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  
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自講一遍大涅槃經  
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

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

而友立沙深入立與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

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  
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

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

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

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

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

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

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

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

三

三

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音釋

忿芳無切音敷 嘘嚙上音搘下音號

切音彎也 懈也 𩫔當口切音斗與尺充切音

奪衣也 𩫔也 𩫔同峻立也 喘外疾息也 番

符袁切音煩燠 居隘切音 番魯之寶玉

解公麻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池三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穡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池三僧問如何是金輪

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諺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一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立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

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  
再坐盤中弓落蓋池三問風恬浪靜時如何二師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池三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  
囊子甚麼人將去二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

如何二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二師曰待海

鶯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二師曰  
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

事如何二師曰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  
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  
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

有口道不得時如何二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  
瘡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  
師曰鶴透羣峰何伸向背二問雪峰一曲千人

唱月裏挑燈誰最明二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  
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  
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池三

三

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  
麼神曰護法善神二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  
處去來僧無對二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  
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二師曰直饒演  
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

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閻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

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繩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遂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

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手回首沙門所見誠  
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  
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  
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  
擬欲吞聲不消一攬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俊鷄趣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  
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  
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  
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  
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  
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蔽得著是好手問放鶴  
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  
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  
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

卷三

五

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  
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  
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  
無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  
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  
丈大眾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  
睡以拄杖一時趣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  
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  
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  
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  
廝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  
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  
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  
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  
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

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

我住明招頂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

麼問學人擎雲攬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授

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趨出師有頌  
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含應知臨遷化  
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

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

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  
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  
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  
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

牛生犢子臨岐誰解奏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  
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  
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

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

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  
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  
曰騰空正是時應須貶上眉從茲出倫去莫  
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  
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  
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  
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  
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  
師曰腳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

救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

卷三

七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

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

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

人乍入叢林祖師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

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

麼生山揖曰契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

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

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叢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

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摶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趣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尊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

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  
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  
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謝住後卷三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  
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曰要頭卷三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劙師曰會麼  
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  
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  
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

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  
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饑烈士也應難  
懵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  
起去問驕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  
覓卷三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  
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  
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  
曰莫是屈著汝麼九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

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  
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  
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  
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

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  
前義手師曰靈鷲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  
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  
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  
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  
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  
前異師頌石葦接三平曰解擘當胸前因何  
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  
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  
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  
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  
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

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  
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  
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  
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  
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  
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  
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

三  
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  
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  
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  
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  
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

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喚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

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後如何眼云蒼天蒼天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腳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鴟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

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底如老師  
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  
搊搊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  
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  
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  
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  
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  
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  
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寶道我別有宗  
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  
點胸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  
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  
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  
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

卷三

三

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不  
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  
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  
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  
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  
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  
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  
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  
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  
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  
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  
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  
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  
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

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

三

三

十方眼師曰貶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

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泰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頤問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傘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傘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傘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師傘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真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

花

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紙如羅漢恁麼道暮在甚麼處

問僧汝

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汝話隨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sup>池三</sup>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真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荼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

偶謐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

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

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瘡痘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吉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

<sup>池三</sup>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

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

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知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悟悟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閻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閻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閻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毘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未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聲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

婺州國泰院祐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

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  
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  
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  
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  
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泉州莆田  
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  
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  
二年玄沙將示滅閻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伊  
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  
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  
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  
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

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  
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寢莫道不堪  
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  
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  
一人爲侶伴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  
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  
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  
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  
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  
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  
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  
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攬大  
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  
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

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

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

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

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

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

觸體搜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

曰貶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

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

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

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

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

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冲奥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

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

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

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

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遍身聖莫測問如何

是螺峰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臘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以杖趕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  
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  
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

東拄西拄

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  
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  
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  
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  
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  
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  
駄像夜裏像駄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  
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  
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頓悟幽旨玄沙記曰

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  
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  
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  
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  
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

阿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

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  
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攢之僧問雲臺欽  
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  
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

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庵主  
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  
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  
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  
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

前自然馴達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  
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  
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  
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  
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

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  
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  
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  
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  
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  
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竟得徹去  
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

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  
得徹底所從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  
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  
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  
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  
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  
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  
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  
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  
也  
主  
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  
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  
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  
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

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尔每日口喎喎底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來便出去洎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

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

何師曰怎麽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值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

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閻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  
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  
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  
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  
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

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  
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  
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  
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  
劍州裏潮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

處州翠峰從欽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  
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  
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鷺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

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  
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  
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  
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  
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  
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  
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  
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  
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  
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  
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  
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  
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  
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

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

達

孟

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豫章鐵柱豎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馳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

待商量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音釋

婺 七遇切音  
荔州名 續里養切音  
而大角有圓 級兩放也  
夜則懸角木上 以防患  
初江切音 琠  
窗撞也 箸治據切音  
匙箸飯具 宁

鑑 同鑑郎丁  
同鑑郎丁  
鑑切音  
鑑美寶日琛  
鑑森切音  
鑑苓  
撻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池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

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

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  
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

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  
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  
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  
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  
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

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  
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  
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  
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  
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  
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  
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  
無師曰鵠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  
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  
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  
如何是吹毛劙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  
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

座捧香爐巡行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

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  
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  
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

問汝名甚麼老四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

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  
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  
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

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

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

高峰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

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

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

### 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

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

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

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

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

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

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

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

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

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

談續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

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曰恁麼則

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

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

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

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辨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眾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

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

七

四

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白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

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日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

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鱸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瘻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

也四

五

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故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  
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  
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瓊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  
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閑欲免心中  
閑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  
曰如何是心中閑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  
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  
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至今  
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  
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  
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擎

世四

六

雲攬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  
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  
曰他日生天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  
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

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  
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

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  
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  
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  
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  
向外邊打野裡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

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  
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

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

過四

七

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  
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  
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  
得我即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  
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堅說猶未  
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  
娘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  
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  
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  
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苦羹倉米飯曰忽  
時四衆攀贍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

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  
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  
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  
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  
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  
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  
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  
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  
看水看山寶暢情

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

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

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

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

老四

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

牛能齧草木馬解舍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

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

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

問明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

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

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

癢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警師

曰傍警曰深領師肯妄敢言乎師曰太多也  
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  
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  
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謾言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  
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龐纖  
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  
老四  
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  
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  
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  
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太意師曰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

音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月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朗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肇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德山

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晨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

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

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

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冕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概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

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眾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喎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

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  
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  
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  
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  
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  
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  
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  
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  
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  
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  
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  
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慮身心漸坦然譬如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  
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  
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

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  
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慣那能有故新散誕  
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  
闌闊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

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  
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  
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  
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  
師曰黃鑿蒼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

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

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

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

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

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眾更待

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

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

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

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興聖之

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

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

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

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

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園

十四

十三

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

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

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毘

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

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

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

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

有擊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

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

三真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

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米實

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

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

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巒吟中箔

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  
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  
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  
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  
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

普四

十四

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  
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  
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  
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  
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  
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  
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  
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  
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  
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干  
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  
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

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  
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  
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  
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  
無孔鐵錐師曰何異無孔鐵錐

普四

十五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  
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  
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  
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輜輶於禪庭至理  
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曰恁麼

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敲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已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

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僧好打僧無語

書

十六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閻黎還具懸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謌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還化向

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

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

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

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

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

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於建

州鷄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

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

進四十七  
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

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

閻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

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

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

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雲水千徒與萬徒間擁毳玄徒請師指示

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

鴈門關師曰青霄豆蔻衆人攀曰還有不知

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

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

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  
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  
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  
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  
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  
繩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  
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  
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  
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  
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  
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

十四

十六

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  
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巖叅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  
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  
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  
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  
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  
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  
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  
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  
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  
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

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  
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  
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憇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

唐四

五

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  
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  
答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  
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錢塘江  
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  
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  
發悟立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  
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  
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  
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  
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  
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腳忽  
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腳爲甚麼却騎馬師  
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  
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  
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

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  
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重

衡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

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

光啟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

也因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別舍

二十

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稟禪師像師往

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

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依敗葉沒胫或者云  
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

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益

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

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

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

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

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  
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  
師長往啟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  
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  
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  
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  
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懲亦獲舍利歎  
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  
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  
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  
濟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  
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  
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  
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

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閻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兩賜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

安國滔禪師法嗣

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

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敲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敲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閻黎合喫棒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濟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夫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

聲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  
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  
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  
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  
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  
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  
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  
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  
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敵法侶  
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  
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  
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  
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  
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  
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  
日搬柴問牛頭未見曰祖時如何師曰香爐  
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集衆以扇子  
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  
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  
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  
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  
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  
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  
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  
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  
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  
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  
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

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  
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  
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  
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  
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  
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  
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  
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  
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色四

主四

一捆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縛人  
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  
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  
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  
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  
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  
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  
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  
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  
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  
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眾嗚呼請  
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  
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  
曰恁麼則溫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間  
衆曰世尊滅渡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  
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

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

池四

五

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  
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  
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攀雲不假  
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

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  
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覩者  
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  
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是方便問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

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  
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衆眼難謾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音釋

壞 與塊同攷

醤

魚列切音

念

與恩同纏集

急遽

覓

侯禪切賈

脰

部比切

瘳

丑鳩切音

也

暘

枝章切音

陽

薄胡切音蒲

蒲

牒名屬興化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池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

禮鼓山國師落髮<sub>池五</sub>稟具後謁大章山如菴主

詔具如  
菴主章後參睡龍龍問曰豁闇黎見何尊宿

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

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闇黎出來對衆燒香

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

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

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

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

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

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

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

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

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

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

腸咫尺間珍重芋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

山卽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歿後將

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

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

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闔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

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

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

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

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

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

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

句須行玄路師曰公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

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

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讐一句元在這裏  
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  
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  
八滿頭垂白髮顚顚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  
梅揚祖敎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  
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  
一貫和尚爲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  
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卽古卽今師以手  
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  
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  
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

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  
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俸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階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  
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  
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  
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  
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鍼  
去線不回曰如何是衲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閻中  
師曰後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  
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

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

甚處安身立命僧又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  
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

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  
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鉏

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

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

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  
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  
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

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  
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  
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  
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豎拂子  
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  
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  
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  
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  
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  
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  
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  
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  
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  
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  
異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  
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  
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  
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  
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  
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  
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  
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  
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  
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  
尋道對鏡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  
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  
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  
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  
鑄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  
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  
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劎脅之劎不能  
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鑄內煮山川  
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  
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永  
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  
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  
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

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  
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  
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  
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  
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  
前還有俊鷹俊鷂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  
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  
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  
出師曰好着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  
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銛難  
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曰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  
十二時中如何卽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  
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誨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  
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  
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有僧問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  
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夾在臨  
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  
機噴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峰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  
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峰劍請師不露鋒師曰  
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觸

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  
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  
命處麼曰學人答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呴地曰出窟後

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  
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鷁  
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  
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効請師揮師曰  
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鉛師  
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  
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

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  
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  
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  
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  
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指藏指廊下曰典  
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  
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  
所流修曰苟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箋使還得  
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  
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  
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  
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  
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  
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  
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箇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

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堅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

池五

九

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

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竒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

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

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  
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  
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  
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  
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  
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  
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  
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毘收舍利建  
塔

地五

十

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  
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  
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  
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  
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  
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  
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  
觀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  
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一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  
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  
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  
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

地五

十一

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

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觀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觀不見曰爲甚麼戲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

泄五

十二

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  
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  
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  
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  
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  
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卽  
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  
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

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讐因示頌曰南臺靜坐  
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  
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  
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  
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  
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  
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泄五  
十三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

謝指示

懷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掣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

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簾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

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卷五  
十四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瞽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劙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  
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  
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  
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逃津師  
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  
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  
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  
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  
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門人曰吾  
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返  
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鵠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鵠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  
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

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道師曰青紅花滿庭間不涉思量處從上宗  
衆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  
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  
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  
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  
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忼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  
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  
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

七五

六六

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  
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  
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  
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既  
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  
方便無惱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  
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  
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

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  
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

七五

七七

下堂一句請師不答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  
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鬼走頻

鷺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鷺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  
空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  
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  
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  
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

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  
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  
三十剃染圓具往叢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  
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  
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  
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  
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微  
破摩掌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  
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  
波處還自有波時用心金竿又閒泛玉山還  
報頽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硃砂畫  
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  
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  
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腳  
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

洪五

十八

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

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  
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  
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閭浮世界人情幾多  
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

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  
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  
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  
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  
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九峰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  
禪觀乃述一偈聞於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

虛矣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  
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  
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  
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  
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  
池五十九

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  
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  
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  
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  
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菴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  
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

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

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

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劒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牀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池五

黃龍達禪師法嗣

三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四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一八

龍藏

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人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

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

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

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

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

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

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

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

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

乃在今日燭令門人壘青石爲塔乃曰他日

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諡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刹刹現形儀塵塵具覺知生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鷺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鷺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鏡中

七五

壬壬

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

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

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鷲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

鈺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

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捕足處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

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

事還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音釋

郴且森切音環鳥常支切音

漢桂陽縣名

比是鷁別名

祀與怨

同格

幅猪孟切音張

別名同格

幘幅猪孟切音張

直角切音

畫繪也一作幘

縠直角切音

濁築也

舉下切音

費費爵切音

與禮切音

也

觸也

觸也

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三

池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鴻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池六

一

潭州鴻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

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禪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

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鴻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歎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鴻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鴻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

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桺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徃焉是山峭絕

一 負無人烟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

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旣絕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

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

汝哭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

載安上座卽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

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

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

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

二 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

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  
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  
卽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  
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  
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

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  
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  
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  
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  
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曰衆  
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  
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  
云將知爲山衆裏無人臥龍  
球云將知爲山衆裏有人師摘茶次謂仰  
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撻茶  
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

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  
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  
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  
後人舉似雪峰峰曰古人遇在甚麼處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  
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峰峰曰古人  
得恁麼老婆心切立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峰聞之乃問沙

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  
鴻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峰乃駭然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

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  
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  
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  
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  
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  
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  
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  
山蹣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

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因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若某甲不喚也知和尚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某甲不來法眼云若適來侍者喚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

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柏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柏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

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蹠前問嚴亦進前又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和尚不怪云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又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

也

六

痛棒始得仰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

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因來合眼健卽坐禪所  
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  
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  
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訴  
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  
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  
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  
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  
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  
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  
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  
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闊恁麼祇對還契寂  
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  
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  
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

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  
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  
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  
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  
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  
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  
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  
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  
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  
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  
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  
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榦柴問曰還道得麼俱  
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  
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

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雲居錫云

甚處是鴻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

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

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

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洪

八

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

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因泥壁次李軍

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

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

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鴻山一

頂笠無由得到莫邕村如何是鴻山一頂笠

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

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

字曰鴻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鴻山僧又

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鴻山僧畢竟喚

作甚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

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

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

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

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鴻

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

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

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

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

山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

南嶽下四世

鴻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

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

卽不語通

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

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卽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鴻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

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鴻山鴻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鴻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鴻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鴻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鴻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鴻鴻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

身并指爲鴻。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鴻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鴻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鴻便休。有施主送絹與鴻。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鴻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鴻山爲直歲。作務歸鴻。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鴻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卽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祇如立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無何。打破犀牛。云南山。叫茅意旨如何。清云。李清三兄弟。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師在鴻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卽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

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鴻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鴻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鴻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鴻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鴻銜一紅柿。落在面前。鴻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鴻。鴻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鴻曰。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

與師玄沙云大小鴻山被仰鴻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爲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鴻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爲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甚麼爲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鴻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鴻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鴻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鴻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鴻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鴻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

金師在鴻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爲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卧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鴻鴻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鴻行次忽見前面塵起鴻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車相鴻點頭鴻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

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鴻山聞鴻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鴻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鴻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鴻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鴻山久依法席鴻山同師牧牛次鴻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鴻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鴻便休師送果子上鴻山鴻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鴻曰堪喫也未師

獎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鴻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鴻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鴻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鴻山久依法席鴻山同師牧牛次鴻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鴻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鴻便休師送果子上鴻山鴻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鴻曰堪喫也未師

曰未敢嘗先獻和尚鴻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鴻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鴻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鴻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

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

問訊鴻山次鴻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籬種鴻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鴻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鴻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鴻山一日見師來卽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鴻山休去鴻山餽鴻生

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  
甲隨例得聞爲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鶴作  
鶴鳴鶴作鶴噪爲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  
適來道甚麼爲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  
曰爲甚麼喚作聲色爲曰雖然如此驗過也  
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爲豎起拳  
師曰終是指東畫西爲曰子適來問甚麼師  
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爲曰爲甚麼喚作指東  
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爲曰  
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爲曰

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  
水爲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  
異色豈有異名爲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  
理師曰瓶盤釵釧券盂盆爲曰寂子說禪如  
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恭  
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  
麼曰不曾到師曰閻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  
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  
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  
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  
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  
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  
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  
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  
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醫鏹擬開  
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  
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  
亦無豈况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  
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  
處我今分明白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寶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鴻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師因歸鴻山省覲鴻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鴻歎曰此是從上

宗門中牙爪鴻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閣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鴻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共師便打有梵師從空而至師

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覩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

時爲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爲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爲山送來若道是爲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達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

共

十一

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旣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

邊義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義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義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苗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釀茶三兩椀意在鑊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

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

法燈

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

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

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

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

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聞曰寂子一

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

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師卧次僧問曰身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

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杌子爲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處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僧無對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法眼別云喚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

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郤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僧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底是維摩師

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  
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卽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卽不堪也曰

洪六

平

到這裏作麼生卽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

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卽禮謝之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闡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謚通智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

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泊丈

遷化遂參鴻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

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

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

餅不可充飢屢乞鴻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找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鴻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鴻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湯

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鴻山聞得謂仰山  
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  
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  
夙習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  
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  
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  
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  
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  
報鴻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  
且道如  
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  
長慶後云一時坐却師初開堂鴻山令僧  
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  
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上堂  
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

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  
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  
是儂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  
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  
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間如何  
是無表戒師曰待闡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  
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  
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  
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  
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玄  
王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  
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  
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

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阿呵大笑師問僧甚處來曰爲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卽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豎起拂子空沙云祇這香嚴脚跟處是香嚴腳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跟未點地處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

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蟬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

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旣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染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蟬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

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日曰朗月  
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  
無日日峭峙萬重關於中舍寶月師曰此猶  
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  
佛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  
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待人升  
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  
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  
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  
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  
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  
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  
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  
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憐樹省和尚行脚時  
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  
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  
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撞胸大  
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  
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  
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  
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  
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  
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  
在阿那頭師滅後謚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  
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  
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鴻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鴻召之師更不回顧鴻曰此子堪爲法器一

日辭鴻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鴻動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

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十師見

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

法眼別六

此是甚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

曾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

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

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

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

無師曰達曰祇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

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

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救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打鐘

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

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真見

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

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

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

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

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

所宜懼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懼不悟以刃加之

襄州土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  
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  
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

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僨伺供養主纔坐

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

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

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

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  
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敵著汝

音釋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四

池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

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觜  
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

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

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  
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  
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觀和尚山曰  
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

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  
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  
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  
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  
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

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  
僧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又手問如  
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  
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

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  
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  
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歸宗下亦有大住  
禪佛名智通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

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趨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

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

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也國清出家剃染後

習律聽教屬會昌澄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峰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

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未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七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

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克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攬粥籠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輒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固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頽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不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塗至皇朝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十七  
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効師  
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攔胸  
與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  
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  
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  
麼師曰江西不立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  
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  
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

十七

王

蓮華座

曰我貶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  
西天來唐上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  
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  
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  
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觸事面墻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  
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  
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  
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  
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  
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  
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諶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  
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  
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峰和尚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  
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  
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  
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  
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  
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  
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

卷七

六

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  
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  
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  
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  
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  
是非玄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  
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  
是從上真正眼師搃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  
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  
曾鑽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  
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人定勢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  
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  
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

生七

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  
裏出便擲下孽開胸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  
人割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  
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  
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  
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  
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  
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

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  
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  
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  
吹毛効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  
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  
閑藜不問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  
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  
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卽上  
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  
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  
墮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荆  
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  
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  
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

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納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

生

八

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

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

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

千年祐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慈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叅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輒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

生

九

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屎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

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  
成將闢雲峰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  
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  
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斗子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  
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  
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  
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  
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  
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  
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  
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

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  
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  
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  
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  
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  
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  
度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  
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境相照  
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  
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  
十七  
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  
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  
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  
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

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

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遂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相示之間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間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

池七

十一

芭蕉清禪師法嗣

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

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

騎甚麼師舉手云哪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

無師作此○相示之間如何是鹿苑一路師

曰吉獫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

總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  
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  
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  
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  
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  
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  
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  
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  
揚不墜若據祖師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  
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  
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  
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  
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  
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  
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  
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  
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  
劔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  
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  
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  
師曰其間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  
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  
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

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

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  
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十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  
一句師曰要須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  
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  
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輒向須彌頂上帝釋大  
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

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  
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閻黎箭僧  
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  
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

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

人鐫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

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  
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  
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捏窠造偽佛

法祇對特地謾驕上流問著即參差答著即  
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  
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  
何是第一義師曰群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  
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鎋落井  
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傳大士曰  
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

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

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

十七

時如何師曰更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腳

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

十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

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

箇靈龜泥裏鬪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

曰木鷄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

女却生兒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

十七

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

十五

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鄆山

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採儒典

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

立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

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  
地藏院阻雪少憇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  
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  
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  
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  
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間曰上  
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  
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  
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  
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片餘  
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  
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  
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  
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

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  
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  
衆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眾雲集請師  
舉唱師曰大眾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  
僧不可無言與大眾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  
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

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  
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  
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  
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

池七

十六

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  
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  
海衆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眾立久乃謂  
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  
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  
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

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  
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  
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  
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  
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  
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  
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  
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與道相  
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  
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  
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  
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  
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  
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

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  
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  
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  
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  
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  
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  
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對月師  
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往報恩  
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纏擊大衆雲鑑  
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  
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  
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  
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  
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  
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  
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  
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  
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  
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  
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  
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  
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  
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  
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  
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  
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間百年暗室一燈  
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間如何  
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

卷七

十八

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  
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  
師曰步步蹕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  
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立旨師曰是汝也  
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  
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  
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  
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  
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  
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使得寒即寒  
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  
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  
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  
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首云竺土

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

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

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

但隨時及節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

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

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

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

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

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

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

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

問觀身如幻法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我向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白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東禪齊云山主恁麼

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

道上座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

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

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叅次師指簾

時有一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云上座作麼

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

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

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諗語住也未僧

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

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

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

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法燈

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鑼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提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法燈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法燈

別云當時但壁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

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

有一絲頭不雲門云識得癡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子天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法燈

去師謂小兒子曰因了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

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  
云某甲喚

作箇法座歸宗榮  
云不勞和尚如此

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

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

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

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

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

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

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

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

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

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

其法者涉遠而至立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

調機順物斥滯磨眉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  
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

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

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

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

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勲以  
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

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勅報慈院命師門

人文覺言導師開法再論師大智藏大導師

音釋

池子

主

居又切音

廸救馬舍也

音賓

八

音倫

切音賚

八

輔助也

音嚴

丑展

切音嚴

莫候

切音

禪

音脾

相

又小也

音顰

丑展

切音顰

賀茂縣名

音禪

研

切音藝瞑言也

今人

音諱

楚浪

切音諱

造

法

謂夢中有言爲諱語

并

通

業

也

又

作創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池八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藥

池八

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

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

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

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

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

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

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

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

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

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

杳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

定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

曰左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

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

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

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

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

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

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

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

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

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

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

山覩智者顚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

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

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漫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地二

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

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

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

風幡就風幡道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

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紙自勞神之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艤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池八三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

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  
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  
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  
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  
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  
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  
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  
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  
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  
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  
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  
前言何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  
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

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  
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  
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  
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  
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  
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  
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  
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  
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  
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  
池八 四 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腳跟下一  
時覲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  
作疑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  
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  
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

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  
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  
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  
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徧十方人天浩  
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  
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  
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  
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  
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  
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  
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  
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  
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  
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

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  
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  
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  
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  
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  
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  
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  
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  
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  
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  
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  
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  
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  
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  
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

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  
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  
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旣  
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  
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  
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  
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  
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  
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  
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  
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  
橫堅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  
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  
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  
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

地

六

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  
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  
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  
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  
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  
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  
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  
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  
晚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  
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  
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  
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  
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  
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閒獨自遊去也師曰亂

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  
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  
久立珍重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  
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是也且誰欠誰  
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

之六

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

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  
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  
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  
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  
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  
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  
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  
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  
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

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  
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  
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  
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  
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  
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  
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  
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  
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  
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  
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鼇鼇鼓一頭打  
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傳古今不異師曰  
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  
赴王思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

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地六  
八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

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白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王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

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

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體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千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

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轂轂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轂轂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

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鷄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峰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

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善提幘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

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  
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  
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  
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  
老六  
踏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  
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  
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  
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  
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  
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  
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  
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  
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  
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

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  
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  
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  
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  
師便打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  
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  
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  
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拏次  
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  
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  
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尊首你  
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  
火落坑落塗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  
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  
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爲

隔閑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地

十四

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

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

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

僥倖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

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

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

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

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

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

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

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

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

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

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

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地

十五

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

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

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

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

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

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  
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  
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  
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  
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  
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  
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  
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  
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涉會  
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  
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  
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  
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

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  
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  
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  
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  
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  
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  
祥瑞師曰人天大眾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  
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  
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  
曰事須飽叢林問也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  
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  
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誇我法眼  
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  
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眾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即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叅未審叅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叅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  
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  
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  
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  
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一  
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  
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  
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  
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  
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  
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  
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諸上座  
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

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  
腳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  
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  
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  
歸堂向火參取勝熟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  
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  
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  
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於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  
法眼眼問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  
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  
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  
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憎  
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  
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

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釤鉶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鬪是破或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亥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

地八

十九

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

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

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

池八

二十

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

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

以玄沙正宗置之間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

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

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剝上座

剝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

住不會即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

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

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

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

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

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

巍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

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

府中問法命往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

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叅等諸禪匠

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

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木審此經從何

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

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

主

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峰

塔銘問諸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

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

雪峰即今在甚麼處法昭別云祖今是或是壞宿無對設

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揔目看花花數朵見精明樹幾枝枝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叅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

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王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

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

卷六

三

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發真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意解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

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  
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  
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  
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  
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  
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  
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  
凡庸僧問大眾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  
玄師曰謾得大眾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  
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  
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  
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何待問江南國王請居報恩署號攝衆  
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  
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

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叅得多少  
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承恩旨不  
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  
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  
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  
構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  
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  
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  
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  
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王  
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何待問江南國王請居報恩署號攝衆  
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  
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  
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

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  
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  
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  
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音釋

沈

三王

顛 語宣切音蟻 靜 徒冬切音  
也 又謐 荘貌 形鼓聲也 拙 同 拙  
魚巾切音 銀縣名 莫禮切音  
弭 敝安也 猥 夷周切音  
也 由謀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六

池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穀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

池九

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

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

話尾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

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

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

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

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

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  
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  
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  
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  
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  
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  
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  
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  
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  
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  
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池九師曰分明記取別處二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

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餕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餕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陽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蘆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叅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  
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  
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  
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  
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  
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  
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  
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  
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  
嗟汝諸人看却不知道看却甚麼不知何  
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  
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畱心無不得者無事體  
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  
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

上座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  
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

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依而  
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  
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  
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  
人人道旣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  
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  
不得迷時即有室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  
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  
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平  
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  
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  
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

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  
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  
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  
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  
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  
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  
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  
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  
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  
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  
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  
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  
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  
導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

濟光

五

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  
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  
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  
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  
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  
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  
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  
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  
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  
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  
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効師  
曰鋒鏹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  
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

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

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鳬脰短甘草甜黃藥苦恁麼揀辨還恆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菩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

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喫喫師曰莫喫喫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

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

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

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

是了然一句九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

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

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嚙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

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會逢伴侶師曰少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

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

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王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

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纏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端正意爲誰來師曰大眾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

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懷狹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固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鄺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

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畧時

觀山觀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舍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

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峰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騰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

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  
問國王請命大啓注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  
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  
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  
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  
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  
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  
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  
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  
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  
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至造  
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毛僧無對師  
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  
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  
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  
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  
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  
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  
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  
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久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  
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  
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  
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僧  
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

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

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

進一

十三

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

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

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

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

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

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

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

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

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

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

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

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堅指師曰

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

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

師曰勤而行之間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立不念觀世

### 音爭知普門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則莫

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瓈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

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

瑞師曰大眾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

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

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

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當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白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蜘蛛飛上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

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

歸宗密別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旣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遺朝夕尋往天柱峰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鷄巢於衣襍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

池九

十七

曰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道中一切諸

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齋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

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溫州火寧院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  
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  
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  
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

十九

十九

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  
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  
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  
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  
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  
並宜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  
傾棄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  
禪師命徃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  
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  
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  
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

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  
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  
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  
不孤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  
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  
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  
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  
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  
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  
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腳不  
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  
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  
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

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  
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  
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爲汝說時有  
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目  
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

光九

二十一

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

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爲無爲無  
事僧問教道中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  
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  
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  
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  
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  
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  
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  
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  
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  
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其  
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  
衆側聆請師不答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  
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  
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  
光九  
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  
且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  
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

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且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池九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

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王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

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

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王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王義無賓王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閣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觀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輒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

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鶯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

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

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

池光

王

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飄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

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虧恩

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 音釋

筭

古旱切音 幹小竹也

牋

屋郭切音 善丹也

襦

襦儒短衣也

鷗

於諫切音 晏小雀也

逎

逎字本音

飼

同飼相更切音

食也

以食食人也

昱

余六切音

日光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池十

宋 沙 門 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

並十

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

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

上座去處分明白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

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

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溫州鄧氏子僧問祖  
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  
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沒是  
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  
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

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  
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次僧問向  
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意師曰  
若到諸方分明白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  
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  
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  
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  
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  
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  
付師曰莫譯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  
是汝孤負我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  
曰大眾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會麼還

辯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峯一會誰是

一

一

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柏樹

子

杭州九曲巖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

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蔚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

沒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

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竊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何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聞人也自天台領旨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蕭蕭風颺颺寒星列空蟾魄高擣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叅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

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今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晏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

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叅學應須真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立時叅取坐時坐時叅取眠時眠時叅取語時語時叅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叅取既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箇甚人叅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叅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七

六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  
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  
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  
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  
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  
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  
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  
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  
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  
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  
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  
言語好箇八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  
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  
身觸一切喫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

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  
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  
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  
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  
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  
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  
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  
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  
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  
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即成及期遠近  
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  
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祇是如晝師曰你問我  
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  
師曰我也看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

遊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隨薪  
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  
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  
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  
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  
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  
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  
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  
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

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  
便爲奮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  
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  
師曰還會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  
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  
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  
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  
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  
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  
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  
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  
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  
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壤開堂住持凡事勤

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

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含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

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濱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

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  
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  
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  
畱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  
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  
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  
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  
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  
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  
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

七

十一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  
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  
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  
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  
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  
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  
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軒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  
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  
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麼不  
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懷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  
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  
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  
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  
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  
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  
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參  
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  
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  
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  
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蓼椒  
薑雖然如此試唼噉看便下座

十二

永明潛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  
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  
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  
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旣藏不  
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  
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  
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  
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  
也未問心王出勃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  
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一一二

龍藏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

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

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

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

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

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聞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  
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  
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

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

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

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  
曰祗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法  
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  
便

###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  
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  
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  
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  
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會到西天  
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  
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

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

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叢取下座後却問一

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叢取聖僧聖僧還  
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

六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雪臺境

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

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  
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如  
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  
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  
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  
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  
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人也開堂日於法

堂

十五

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

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即爲重說遂陞座僧

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

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

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銅鑄是境鑄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拈鑄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火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

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鑄淨水一爐香十七曰

此猶是井底蝦十八慕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

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

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

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见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

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間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  
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  
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

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

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  
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  
大衆鈍置闇黎便下座問賤不打貧兒家時  
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  
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  
曰禮拜者

津

大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眾曰  
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腳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舍未剖時如何  
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  
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  
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  
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曰是何時卽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  
時間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

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璣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達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

固中意鵝鳩生鵝鷺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  
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  
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  
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  
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  
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  
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

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津子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

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

退後即噎氣填胃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津子慇勤於座右莫不稱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

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會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箋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

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

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

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

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玲瓏辛苦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舍齒戴髮曰恁麼別人人具足

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

嶮問無上法正有人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

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

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

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

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於有司

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啟帑度之

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審旨今反是去

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

覃恩得詣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

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

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

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

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

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

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谷單傳之旨

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  
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  
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  
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  
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

邀師畱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爲僧祗舍居巖谷國士筵中甚  
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  
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  
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  
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鉢  
孟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  
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

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

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  
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  
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  
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  
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  
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  
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峰匿笑曰  
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  
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願寧假曲折但日夜  
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  
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  
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  
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  
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瑞巖海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璣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  
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

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  
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

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與  
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丁太平且道雲門恁麼

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  
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音釋

庵蘇曹切音 摠奴協切念入 奶乳究切音  
庵驛風聲於檢切音 摠聲指捨也 奶乳究切音  
庵厭忽也魯果切音 澱胡谷府城南西至蘭谿縣界 奶乳究切音  
果瀛赤體也赤體也 澱水名在金華 奶乳究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碣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

瑞一

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  
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  
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  
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  
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  
絕築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  
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  
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  
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

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  
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  
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  
曰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  
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  
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  
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  
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  
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擣住曰這尿牀鬼  
子逼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  
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  
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  
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

侍立槩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  
叅大愚去來槩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

槩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  
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槩曰這風顛漢  
來這裏捋虎鬚喝師便喝槩喚侍者曰引這風

喝

二

顛漢叅堂去鴻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槩力仰云非但騎虎

須亦解把虎尾黃槩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槩回頭

見師空手乃問饅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槩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  
槩豎起饅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

喝

三

手掣得豎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槩曰  
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鴻山次鴻山舉此話未了仰使問饅在黃槩手裏爲甚麼却被臨濟奪却鴻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

地次見黃槩來拄饅而立槩曰這漢困那師  
曰饅也未舉因箇甚麼槩便打師接住棒一

送送倒槩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

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槩纔起便打維那

師饅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鴻山問仰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還賊人喫棒鴻山黃槩打師一日在僧堂裏睡

槩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

槩却又睡槩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

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

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槩又打板頭一

下便出去鴻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槩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

次槩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饅頭

墮地三下槩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

了也師又墮地三下噓一噓槩曰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鴻山舉問仰山黃槩當時祇喝臨濟

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鴻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請南吳越令行遇

大風  
卽止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

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  
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  
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  
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

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

曰說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  
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  
去爲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  
云和尚作麼生爲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  
山云不然爲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  
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

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  
或作指 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  
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  
便打趨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  
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

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  
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

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  
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  
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寃

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爲山與仰  
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  
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  
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  
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

碣

四

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  
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  
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  
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問答語具

五

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克符章

僧

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

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闡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

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

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主曰糴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糴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

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

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

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偶一有時先照後

七

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

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駢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

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鎔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嘵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

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中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到鳳林林曰有事相信問得麼師曰何得割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覩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

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爲山門仰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爲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爲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餽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不顧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擋住曰大

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搜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搜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一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龕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龕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龕生化喝曰瞎漢佛法

說甚麼龜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

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

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

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泓流不止問如何真

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

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諡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

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喝一

十二

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峯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以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推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

卽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  
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叅濟  
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  
會底人也無叅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  
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  
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  
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  
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  
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  
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  
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  
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叅來纔  
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  
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

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  
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  
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  
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  
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  
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喎  
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  
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  
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  
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微云  
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與化眼龍顏大  
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且道興化  
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  
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

與我做箇木柺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遼院  
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  
尚師曰蹊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  
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  
擲下柺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碼一  
世

三

鎮州寶壽沼禪師第一僧問萬境來侵時如  
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  
卽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  
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  
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  
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  
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  
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

曰見獮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  
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  
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  
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  
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  
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  
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  
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  
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  
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  
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

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堅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

揭

十四

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

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罵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

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

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繩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諾師叅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卽

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興化云破

驢脊上是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

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師拈棒僧乃

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

揭

十五

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具坐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

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眾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艱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啟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

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開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柏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濟蕩胸揚住師曰

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未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

山  
語見未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嬾嬾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

禪一

十六

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

曰劈箭急

後人舉似玄沙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古

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

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

師曰

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鉢

裏盛飯鎖裏盛糞曰學人不會

師曰飢則食

飽則休上堂十方無碧落四畔亦無門露裸

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

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

師曰有闡黎承當分

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

師曰不爲凡聖

問一句如何

師曰不落千聖機

問如何是涸

中水師曰不洗人

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

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

誰曰僧伽師曰立

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卽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

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

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

一

十七

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師曰如何是

人境俱奪濟曰井汾絕信獨處一方

師曰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

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

奪人不奪境緣自

帶誦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

爛蟾桂影婆娑覩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

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

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

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

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効還如值木

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

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

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

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  
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  
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  
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鎧鉗全正  
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  
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  
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  
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  
也打僧出曰崔禪鑾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  
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  
曰口口分明沒悞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  
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

禪

六

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剝襟曰學人不會  
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  
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  
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  
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  
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  
侍者索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  
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  
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  
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  
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  
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  
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  
師便打汝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

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

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門不問時如何師曰喎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

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

福一

十九

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

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祖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

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黎

喝一

三

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閻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若

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得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聾師曰閻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

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

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

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

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

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

喝一

三

曰還見菴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

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

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  
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

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  
閻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

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菴便把  
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  
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  
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  
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  
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  
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  
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  
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

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  
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  
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  
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  
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  
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  
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  
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

則

三

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揭  
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  
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

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  
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  
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  
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  
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  
壓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  
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  
窮到底師擒住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  
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  
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玄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

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  
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  
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  
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鴻山聞舉

云玄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又叅百丈茶罷丈曰有事  
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覩茶丈曰  
與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  
擘開胃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  
難構師曰知卽得知卽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云玄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又叅百丈茶罷丈曰有事  
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覩茶丈曰  
與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  
擘開胃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  
難構師曰知卽得知卽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妨奇特若辨不得  
大似日中迷路

### 音釋

蹊勒沒切音肆也 喝余者切音惹也 饪疎鳩切音搜飯

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碣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

亦日

寶應

上堂赤肉圍上壁

立丁仞僧問赤肉圍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

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曉驢亂

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

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

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

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

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

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

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

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

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  
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  
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  
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

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  
刺刺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

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

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

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

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

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

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

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掉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  
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  
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研棒問如何是無  
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

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

如何師曰兩箇貓兒一箇獵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  
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  
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

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  
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  
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

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  
曰警嗅警喜曰傾湫倒巖時如何師曰老鷁  
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  
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  
如何是蒼鬚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  
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  
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  
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  
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  
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併一  
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  
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盜小  
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  
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

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没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

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廊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

今日方始管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廊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趨出穴曰趨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楊三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

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羆兒貉

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

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

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

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  
據天平作

恁麼解會未夢見  
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

第二

在先

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

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知識去壽曰

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

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闡闡之中浩浩紅塵  
嘗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  
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  
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  
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詣師開堂師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  
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法眼云甚麼處  
是瞎却人眼處  
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  
不占閩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慤

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柱上燭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腳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

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

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  
年間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  
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  
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火嚮和尚會禪是

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

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  
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  
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筍也無師曰千株萬株  
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  
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  
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  
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  
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

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  
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喰問學  
人手持白刀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  
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  
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敎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  
峴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  
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  
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  
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

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  
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  
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

卷三

裏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  
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  
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

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  
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  
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  
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  
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齊退令客司請  
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

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  
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  
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  
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  
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  
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顥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  
福二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  
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  
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  
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  
濟清曰鏡水泰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

師曰滄溟尚怯艨輪勢烈漢飛帆渡五湖清  
堅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  
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  
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譎語師曰澤廣藏山理  
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  
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  
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  
駢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  
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  
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  
章師曰路逢劖客須呈劖不是詩人莫獻詩  
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劖看師曰鼎首餽人攜  
劖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頽師曰若  
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赦

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  
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師參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  
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  
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  
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  
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喝三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閻黎曾到此間麼師曰  
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  
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閻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廊侍

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住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閩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大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覲著覲著卽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瞶瞎曰瞶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

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貰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波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波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覲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

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  
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  
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  
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  
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頓面看問如何是  
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劔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天魔瞻裂曰磨後如何師曰  
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  
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  
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  
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  
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

易二

十三

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  
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  
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  
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逼破閻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  
機師曰和盲慾想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  
師曰豬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  
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  
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  
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  
師曰頭上喫

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  
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痘曰請師定當  
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  
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  
卧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  
卷三

十三

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  
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  
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練射時徧十方落處無  
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  
磨練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施出這  
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  
盜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盜問未達其源  
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  
露鋒鏃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驃膠

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  
原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  
曰心裏分眞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  
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  
自宜蟬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  
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  
鑊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  
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貶眼  
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貶眼師曰  
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戰門前磨寸金問一卽  
六六卽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  
鵠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  
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  
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  
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  
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  
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  
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  
壘  
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  
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  
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  
問九夏賓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  
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  
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  
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嗟  
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

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  
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輩感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閻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閻黎閻黎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  
欲識閻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  
說法師曰赤脚人趨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  
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  
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燭  
當軒顯紅光燦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  
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  
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

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劖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曾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

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大吠堯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眾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携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礪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

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間如何是

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頴橋安禪師號胡鐵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  
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  
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  
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  
顰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  
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  
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

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  
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

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  
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  
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  
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  
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  
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  
說說真曰鶠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  
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  
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  
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

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塹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耙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

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  
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  
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  
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  
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

禪

十九

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  
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  
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  
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  
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  
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  
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  
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  
不聞聞師曰曠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  
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

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  
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  
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  
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  
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  
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  
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  
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  
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  
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  
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旣不

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喝一問如何是衲僧

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

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閣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

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烟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

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閣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喝三

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達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

便問拄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

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闡闔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欵爬鑊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輶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

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  
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  
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  
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  
土行處絕孤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有問者曰  
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刹力致  
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遺  
僧契聽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

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  
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沒有力  
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瞿  
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  
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  
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敵殺有何方便入得  
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  
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  
有人入得麼快須入以免得孤負平生不是  
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  
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  
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  
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  
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

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覩  
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  
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  
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  
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  
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  
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  
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  
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  
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  
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  
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

禪二  
舌

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  
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  
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  
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并汾  
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  
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  
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  
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  
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  
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  
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  
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  
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  
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

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攬龍  
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  
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  
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驕頭楔三時有僧問如

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  
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  
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  
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  
地用鎗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  
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  
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  
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  
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腳不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  
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  
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  
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  
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  
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昇師曰三家  
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  
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  
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  
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  
師曰天酥陁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  
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  
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辨繙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悟慈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

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

受罰復至日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

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餽設  
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  
起塔

##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音釋

蘿呼官切音歡貉曷各切音船龍春切音

狼壯羅牝狼鶴似猩倫船前

也惄悖亂又虛嚴切音

惄同也又盛貌蒼鍼屬

卷二

七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碣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

碣三

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

一

山一日舉竹箆問曰喚作竹箆卽觸不喚作竹箆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

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

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

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奸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卽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

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

禪三

二

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大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裏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閻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鑑針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

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閻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諚禪師襄水龜氏子自遊方一

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汙間一僧舉

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

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筍菜

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名語僧拱而退後仄長沙隱于衡嶽二

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璽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

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  
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  
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  
閒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  
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問菩  
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  
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  
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  
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  
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  
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斛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

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  
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  
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  
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  
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  
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  
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

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太陽玄  
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  
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  
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過來新到祇對住持  
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

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鉢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

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柱天下柱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畫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

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  
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  
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  
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張茂崇太  
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  
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  
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  
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  
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  
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  
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  
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  
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  
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眾底如何是學人

三

七

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  
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  
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  
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  
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  
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  
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  
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  
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  
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  
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  
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  
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  
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  
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

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盜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礪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

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錐速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

碣三九  
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孤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

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  
遮廊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  
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  
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  
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  
了多少山以竹箆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  
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  
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  
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獐龍格外玄談爲  
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  
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  
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  
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  
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  
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指天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  
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  
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  
金剛手板潤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  
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  
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  
油鷄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  
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  
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繫繫腰時  
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  
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

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  
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  
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  
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  
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續二<sup>+</sup>

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

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  
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  
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  
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  
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  
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  
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  
交。卽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

第三

土

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  
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槩。師。  
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解冰消。僧擬。  
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  
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  
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  
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  
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  
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

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  
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  
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  
覓甚麼第二盤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

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僧曰君子坦蕩蕩

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

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

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

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  
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

碣三

十一

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  
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  
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  
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  
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  
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  
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  
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  
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  
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  
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  
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  
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  
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  
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

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

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

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  
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

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

何師曰水上挂燈越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  
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蟆跳

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

夕質疑皆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

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

河師子李曰我以拘丈不能就謁奈何年默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

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

遼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  
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  
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  
餘曰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  
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

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  
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

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  
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

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

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

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

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

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

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

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

研三  
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

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

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

研三  
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

鎧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謹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頑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

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

第十三  
十六

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

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  
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  
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  
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

碼三

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  
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  
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  
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  
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  
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  
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  
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碼三

七

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  
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  
漢良久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不獻  
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  
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  
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  
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  
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草之  
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  
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  
何曾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  
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  
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

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開唯人自閑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

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擲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

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

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劙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黠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

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腳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

碣三

十九

在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

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榜僧堂作此字三三三几彞柂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船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

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癆疾視之口吻已噶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

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

而推之則康熙丁亥師始  
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  
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灤陽藥  
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  
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

偈三

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  
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  
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

偈三

主

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  
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  
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  
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手攜書劖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  
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  
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  
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  
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  
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  
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  
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劖梁落  
膊輪降欵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  
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  
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  
吽上堂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  
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

偈三

主

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  
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  
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箋衣箬笠從  
他破曉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  
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  
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誘如來正法  
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攬搶猶是功勳邊事  
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  
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  
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  
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謾天網打  
俊鷹快鵠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撻蜆撈蜆  
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蚯

蝸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繙素  
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  
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  
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  
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  
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  
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觸體峰後  
卽不問汝諸人馬燈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  
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  
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  
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  
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  
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  
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  
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

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

碣三

二十二

重之景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

四

主

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來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  
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  
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  
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  
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  
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  
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  
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蟇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  
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  
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  
秤錘上堂大眾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  
擗不辨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

第二鬢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  
麼金藥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  
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  
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  
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擊起香合云明頭  
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  
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  
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  
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  
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三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  
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  
膝頭穿

音釋

也摸 鍮 他侯切音偷  
輸 石似金 偷  
邃 懸題切同黎  
黎 明比明也摸  
也 摸音葉度

十一

十一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碣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

碣四

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

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覩盡天

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

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

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

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劔客

須呈劔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

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

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

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

坐具城一城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

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

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

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

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  
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  
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

四

二

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  
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  
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  
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  
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  
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  
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  
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

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  
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  
深一丈不可爲闔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  
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  
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  
常也是抑而爲之間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  
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  
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  
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  
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三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  
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  
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  
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

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道師作虎  
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  
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法昌  
問菴主在麼。師曰：「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

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  
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搜棒？」  
次日再來。師又趨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  
曰：「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摑住曰：「我  
這裏狼虎縱橫。屎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  
麼？」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  
「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  
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  
師曰：「賺却幾多人！」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  
鐘作癢。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  
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猢猻趙州茶。」  
曰：「恁麼則謝。」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魄。  
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  
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  
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  
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  
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作「四作麼生？」道師曰：「老  
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  
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闡黎！」且住。話在。師將  
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  
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

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  
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  
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  
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  
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  
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  
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  
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  
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  
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

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  
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  
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  
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  
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劖師曰觸不得曰用  
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  
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  
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  
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白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頴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覲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舊

六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鵠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岡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暮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暮說法師卽

令搗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龐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

場內

七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理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敍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寶帶學者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

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  
得成佛道師曰赤腳騎鐵驥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

四四

八

見阿難多聞第一却四四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  
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

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  
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  
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

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  
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  
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諶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  
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

巡山

四四

九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

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頽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

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固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益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

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礙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纏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纏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體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

禪曰

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誘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

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旨座出禮拜  
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  
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  
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  
勸人放開髂蛇手與汝研却繫驢橛駐意擬  
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  
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  
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  
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  
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  
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  
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  
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  
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

晴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  
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  
特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  
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  
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  
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  
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  
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

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  
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鉤又香奔湊  
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鉤又無猶如

水底蓀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

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  
駛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  
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  
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  
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  
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

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船船過海赤腳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

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  
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  
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  
句請師道師曰團圓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  
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

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卷四師曰填

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卷五師曰揭曰其中事

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

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

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

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

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太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鑽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

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  
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  
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談遠  
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  
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劖拂開天  
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曠  
座曰一箭落雙鵠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  
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  
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  
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  
切宜照管主人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  
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  
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  
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  
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  
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  
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  
陽四十五  
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  
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  
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  
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

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紙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

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瞿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

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項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偈曰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躊躇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埙伯氏吹篪

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稼進  
裏坐地不打閻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  
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  
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

右乎何僕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  
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  
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  
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  
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  
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  
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  
敵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  
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  
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

蹲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  
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  
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  
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愚獲受獎顧預聞南宗  
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諮詢周旋策發俾  
其剗心之有詣墙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  
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  
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  
疴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  
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  
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  
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  
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  
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  
祖祖出讓和尚讓卽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

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上

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實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

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盞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瞪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

碧西

九

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

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  
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  
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  
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  
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

喝四

二下

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  
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  
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  
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  
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

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  
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  
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  
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  
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  
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  
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  
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

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  
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  
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  
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  
示寂

喝四

三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  
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

瑞昌

壬

北人搖艤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分後三分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禡四

主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七唐言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堵前狗屎天剎竿頭上煎餽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  
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覩破了也洞山  
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  
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  
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  
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  
疑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  
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  
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  
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  
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  
裏蹲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  
下常蹲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  
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盡上堂山前麥  
熟蘆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研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  
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鬚鬚  
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歛然透過新羅  
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  
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  
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  
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  
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  
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  
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  
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  
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  
曰最好精龕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  
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  
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  
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  
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  
是吹毛劙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  
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

錢索得箇妻祇解撈鰐覲要且不解生男  
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巖公妻  
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  
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  
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  
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  
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  
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  
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  
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  
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剝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  
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  
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  
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  
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  
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音釋

骼 枯 架 切  
齶 去 聲 鎮 鐵 爲 刀 基 利

剗 空 胡 切 音

碣 四

十六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碣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合響似谷應聲益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父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鴻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

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

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甌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間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鑿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

偈五

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

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

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只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

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貧問齋

偈五

三

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

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

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  
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  
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  
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  
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  
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  
石鼈露柱啾啾斗須彌打一棒問老呵呵笑  
參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  
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  
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  
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鷺飛入蘆花叢雪月交

輝俱不及咷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  
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  
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  
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  
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  
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  
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毯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疊四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嵌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

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間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髡表丈夫間奔流度刀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觸體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閻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父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

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鵝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誠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閻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

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杉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兔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鼻孔遼天出

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賣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授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

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

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

益與相別一年方死

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

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

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經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以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

敏附而證之然欲探禪源閭知攸往聞琅邪  
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  
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

璫

八

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  
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曰顧衆曰道非言象得  
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會無別致由是二宗  
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  
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齋若喚作一莖齋  
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  
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

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  
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  
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  
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關人今以煩汝師  
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

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  
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  
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  
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  
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

喝五

九

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  
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  
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夏父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父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

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蹲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誘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敲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

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

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

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  
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  
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  
退身三步又手當脣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  
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  
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  
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  
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  
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  
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  
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  
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  
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  
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  
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  
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  
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  
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  
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  
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  
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  
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縕  
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

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  
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

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碧

十二

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禰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

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走鷹混迹塵中未是駁猪之狗何異越坑墮塗正是避溺投置如斯之

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太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啟也師曰師子敲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榔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癡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

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  
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

第3

十四

衆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

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  
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駘好喫鹽  
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  
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  
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

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  
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  
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  
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  
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  
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  
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

第5

十五

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  
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業地高  
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  
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  
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  
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

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  
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  
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糠答志斷臂酬  
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  
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  
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  
聲飲氣目連鶯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琊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  
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

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  
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  
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  
可壓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  
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  
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  
林邱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  
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  
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  
鑑  
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

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

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

保諸人行腳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頴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

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

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劖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劖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

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  
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  
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  
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  
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  
多晒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  
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旣  
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  
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  
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  
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  
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  
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中著翳立沙感指體上遭迹不知且恁麼過  
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  
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  
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  
於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  
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  
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  
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闖入  
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  
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  
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  
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  
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

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擋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

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

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

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

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

場五  
十九

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

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揕其胷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

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旣而說偈曰三十八歲

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嗜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

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邱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絲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

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紙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

喝五

二十一

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

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

恁麼差異畜生

### 南嶽下十二世

####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慕詰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

裏不挿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

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叅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保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保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

喝五

二十一

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

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睛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榦脫邱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榦脫邱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

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纏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睛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

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

吒受辛苦咄

良久別衆趨寂聞維設利鉢許大如豆目睛

雙峯回禪師法嗣

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

南嶽西林崇興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  
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挂上齶僧禮拜

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

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

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獨兩三拳大眾且道  
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  
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永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  
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  
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  
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  
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  
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  
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眾雲臻

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閩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艤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蹲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

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王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鵠萬重雲  
祇一突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  
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  
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  
鬚髮再生

音釋

舍以諸切音余  
三年治田也 捷莊加切音  
渣取也 摧知鷄切砧  
去聲擊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碣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三世

大鴻誥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  
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

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

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  
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透長安門門通  
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

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  
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  
抱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  
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  
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鉢難辯曰我腳何

似驢腳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

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

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研額底未

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

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

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不然寶峯不

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

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

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

一隻脚在東上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

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

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

碑六

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

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

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

罇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

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首長長曰聞我名否師

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

以鉗擊之鉗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

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

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

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

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

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

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鴻山的子

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

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

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

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

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

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濃春雨歇柏

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寘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  
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鴻山真如  
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閑首楞嚴次

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  
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  
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  
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之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  
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  
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  
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  
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  
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  
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  
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  
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  
拄杖口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  
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  
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四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  
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  
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捧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跨跳過青天露  
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

南嶽下十四世

橐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白

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吉祥和尚今日以  
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  
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鉢墨曰恁  
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  
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端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  
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  
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  
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  
喝交馳成藥忌了込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

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  
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  
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  
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  
獄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  
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頽契還會麼一曲寥寥  
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卽差  
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  
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  
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  
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嫫嫫成螺  
蠶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  
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  
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  
了祇恐你諸人見免放鷹刻舟求劙何故功  
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  
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  
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  
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  
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  
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分舉似師同圓悟法

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壽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  
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  
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  
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

禪六

七

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  
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  
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  
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  
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  
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  
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

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  
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  
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  
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  
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  
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  
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  
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

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舍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

馬六  
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

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覲著寒毛卓犖會麼喫茶去僧問

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

馬六  
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

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  
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觀面  
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捩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  
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  
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驕敵人狂狗盡逐塊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某在大鴻克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  
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  
沙奪轉胡僧釋子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鴟鳴鵠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  
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

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

道理擊拂子無鑄鏹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  
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  
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叢分座日嘗  
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  
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  
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  
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  
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  
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  
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  
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  
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  
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

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  
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  
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  
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  
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  
寒懶剃髮鬆髮愛暖頻添搘拙柴破衲伽黎  
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  
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  
值潭晚叢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  
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  
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  
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鉗出老杜詩紅  
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  
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  
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  
迦箇箇平歎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東手盡云  
放過放過卽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  
盂又作麼生話會鵠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  
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

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  
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  
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  
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  
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  
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觀曰東  
邊底又西覩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  
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覩了復西觀拄  
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  
倚闌干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

禪六

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

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

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譁辰修齋泉問衆

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

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鴻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究其微鴻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鴻

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

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

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纖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十三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鴻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鴻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鴻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

師同時慕道者否。鴻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鴻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

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鴻山徑造

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

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

鴻六

十四

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介閣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

鴻六

十五

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爲甚麼恁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

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

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

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

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

稱師爲問殺首座介歸自唐大中末於新豐

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

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

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首慶云古人恁麼道問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

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泰首座冬節契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

福六

十七

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倉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

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

峰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閻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

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閻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

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懶師意師曰閻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

禪其

十九

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

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閻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

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

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閻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腳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

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

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

東禪齊  
拈云此

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

陽六

二十一

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

侍者手上招一招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

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墓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

麼地師曰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

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

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

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  
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勞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

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作麼生註

法眼代云恁麼  
則弟子不註也

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

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

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

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

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

陽六

壬

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

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

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

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

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  
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  
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  
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  
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饅頭時作  
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  
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  
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  
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  
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枯木  
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趨麒麟而今高隱千  
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  
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  
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提心求佛好羞慚

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  
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  
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  
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盤盛雪明月藏  
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曰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  
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  
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  
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  
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

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  
四六  
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  
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  
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

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繙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畀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猩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

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鞭輓三不墮凡聖亦名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燦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老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閻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

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  
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  
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

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  
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  
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  
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  
絕不絕崇壽禪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  
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  
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  
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  
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踐山云龍有出水之  
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

陽六

舌

音釋

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  
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  
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  
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  
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

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磬衆  
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  
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  
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  
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  
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  
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  
四十二謐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蹠蒲官切音樂  
蹠躡旋行貌  
蹠五味子

莖

陳尼切音治之戎切  
莖猪五味子馬音注

碣六

二十五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碣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

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

謁洞山山間聞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

箇瞽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

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

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

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

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

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

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

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  
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  
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  
終復作五相一 喬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  
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二 喬曰子時當

福七

二

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

○ 喬曰餓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  
面木馬逐風嘶○ 喬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  
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 喬曰渾然  
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

惺稠布衲間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  
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  
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  
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  
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

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  
成功勲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  
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  
亦隨墮乃可取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  
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  
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  
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一 喬  
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  
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  
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  
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  
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  
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  
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

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  
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  
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  
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  
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

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甚麼處師曰顛  
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  
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  
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  
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  
阿耶阿耶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  
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  
槽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疎問金峰志曰作甚麼  
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峰志曰作甚麼  
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

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  
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  
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箋  
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  
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  
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  
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  
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  
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

四 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  
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  
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  
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  
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

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効問於相何  
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  
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曰當  
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曰幻本不真  
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即  
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免角  
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  
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  
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闈  
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箇道  
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  
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  
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  
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  
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  
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

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  
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  
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  
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  
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  
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  
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  
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  
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  
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  
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  
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  
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  
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  
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

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  
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  
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  
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所不入曰  
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  
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  
最貴曰爲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  
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  
處顯師曰昨夜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  
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  
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間僧作甚麼曰掃地  
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  
曹山過鞞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  
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

褐七

六

頂上一株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  
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  
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  
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  
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  
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  
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  
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  
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  
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  
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  
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  
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  
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

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斷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日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紙是無路七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纏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紙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

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觀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觀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旣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肆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

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閻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間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哭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

第七

八

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豆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苦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苦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

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墮下漢曰請師接上墮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

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喧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聞黎他

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踢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閻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人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麤人馬七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

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  
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汙流師後結庵于  
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  
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  
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  
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  
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  
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  
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  
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  
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  
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  
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  
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

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住此事須  
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  
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  
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  
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  
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  
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  
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  
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  
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  
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  
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  
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

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  
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  
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  
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  
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  
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間如何是  
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  
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  
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  
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  
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  
汾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

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  
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  
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  
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  
蚯蚓山曰這箇聾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  
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  
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  
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  
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  
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  
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  
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  
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  
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  
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日挂角後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  
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  
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  
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  
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  
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  
僧伎參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  
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  
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  
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  
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  
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

喝七

十三

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  
禪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  
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閻黎念者是甚麼  
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  
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  
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  
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  
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  
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  
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  
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  
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  
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

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

四七

十四

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

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

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蹊蹻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慄悚戢翼始得若是知

有底人自解讀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

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詣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

四七

十五

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滛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

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  
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  
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  
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

師

撫州踐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  
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  
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  
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  
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  
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  
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  
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  
曰闍黎此是功勲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

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  
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  
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  
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  
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  
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  
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  
旨山不對泊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  
大鴻值鴻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鴻師出問如何是不落

十六  
聲色句鴻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鴻  
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  
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  
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  
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

來此中有人遂屬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鴻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闔黎在麼嚴曰已去也鴻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鴻曰試舉看嚴舉前語鴻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鴻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鴻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鴻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鴻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鴻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鴻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

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鴻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鴻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鴻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

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鴻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鴻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鴻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鴻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

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參嚴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臥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

碣七

十八

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憶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

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代云粥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

卷七

十九

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領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

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閻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苦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

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  
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間近離甚處師  
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鵠七師曰胡地冬

抽筭山曰別餽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

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銓山住庵  
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  
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  
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  
肯問鵠七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

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僧問  
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錙撥破  
腦頭上灌醒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  
堂祖師門下烏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  
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鵠七凡聖路學方

可佞性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

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  
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  
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

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  
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  
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

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

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水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七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五此人聾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櫟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

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眾緣不備果

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闍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

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

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

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

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瘡子傳來信曰傳甚麼

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

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

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

及乎到來爲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

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

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

馬七

主

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

龍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

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

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

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

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雲居齊云此三人尊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

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

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間

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

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東禪齊公衆中道佛  
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  
法即有祇是無祖師

歷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師復舉德山頭

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

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

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

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

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寃家始有參學

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

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

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

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

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

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

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

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

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  
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擊世界未審  
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擊

世界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

得七

五

似道者未悟時間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

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

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

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

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  
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

始得法眼別云詎憊亂汝報慈與讚師真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

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

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  
報慈與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龜叢林師將順寂有大星  
隕于方丈前

### 音釋

淬取內切音倅淬劍燒而入水也  
扶芳無切音數華萼也  
衲音芮水儒稅切  
名在地  
踐他典切音跣蘇典切音  
跣足親地也銑  
支醋生山戛切音  
也一名山  
穀也穀  
也一名山  
桃也穀  
也一名山  
桃也穀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五

碣八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

補入

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問鋤地第一座

問聖僧作甚麼

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

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

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

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

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

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

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

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

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

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  
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  
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  
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  
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  
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  
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  
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  
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  
求食須賴鯰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  
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

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

嚴寺謐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  
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  
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

問八二

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

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  
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  
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  
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

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  
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  
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  
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趨下問對境心不動時

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

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  
師曰在舍祇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  
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

二

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

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  
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  
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  
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

三

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

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  
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堅起  
拂子僧曰大眾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  
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

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

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

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

法眼云是倒禪牀何不便

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山<sup>上</sup>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

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

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闇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

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

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蘚墨

圖斑駭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

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蘂滅後

謐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

山曰閻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  
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  
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蹕  
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  
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  
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閻黎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京兆府覲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  
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  
掇鰐覲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爲覲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

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  
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  
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  
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  
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  
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  
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  
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  
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  
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  
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  
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

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  
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  
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

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  
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  
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同六趣具甚麼眼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  
聾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

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  
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  
海鯉魚打一棒  
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

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曰  
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  
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  
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  
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  
且坐喫茶箇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  
的師曰我這裏一局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  
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

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舍玉鑽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

第六

七

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間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達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敷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

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

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

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  
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  
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參  
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  
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  
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眉曰且聽某通氣一  
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  
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  
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  
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  
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  
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  
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  
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

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  
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  
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  
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  
定不得茶喫峰曰其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  
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  
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龕公且  
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  
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  
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鏹破三關  
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  
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  
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閻黎良回首師下禪  
牀擒住曰一鏹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

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

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

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堅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

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堅起拳師曰

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

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

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

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

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

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

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緋綺不禦

寒

###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

瑞入

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

+

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

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闊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礮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研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

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闇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者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闇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曉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

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  
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  
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  
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  
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  
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  
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  
去師召閣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  
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  
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  
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  
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  
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

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  
閣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  
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  
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  
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  
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  
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  
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  
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  
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閣黎門風峭  
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真鑰不博金問  
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  
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上堂事存亟蓋  
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  
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偈八

十三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欄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譬如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震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熟曰是師曰祇如熟向甚處回避曰向護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護

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爛沙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如何  
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  
和尚分上事十四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  
是和尚得力處十四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  
恰與老僧同參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  
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  
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

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  
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  
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  
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

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

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  
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  
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也是厨寒覬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  
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  
商量師曰瘟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  
師曰放慾作麼

撫州曹山慈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  
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  
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  
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  
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

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  
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  
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  
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  
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即得不珠宗風師  
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  
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  
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  
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  
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  
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  
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  
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

迦如來四十九年說到底句今夜山僧不  
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  
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  
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墓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叅師舉拂子  
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閻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謝閻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  
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  
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麼不明師曰不  
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

陽八

十七

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  
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  
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  
語恩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如何  
是塔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  
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  
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  
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  
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  
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  
問久嚮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  
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

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红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迥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

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千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

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

卷八

十九

龍日月

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

龍日月

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

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

同安代云  
動即失

問如何是

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

同安代云  
不拂拭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

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發許師潑却茶子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發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

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人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賴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發入師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閻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

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淙淙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碾茶

三五盃意在鑊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珠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于佛日卯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瑞入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王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

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  
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  
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  
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  
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  
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  
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  
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杌子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  
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  
曰不隨流爭得息

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  
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  
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  
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  
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  
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  
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  
水師曰入口即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

不因閑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詔國師到叅次聞犬敵靈  
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大敵靈鼠聲  
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敵師曰敵  
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

贛州廣濟禪師僧問足馬單槍時如何師曰  
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  
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

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

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

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眾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蓬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閻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

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

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第十八

三五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玲玗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閻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音釋

駁與駁  
同絲抽遲切音  
海白蠻夷  
海日  
船令郎丁切音  
靈波也

詰逆切音  
隙麌葛也

船薄陌  
也

四八

二六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碣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

碣九

一

盡在曲角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  
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  
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  
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  
人來時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  
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崩頭曰何人通得彼  
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問不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  
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

曰地下底一場懼懼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  
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懼懼  
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懼懼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  
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  
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  
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  
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  
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  
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  
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  
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  
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  
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  
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

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

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

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

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

第九

二

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

師曰無角水牯牛曰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

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

腰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

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

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塔前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

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

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

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

閉目藏三寸翻眉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參先疎山得旨後歷諸

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

得劙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

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

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

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

第九  
三

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

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

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

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

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文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特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

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繫乃謂守吏曰吾非覩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旣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富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富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鉢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

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  
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  
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  
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  
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長鑿冷飯曰太寂寢生師曰  
僧家合如是

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  
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  
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  
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閻黎道即得不可荒却  
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遼須彌問日落  
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  
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  
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

虎生師子兒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  
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  
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  
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

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榜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偈九

六

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處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恩不墮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  
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sup>九</sup>麼師  
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sup>七</sup>契悟  
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  
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sup>九</sup>徧界是佛  
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  
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  
剩裁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  
豈受裁邪林曰不受裁且止你曾見他枝葉  
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裁  
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裁林曰如是如  
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  
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  
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  
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

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迎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  
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  
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  
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  
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  
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  
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  
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

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  
師曰好手須知樂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勲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  
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  
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

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十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碼九

八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

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

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

碼九

九

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劖龍光一句不曾

碼九

九

九

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

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  
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  
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摠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  
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  
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  
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  
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泰高氏子總角之  
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  
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

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  
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  
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  
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  
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  
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棧笠觸之即壞  
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  
宿因當雜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  
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  
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  
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  
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  
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  
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

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愍愍和尚撫而記曰汝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櫻櫛衣服香藥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賚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又稱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愍愍懸記應矣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

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求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  
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  
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

偈九

十三

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

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艤船戰棹曰  
還許學人遊覩也無師曰一任闔黎打燈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  
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  
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  
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  
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  
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  
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

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  
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  
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  
是間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  
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  
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  
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  
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  
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  
汝道曰即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  
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

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  
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  
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  
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

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

十四

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  
真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  
起訛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  
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  
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  
底浮浪足贊訛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  
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  
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  
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峰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  
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  
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  
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  
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  
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  
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眾隨後師曰階前  
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  
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

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  
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階前翠竹砌  
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  
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

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

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

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  
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  
雪峰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  
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  
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

諸方自有

第六

十六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  
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  
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  
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  
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  
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

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  
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  
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糲時如何師曰日捨  
不求思從妄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  
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  
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  
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

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  
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  
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  
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  
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  
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  
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  
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  
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  
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  
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

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  
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

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  
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襄  
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  
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  
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  
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  
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  
堅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

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捩斷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恩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繯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

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辦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漫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畧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縛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第十九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十九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熟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

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楊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

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閻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陽九

二十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

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靈泉仁禪師法嗣

陽九

主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間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

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靈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亥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

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敲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輶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閻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閣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眾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鑄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踩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

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臯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九

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

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

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

生

得一子姓箇甚麼

師曰

偶然衫子破闊外沒人縫問如何是不落階級

底人

師曰胎中童

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

師曰

昨夜三

更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

師曰

莫道

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

師曰茅

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

人

師曰萬年枯木

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

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鮓甕乍開蠅

師曰

見後如何

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

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

師曰

徧體崑崙黑通

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

師曰

入門不

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

師曰

死曰此人落歸何道

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

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

師曰徧界沒聾

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

師曰斷絃

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

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

何

師曰鹽又盡炭又無

曰鹽盡炭無時如何

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問

如何得念念相應去

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

念相應後如何

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

魚鷹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  
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  
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  
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  
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問年  
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  
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  
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  
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

第六

三

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  
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  
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  
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  
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  
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  
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  
語不將他作叅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  
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  
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  
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  
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  
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  
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  
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

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  
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音釋

薯常怒切  
音署嶼象呂切  
音上胥胥上胥島也胥島也平地  
嶼小山在水爲島在陸爲嶼嶼嶼  
嵒上徂丸切  
音攢下五五嵒嵒  
嵒官切音遭山  
音詣有窮后嵒嵒  
嵒列貌惲  
委粉切音  
蓋研嵒嵒  
嵒計研嵒嵒  
嵒一名射師嵒嵒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碣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舍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

地燒錢禪十師曰彼上人者難爲譎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

子裏跨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舍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祠阿誰師曰舍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井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

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

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  
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  
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  
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三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  
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  
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  
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  
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襄劫共住爲甚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

三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

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益陽水急魚行灘白鹿松高鳥泊難間  
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

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

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靉靆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鉤四海祇釣擣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偈十

四

東京普澤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

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

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

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

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

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

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啟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

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

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

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

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

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

鶴子

五

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

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

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

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

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不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

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  
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  
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  
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  
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  
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  
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擊日月夜又足下蹋泥  
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  
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  
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  
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

尚子

六

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  
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  
炎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  
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  
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  
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  
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  
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  
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金錘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  
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  
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

高懷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

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

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

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釋十

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

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

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  
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挂杖頌曰四

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

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

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

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揩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

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

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刮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

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

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

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  
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

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

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

那一身去作務師挂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  
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儀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  
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瘞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  
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  
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  
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  
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  
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

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  
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  
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  
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  
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  
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  
鳥道難通劙刀輕水誰富履踐宗乘妙句語  
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  
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  
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  
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

來我要相見僧曰孽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頻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頻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廻絕去

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觜鷺鷺身却共烏鵲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sup>瑞十</sup>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  
當指何掌也五位領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  
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  
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  
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

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  
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  
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廓開偏中至法  
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  
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  
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  
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以繼者  
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  
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溥異苗  
叢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  
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  
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  
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  
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  
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良久曰若道不得  
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  
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  
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

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舍玉露庭果落金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  
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

蟠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

驗的師曰王婆煮餽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

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  
赴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  
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  
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  
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  
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青原下十世

太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  
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  
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  
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  
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  
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應爲吉徵居旦

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

第十一

十三

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

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成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

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  
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  
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  
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

十四

十四

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  
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  
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  
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  
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  
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  
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  
曰百雜碎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  
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

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  
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  
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  
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  
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  
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  
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叫通其法也不落是  
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  
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  
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朧霧色辨  
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  
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  
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  
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

十四

十五

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  
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  
討投筆庵息闇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  
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

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  
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  
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  
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  
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

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

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

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  
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  
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

提鳩君不信觸體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又  
手當尊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  
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  
前師臥疾次太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  
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  
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  
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

爾趨寂

四十一

十六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  
人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  
近得此人大敞廊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  
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

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

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

栗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

柏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

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杜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趨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閑寂之門師曰莫閑莫閑郢州太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襄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刀承誰恩力師曰杲

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  
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  
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  
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  
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  
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  
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宮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  
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  
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  
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  
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  
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  
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  
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卷十

十八

道吾詮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  
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覩曰如何是不疑  
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  
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  
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  
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  
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  
相悉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舍茶居士問法無  
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  
不曾薦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

第十一  
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間無鄰可隔爲  
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  
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  
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  
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  
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  
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

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  
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閣黎  
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  
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  
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  
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  
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  
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  
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  
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  
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  
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  
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  
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  
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

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  
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舍千  
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  
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  
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

四十一

二十一

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間如何是曹洞  
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  
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  
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  
山太陽溢目烏鵲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  
凌霄沉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  
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  
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  
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  
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

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  
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  
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  
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  
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  
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  
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  
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  
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

四十二

二十二

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  
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  
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  
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  
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

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沾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募召大眾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

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四十一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五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炎癥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

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

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

碼子  
三  
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

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數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周而寒林華散玉階

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

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

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

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

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

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

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

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

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鑿喫則從

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音釋

讌杜谷切壅於用切瘞雍殊倫切飛音飛  
獨痛怨也去聲塞也焯屯火色也番音  
與翻舜博昆切音莊持切音蓄水名淄  
同音牛驚音莊持切音蓄水名淄  
山又音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州名癇何間切音閒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沙門大川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

五

一

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惶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笏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葦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鐃譎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

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

石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

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

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遺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

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

五

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免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甃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劖州賈氏子弱冠爲僧  
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  
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  
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

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  
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  
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  
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  
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  
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石一

六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  
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  
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  
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  
堂燈籠忽爾笑咍咍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  
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  
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裁上堂知有佛祖  
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  
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  
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  
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  
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

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  
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  
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  
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  
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  
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旣稱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  
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鼈山也邪比至沂芙蓉

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  
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秉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  
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  
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  
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  
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  
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  
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夢竟年和清平樂  
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  
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

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

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

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

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默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朧裏泐

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

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

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

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

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

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石一三尺杖子

攢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翹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五一十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扉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  
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  
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  
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  
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

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

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  
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  
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連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  
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  
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

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  
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

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  
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  
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  
師曰枯木移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  
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  
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

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  
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  
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  
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大洪恩禪師法嗣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水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瘞子喫苦瓜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驛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鎖碎金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鶯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因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  
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劔一轉語  
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劔當時若無

石一

十三

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

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

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  
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汚  
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  
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

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

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將謂你瞽地師  
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瞽地師  
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汎直抵長蘆謁祖

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

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

主補陀台之天封閨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

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寧

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復箇

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  
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  
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爭奈  
未出母胎已被人觀破且道觀破箇甚麼瞞  
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驕直恁

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微不出  
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  
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柱杖  
子瞞識得柱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  
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

五

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

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  
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  
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  
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

十四

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  
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  
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  
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  
入廚看羹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

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  
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  
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  
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饑款僧又喝師曰公  
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

十五

堂苔封古徑不墮虛疑霧鎖寒林肯彰風要  
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樓巢祇麼承當自是平  
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  
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  
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

十六

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  
僧瑠璃殿上玉女揷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  
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  
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  
撼柱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

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  
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  
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  
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  
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  
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  
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  
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  
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  
光鉉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  
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  
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  
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  
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  
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

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  
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崇先塔于  
寺西華桐鳴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毋夢  
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

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  
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  
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  
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  
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

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

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皆然有  
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  
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  
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  
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  
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  
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  
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  
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牘記後命首  
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鳥穿弊且易  
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  
邪衆聞心服悵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  
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  
屋廬湫隘師至創閻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  
闕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  
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

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  
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  
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  
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  
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  
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  
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  
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

投鑿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鄺曰如  
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  
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  
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

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  
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  
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  
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  
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  
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  
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三恁麼  
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  
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

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  
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  
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  
成通暢去還會麼肇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  
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  
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  
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  
次謁越帥趙公令誤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  
山翌日辰已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

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  
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  
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  
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

十九

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羈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

五一

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

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

特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鴻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  
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回機方解入塵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  
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  
五一  
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鉛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閑中  
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  
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  
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

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  
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  
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  
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  
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  
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  
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  
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  
五一  
請移授從兄玆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  
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

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  
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  
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  
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

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  
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  
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

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  
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庵耶上  
堂昨夜黃面瞿曥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  
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  
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  
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譬如觀見雖然得  
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  
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  
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閣維煙氣所及悉成設  
利塔司空山分空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  
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

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  
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  
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  
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  
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  
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  
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下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歎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

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  
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羈羊絕迹  
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訖偈曰不  
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  
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

五

三

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憇你是何人至焦山枯  
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  
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湖  
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  
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  
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

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  
華藥發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  
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  
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  
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  
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  
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贊太守

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

秉筆顧大眾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觀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鉗纔見恁麼道便與募僧擋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

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

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頽綱且要

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

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

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

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

普天春色會麼觸體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尿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汙

他染汙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提巖中宴坐  
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  
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

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

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

日家風下足舊時歧路勸君休莫莽鹵貶上

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  
如土

音釋

絃 分勿切音 講之廉切音 吉弔切音 叫  
弗綬也 講詹多言也 徵循也 一日徵

妙  
沂  
漞  
詭  
不  
從  
也

魚衣切音  
水名  
下悲切音  
不聽從也

謨奔誤切音  
詣逋大也  
很  
闕

須錢杜切音  
玄闕門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石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玆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五三

字街頭休研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

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

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  
船而來正恁麼特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  
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  
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  
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  
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

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日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聲僧擬議  
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  
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  
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粲粲星羅齊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  
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

道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  
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  
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  
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鑠備叶露

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  
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  
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

石三

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

二  
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  
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  
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  
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槌子換了也人人有

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  
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  
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  
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  
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轡上生芝草

不是雲靄杳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  
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  
柱本是木頭秤錐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  
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  
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  
君師曰磨礱三尺劔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  
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  
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  
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  
石三  
正師曰團圓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  
偏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鏃功  
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  
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偏  
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

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千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棲酒榼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徒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坡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  
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  
堯舜力繫繫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  
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  
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  
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鄺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  
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寢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櫛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石二

六

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竇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鉛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攬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劖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恩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穆不留湛湛之波碧水

石二

七

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水輪宛  
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飄身撥動  
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

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  
書雲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  
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  
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  
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  
在功勲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  
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  
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  
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  
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  
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  
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  
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  
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  
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攢口曰意旨如何  
師曰猴愁摟撲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  
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嚦嚦嚦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躊躇

無爲軍吉祥元寶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  
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攢之  
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

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  
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  
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寶上座師於是  
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  
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  
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  
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  
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

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  
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

洗手瘡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  
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  
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  
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  
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  
皓月無心盆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窓燒盡  
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  
灰發談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  
德要會麼衲坡蒙頭坐冷痏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  
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  
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  
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  
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  
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

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輒轡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廻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

石一

土一

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偏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sub>可無益於人</sub>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

已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却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教宣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

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積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

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  
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着待老漢與你大家  
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五二

十三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  
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  
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  
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庾峰  
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榦在手上  
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  
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

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犧晚間拽杷舉雪峰  
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  
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  
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  
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  
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  
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  
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  
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  
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  
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  
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  
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

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  
石騫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唼將去三  
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  
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  
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

石二

十四

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  
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  
珍重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  
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  
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  
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騫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趨睦州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教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唇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  
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  
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  
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  
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

石二

十五

已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閻市裏識取  
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  
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  
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  
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

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  
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  
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  
頭處遇著本色數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  
入水相爲有可駁嚼貶上眉毛高挂鉢囊拗  
折柱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  
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  
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  
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  
橫擔柱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  
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  
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  
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  
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  
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

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  
開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  
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  
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  
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  
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  
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  
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  
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  
次問米籠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  
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石二十六在看時不  
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

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  
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  
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

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

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餽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

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裡漢有甚麼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趨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

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誣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堅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

石二

十六

一五二六〇二

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募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敲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上堂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餽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

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躊躇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蟬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五三師曰臘月二十五日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領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十九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汎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閻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

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  
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東山西嶺  
青問如何是端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

五二

二二

裏攏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  
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鍛破三關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亥中的師  
曰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齒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  
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  
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  
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  
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

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  
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  
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  
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  
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  
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  
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

五三

三三

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  
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謹我曰  
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大師  
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  
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

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眾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

初生月僧乃研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

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瑙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

漢瑙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圓指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跨跳要

五三

三三

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

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  
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  
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  
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  
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  
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  
甚麼不知有山曰抵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  
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  
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  
師應喏若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  
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  
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  
意作麼生日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  
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

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  
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  
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  
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  
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  
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  
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  
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  
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  
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  
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  
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  
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

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  
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  
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  
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

王	訖	岳切	音	覺	皮徒谷切	音	瘍	移章切	音
雙	玉	曰	珏	駁	瀆滑也		瘍	陽創瘞也	
款	乃	二俱依	亥	切	哀上聲	今行船	搖櫓	夏	
榦	克盍	盍切音	之	讀	如矮靄	是也	款	本作欵	
榦	榦	榦酒器也	各	額	切音	格下	資	四切	
掩	骼	骼齒音	漬	鳥獸殘骨	禮	月令			
背	骼								

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  
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  
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  
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  
句傳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  
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  
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  
致奉勅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  
大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石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卷三

一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

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  
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  
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偏大千白雲一  
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

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  
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  
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邊有  
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  
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

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  
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創地獄鑊湯處  
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  
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  
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  
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  
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  
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  
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  
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門乃云須  
是我祥兄始得師將示滅

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  
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  
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  
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

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  
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  
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  
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輶輶地僧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攬黃河問百花未發

石三

二

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  
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踢著那頭掀上堂與  
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梁生招箭總  
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鉛猶是鈍漢  
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  
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  
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

山河大地更無謗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  
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  
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  
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

任天下人貶剥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  
尺是汝鉢盂鎖子闊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  
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

石三

三

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  
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  
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  
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

下兩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繩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

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

梁山觀別云  
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曰不敢曰恁麼則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

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

遇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

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

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鰯跳不出

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石三

五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鳴

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

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

師拈柱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

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

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

衆生不別聲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

凡路絕聲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

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與酒李公醉僧

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往  
上官在衆日普請鉢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  
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  
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  
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  
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  
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  
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  
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  
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  
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  
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唼啗看問如何是  
室內一盃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

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  
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  
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  
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腳  
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  
得祇是被人熟謾五三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叅  
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覩水汝且釘釘  
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  
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  
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  
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  
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  
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  
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

奪却汝等諸人叅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  
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  
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  
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  
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  
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  
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  
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  
瑞曰老僧行腳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  
行腳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  
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  
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下  
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  
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

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

至三

八

脫却鶴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

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

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

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

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腳趨趨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網草鞋曰三網師曰甚處得錢買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

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  
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

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

瓶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趣向水牯  
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

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燃無油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枷鎖木拄杖曰見

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

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

人賣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劔師曰作麼曰學

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

心學人祇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

霧灘峻不留船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樞要

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蔓

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  
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

師曰閻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  
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

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  
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

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

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

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

口三

十

曰速禮三拜復曰大眾且道鈍置落在阿誰

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

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

衫二人特徃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

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鷄子過新羅便歸衆時

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

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絲一箱  
劊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  
絲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劊法眼陞座師復

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

鷄子過新羅捧絲便行大眾一時散去時法  
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

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綱有魚從綱透出師曰明兄俊哉

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

不撞入綱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

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  
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  
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  
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  
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

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  
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  
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  
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

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

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  
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  
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  
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貓  
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  
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  
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  
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干  
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  
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  
板知識盡來叅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

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  
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  
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  
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叅福  
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  
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  
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  
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  
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閻師道德請居薦福  
開闢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  
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

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

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

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

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

石三十二師曰紅談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盡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

參

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

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舍一切師曰分明白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

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  
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  
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  
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五三饒  
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  
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  
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  
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  
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  
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  
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  
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

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  
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  
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  
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  
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  
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  
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  
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  
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嘆乞師垂半偈  
免使後人疑五三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  
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  
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  
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

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入道觸目禾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蹠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岡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智題正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石三十六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朴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父母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

師曰迴然尊貴

英州大容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  
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  
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  
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

妙用相去幾句師以手撥之間長蛇偃月即  
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  
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  
趁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盪盪問如  
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  
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徃偶因事不去宿曰  
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  
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處五更初問丹  
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

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  
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白  
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  
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  
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  
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  
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  
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

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榦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纏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榦帳子平生

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觸體後會始得曰古人道觸體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劙師  
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  
如何訓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  
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鑿壁  
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

錯錯

三

十九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  
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  
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  
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  
間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  
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  
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

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  
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  
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  
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  
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  
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  
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  
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  
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  
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  
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蹠後趁出問如何  
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

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間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感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

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鼉鼉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如大眾若得真如即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即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

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尙同年師喝曰這竭  
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燭燈聯師當第  
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嚙蘇嚙師  
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  
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  
叅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跨跳便打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闇  
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  
吹毛劒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  
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  
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  
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  
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  
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  
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一餅渌水安總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  
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  
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  
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  
五三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  
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固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鋤芥投針時如何

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

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

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曰長空不匣鋒鎔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

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

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

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履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

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

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

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

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

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  
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  
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  
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  
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  
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  
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寧夜不休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  
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  
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  
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  
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向上關捩子師曰拔劍攬龍門

石三

石五

音釋

剷 古外切 騷 狼狽切 過 狼狽切 過 鮑 蘇谷切 速 峴  
音膾 胡典切 賢上聲 過 速行貌 過 過走聲 鮑 蘇谷切 速 峴  
潤 山名在今襄陽 芬 居肴切音 乾 乾也 嵐 嶩山氣蒸  
也 摻 藉上音 摻下音 爾 乾也 嵐 嶩山氣蒸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石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

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

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  
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

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  
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  
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  
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  
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來

善知識具燦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  
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  
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  
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

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

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  
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  
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  
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  
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  
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  
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

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  
若何師曰今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  
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  
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石四師曰爭  
奈岳陽關頭石四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舉起分明白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  
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  
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石四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  
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  
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  
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  
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  
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閻黎曰爭奈轉不得師  
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  
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  
曰秋風聲颯颯石四間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

老胡有希望然燈佛不如閻黎總似今日老胡  
絕望閻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  
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

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觸體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

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瓦盃竹筋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

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閻黎曰如何得相承

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捩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石昌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

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

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  
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  
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  
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閻黎豈不是  
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  
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  
因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  
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  
舉轡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  
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  
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瞻部州北鬱  
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  
暮歸檀特

石四

五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  
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  
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撲  
毬曰有毬即撲無毬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  
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  
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  
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  
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襄書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餽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毬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

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編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塔即英州樂淨舍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

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  
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  
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  
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

吾

九

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  
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  
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

樂淨境師曰滿月圓圓菩薩面庭前棲樹夜

義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

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

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  
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  
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

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  
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  
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  
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霧霑羣生  
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柺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  
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  
路上問知音

###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鉤獮龍曲鉤

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  
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  
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師便打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達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

吾

八

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

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襄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勲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原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

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

吾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

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  
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  
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  
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  
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  
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裁三箇  
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  
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  
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  
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

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  
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  
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爲曲不

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  
荆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  
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  
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癱  
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  
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

石頭  
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  
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  
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眾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

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

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多年松樹老粼皴間葉落歸根時如何  
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泰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閻曰合  
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鄖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  
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

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

石

十二

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  
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  
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  
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  
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

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甕瓦泥  
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  
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踏破草鞋赤腳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

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  
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  
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

石四

十一

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  
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糁椒蓋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舍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荆棘  
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  
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  
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  
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  
雪峰輶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畲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  
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畲須是燒  
畲人瞽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

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電  
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電子  
打破觸牕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  
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  
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

十四

空鑛觸體破

十四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  
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劍樹刀山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溫曰如何領  
會師曰上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  
師曰蹉過了也

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叅罷山至  
察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  
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  
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  
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  
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入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  
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十五

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  
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  
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  
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  
曰踏不著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

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

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覩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

吾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

更道師曰某甲合契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

不真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輶

底流

詔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

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

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

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

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

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

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

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雨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

石

十七

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捩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

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  
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職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

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  
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  
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寢脩途託至於  
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  
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

四

十八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

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  
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  
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  
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  
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  
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  
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  
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  
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宴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

石西

十九

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曰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觀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暝然而逝荼毗獲設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漓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

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

石函

二十

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

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

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

還知鉢盂鎖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

汝問三十年後蓦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

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

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

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沴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

惺直言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

石函

壬

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

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

甚擔水潑波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

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間透法身北斗藏

余今老倒冠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鑑

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

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  
眼師曰墮坑落塹

漳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  
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  
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  
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  
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培道便好回去更要

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

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  
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

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  
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  
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  
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  
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  
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  
成佛道

黑水環禪師法嗣

義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

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  
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抵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腳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腳短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櫻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

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腳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禁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

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

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

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榔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  
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  
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  
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

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

天已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咄

音釋

簷

都騰切音  
登笠蓋也

皴

七倫切音  
皮細起也

呷

透甲切音  
呷吸呷也

波

通禾切音  
曉菜名

毗

同梵鳥光切音  
征彼齒煙也

環

同境於切音  
境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石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九世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

石五

曰瓶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

前上堂平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

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彞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大樹大皮裏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

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  
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  
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驅口打師  
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還  
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  
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  
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  
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  
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  
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  
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  
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  
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  
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

石五

二

三

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  
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  
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  
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  
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  
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  
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  
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  
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  
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  
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  
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  
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  
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

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研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

曰關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

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眾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刀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

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眾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屢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

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

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研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綠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

無師曰高者高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

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  
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

七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覃  
越

###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  
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  
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  
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  
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  
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  
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  
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  
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  
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

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

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  
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

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

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攬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

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

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既徃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

兮絲髮請訖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遷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  
徧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

視大衆曰師子喚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  
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

驢喫草山然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

名五

目曰海上橫行逞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

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

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刪

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

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間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趕出山晚衆請滋甚  
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  
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  
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  
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  
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  
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  
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  
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  
來遞相關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  
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  
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  
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  
師曰象駕嶧嶧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

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  
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  
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  
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  
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  
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  
年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  
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  
老鼠入燈籠問瞽瞋瞽喜時如何師曰適來

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  
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  
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  
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

石五

+

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  
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  
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  
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

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  
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  
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  
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  
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

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  
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  
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  
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  
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  
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  
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  
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  
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  
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  
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  
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  
踏燈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  
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  
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濤海沸全真體以運

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慚懼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

石五

十二

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鶴鵠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鵠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鎖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閘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印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喝喝上堂諸方有

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鞋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罷洞瓠子曲彎彎

石五

十三

潭州大爲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若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鐸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叅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

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礀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鐸津盛行于世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

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覲破藍便  
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  
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

石五

十四

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  
異兆僉知祥應韶亂出家艸角圓頂篤志道  
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溪水于地微有省發  
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  
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  
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  
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  
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  
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

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  
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  
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  
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  
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  
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  
髮將何補萬幾宵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  
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雲自在飛  
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  
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  
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  
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  
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  
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

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開  
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  
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留金山西湖曰  
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  
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  
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  
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  
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  
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  
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  
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  
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  
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劖峽徒勞放木鵠  
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

得其使僧拊掌師曰更跨跳問聖君御頌親  
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  
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攬  
黃河問艤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  
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  
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  
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  
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  
業師曰研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  
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  
兩字是加增之辭兼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  
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  
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  
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  
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

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鎗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

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

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石五

十七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髽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

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

一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顛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富塞虛空普天而地任是臨濟赤肉圍上雪峰南山鼈鼻立沙見虎俱眠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

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効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

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叅上堂莫離葢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

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  
方不通凡聖腳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  
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  
草料大似磨輒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  
曰寔

石五

十九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  
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  
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  
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  
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  
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  
唇將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  
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  
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  
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爲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

僧曾陞座叅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  
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叅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  
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  
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  
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  
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  
座

福州雪峯象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  
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

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

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憲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  
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石五

二十一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滔首座入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箇甚麼師曰

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

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  
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  
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嘘兩  
虛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  
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叅北塔發明  
心要得自在三昧製犢鼻罷書歷代祖師  
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  
上故叢林目爲皓布罷元豐間首衆於襄陽  
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  
石五  
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  
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  
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  
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

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

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  
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  
者人力柱底柱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  
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曠愛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  
禔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  
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  
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  
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  
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面  
蓋乾坤勺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勺師  
曰闍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勺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

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  
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  
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  
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  
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  
高低叅

####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遼須彌人  
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  
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  
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  
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  
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雪寶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  
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  
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  
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  
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  
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  
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  
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  
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  
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  
好覺曰我也没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  
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  
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  
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  
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  
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  
十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  
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  
指示師曰西天此上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  
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

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幕到羅浮拄杖針  
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  
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  
穿瘦骨露星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

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  
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  
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  
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  
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  
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  
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  
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  
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  
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

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  
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達  
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不用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愧千拙  
收來也攀攀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關  
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堂觸體常干  
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  
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  
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  
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  
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  
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畫見日夜見  
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

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  
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  
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  
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  
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

石五

三五

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暫出  
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  
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向似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  
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  
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  
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  
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  
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踰八百  
小踰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  
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  
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  
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  
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  
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  
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  
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  
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錐連  
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

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  
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  
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  
嶽三更過鐵圍搜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  
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  
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至五

三三

### 音釋

彖 同召徒昆切音  
彖尾 下裏也 桓杜 上音骨下音  
切音扎 古禾切音戈喝 喝木頭軋點  
卓聲也 喝 小兒相應之聲 髮 莊華切  
也 鳴 音撻 鳴 音撻 蚊  
蠅 上音窄下鷄 都括切音報 鴻 丁聊切音  
音猛蠅類 鷄 鴻鳥名 貂 鴻鷄黃  
鳥 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石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稱心省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石六

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繫峭草鞋

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

緣這裏叅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腳不

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

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

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堅降旗僧便喝

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

若體師曰雲籠碧矯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  
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僧問如何是道者

家風師曰袈裟裏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

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

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

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

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惺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

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

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

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齋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

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檳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 延慶崇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叅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連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

人也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

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

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鳥鷄入

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向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

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渡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超祖之談是誑譁閻閻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

臺下座

五六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

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腳樣子也恭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

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鵲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遂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滌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

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鈴鐺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

孔鐵鎌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含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鵲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鴻山隊伍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努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葦彎弓禾山打鼓

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塞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颶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鎌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勲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擎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

山遙景物蕭疏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  
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  
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  
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瘞病須求靈藥銷禍必  
藉金錘法昌至這裏有幾箇探根阿師病者病  
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  
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  
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  
桶碌碡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  
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  
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  
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  
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

辨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  
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  
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紙要  
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  
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  
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  
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紙  
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  
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饅不及掩鼻師曰還曾  
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  
曰鯤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  
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  
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  
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  
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

覽偈聳然邊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

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五六八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

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

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

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  
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  
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鯤跳出斗曰  
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劔樹刀山喝使摧  
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  
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  
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  
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  
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  
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  
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  
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  
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  
茱萸空中竹榦倒却迦葉門前剝竿直下更  
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衆師一日與學徒入

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  
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  
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  
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  
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  
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  
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  
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  
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  
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  
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  
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  
石六  
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閻人如傳舍流傳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  
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

夢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  
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  
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  
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  
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  
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  
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擅起  
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  
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  
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  
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擰門柱戶且道  
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  
湖上與僧逼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  
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  
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

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  
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  
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  
物利生絕妙外錫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  
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  
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  
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  
火暖間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  
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  
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  
場慚懼若檢點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  
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口裏嚼嚼得破  
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  
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  
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

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  
曰骨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  
山色崔嵬本旣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

眼

###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 青原下十一世

###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  
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

五

三

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  
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  
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  
年逢一閻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人酷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  
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  
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  
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  
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  
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壞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  
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

五十六

十三

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

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  
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  
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  
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鎖  
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良久曰丈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

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  
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  
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  
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  
議得皮得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

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  
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  
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  
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  
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錦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  
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  
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

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  
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攬腹僧  
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  
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sup>至</sup>觸體一句作  
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眾曰効去遠矣

虔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  
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  
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體片月觸著你  
鼻孔珍重

### 大鴻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  
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  
水出崑崙<sup>南</sup>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  
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

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  
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  
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  
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  
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  
門無盡海會同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  
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

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  
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  
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顙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

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

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

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

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竈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

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峰詔禪師法嗣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福州天官慎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  
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峯峰見器之與語若  
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  
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  
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  
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  
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  
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  
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  
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  
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  
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詰不  
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  
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  
冠披鵠毫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

石六

十七

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籜物必榮枯各有  
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僕復僧尼且道  
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  
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  
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  
筆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筆披還  
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  
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  
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  
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腳走借  
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  
不如鵠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  
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  
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  
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撻一撻僧拍掌  
師曰一任跨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眾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

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  
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  
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  
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  
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  
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  
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  
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  
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  
第一祖旣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  
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

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艤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至

十九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峩峩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石六

子

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  
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石六

子

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  
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  
意示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爲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  
牛糞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長短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鎌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干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咬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觀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裏還會麼笑我者多晒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眾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五六

三三

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邇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

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

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眾曰這箇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

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

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

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

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  
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嚴風刮地大  
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  
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  
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

曰匣中寶劒袖裏金鎗幸遇太平挂向壁上  
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  
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蒼天  
復顧大眾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  
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  
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櫈亮隔僧問如何是無  
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  
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  
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

五六

三四

特迴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  
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  
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  
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  
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  
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  
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  
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  
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  
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  
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  
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  
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  
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

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  
他鷄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繙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昆  
煙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史文公彥博以上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蓋于塔居士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劙浮圖

石六

玉五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音釋

驪鄰知切音離  
千里馬也  
同莊  
紐女九切音離  
恆系也  
切音龙

鐸蘇典切音跳  
之光澤者名鐸  
撼率摶切音憾  
城同拂著也  
切音鞞

譁同莊  
譁同莊  
莊莫江

睂莫見切音睂  
睂視也  
睂七感切音睂  
睂七感切音睂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石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開眼覲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

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

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

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

德山閣却柱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

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  
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興

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  
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  
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  
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  
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  
麼物得恁禰禰闔闔瞶瞶覲覲拊掌呵呵大  
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  
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五七

二

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内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

五七

三

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金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  
師子之狀豈免顙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  
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畫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  
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遶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劔一箇努目揮  
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  
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貶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

四

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黠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含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

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王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有赤鬚胡師曰蘇廬蘇廬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鎮鉢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懨懨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

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閻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山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眾雖然如是忽被人抱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  
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曰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

五七

七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搜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  
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  
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  
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  
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鸞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  
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  
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  
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

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  
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  
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  
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

石七

八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

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  
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

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

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

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  
錐

稱心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  
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石七  
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  
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

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  
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

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  
別幾年荅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荅曰  
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

能也荅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

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  
平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  
覺睡霜鐘撞作兩撥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  
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  
作好乘涼四蛇同籤着他弄二鼠侵藤不自  
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

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  
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  
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  
多口針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  
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帶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

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  
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  
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  
衆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

廣因要禪師法嗣

石七

+

福州妙峯如樂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  
之節天下縉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  
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  
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

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薦頭  
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七

智海逸禪師法嗣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談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歷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吽有甚交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真機去也頭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  
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盧悉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帶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齋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桺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雖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五七

十五

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擊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輞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瞽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

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

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

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  
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  
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

至七

十四

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

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

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

之旣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

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

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旣得之矣誰其

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

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

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攢去聲  
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  
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

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

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

喚起從前自家底慧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

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

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

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

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  
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  
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  
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

漱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  
裔也太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  
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  
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  
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  
於瑞光寺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  
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  
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

旨徒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  
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  
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  
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  
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  
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  
作麼生七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  
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  
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  
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  
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覲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剥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覓籥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

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畫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堅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

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畧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叅

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腳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卷一

十九

衢州靈曜寺普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

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

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

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害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後打睡睡起喫茶

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

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

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

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出五七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

堂曰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二十

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

師曰欸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

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  
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  
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  
婆不言嫁

###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  
浪徒以滔天固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

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  
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

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

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

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圓

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  
作月休於天上五七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

三十卷入藏

主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  
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  
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  
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

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

牀下座

溫州德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  
告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時稱訥叔僧問如何

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  
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  
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  
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  
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  
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  
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  
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  
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

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  
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  
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  
采異聞旣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

五七

五五

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  
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  
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  
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  
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  
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  
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

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  
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  
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  
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

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  
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

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  
直饒針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  
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  
昧師曰拈匙放筋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  
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  
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  
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  
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子波競  
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  
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  
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  
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  
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叟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  
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  
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  
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  
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  
邪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  
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  
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  
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  
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  
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効出豐城紫

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  
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  
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破  
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

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  
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  
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叅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  
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

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至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  
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

至七  
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  
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  
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賓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贊慈覺禪師洛州孫氏子僧問

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  
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  
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  
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

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  
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  
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  
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鞭  
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  
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問  
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  
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  
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

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  
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  
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  
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石七

壬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音釋

囂 犬申切  
謫 銀愚也 音  
鎮 鈸以上未各切  
僵 僵也 音  
飛 憎切  
舉 慢切  
也 音  
洛 洛水名  
名 水名  
拔 皮變切  
卞 手也  
誓 俗字  
辨 月居

瞷 他典切  
腆 面慚也  
鉤 劍名  
劍 銀倫  
贊 顏美好  
聲 小視也  
覩 眺也  
賢 上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石八

采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二世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

石八

一

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研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颼颼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誼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

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簾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滻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顛預要得不顛預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驕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

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  
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

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  
餓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  
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  
次二

年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有  
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  
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  
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  
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

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  
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  
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釋子喝曰聾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

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  
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  
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

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

瑞巖鴻禪師法嗣

三

明州育王景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  
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  
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

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眾直饒恁麼  
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  
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  
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  
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  
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  
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  
皓齒喚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

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  
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

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  
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  
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  
天  
四

茲土傳法教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  
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  
回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  
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

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鉤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竿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棍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末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今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毎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  
賤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懼別峯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  
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  
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  
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  
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

古六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  
觀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  
涉免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  
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  
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  
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  
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  
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  
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喫著直是無香氣慕  
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  
山尋鑿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  
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龕言

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遠  
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  
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偏斫  
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柱杖卓一下曰  
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  
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七八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  
中遊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

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  
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  
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  
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輓繡毬上堂一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弁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砌卽當何故沒量大人  
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  
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  
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  
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  
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  
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  
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  
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効客今何在獨許  
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  
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  
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  
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辨乞師一言師曰好看  
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  
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蓦拈

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免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

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十

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  
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  
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  
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  
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  
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  
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  
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

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祖日說偈曰霜天雲

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

屆明坐脫

投子顥禪師法嗣

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折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葩一晚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繢繢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五家寶藏不惺惜覲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顥禪師主投予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顥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顥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顥師號顥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丈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憣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卷

十三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

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

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

相去幾何南山虎敲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

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鰐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

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跨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燐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

石八

十四

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

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報

石八

十五

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軒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鬚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

從此盡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

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

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痴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痴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

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痴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

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痴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司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筭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

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鉉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剥剥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十六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遂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

雖寧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

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賄

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口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鶯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鶯鶯守

空池舉未絕印堅奉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  
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  
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  
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賣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

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

凡以佛爲極明眼衲予以拄杖子爲極且道

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  
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

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

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

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

文

大

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峯依舊輦雙毬夜  
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  
鐵蒺藜劈口壓

雪賣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  
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欵出囚口曰  
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  
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

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鎌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龍玉像天明峯頂

六八

十九

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歟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旣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

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躞蹀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覲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騎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石火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火

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

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眾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火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王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

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

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  
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  
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輒上堂未透  
祖師關十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  
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  
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  
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錠傾出爐煙還丹一  
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

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  
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  
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  
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

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

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  
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  
進千頭馬八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  
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  
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次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晚來雨  
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  
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蟲外  
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

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潤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  
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  
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真何須息見倒騎牛今入佛殿羌笛一聲天  
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

五八

三三

一五·一六〇二

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不得且道請說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  
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遠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  
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  
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

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  
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  
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  
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  
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  
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  
眾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  
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  
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  
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

石六

壬酉

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有僧  
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  
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鋟  
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

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  
落塗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  
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  
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  
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石八

玉五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苦溪人也上堂月堂老  
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  
麼著衣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  
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  
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  
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  
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

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圓覺曇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寂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

子睜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  
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

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

五八

三六

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汎屋棟達磨大師不  
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闕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翻憶小釋  
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  
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  
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  
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音釋

摶 古獲切音 摶 批也打也 摶魚怪切音  
報 乃版切音 憾 懈也 憾魚也 憾魚也  
牒 懈也 憾也 憾魚也 憾魚也  
趺 公墮切音 懈也 憾也 憾魚也  
屢 懈也 憾也 憾魚也 憾魚也  
蹠 吉切音 懈也 憾也 憾魚也  
蹠 同 懈也 憾也 憾魚也  
蹠 駕也 憾也 憾魚也 憾魚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六

石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

石九

一

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覩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

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

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剥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

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鵠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難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

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  
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  
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僧歸舉似澄澄不擇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  
懷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

石九

二

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

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  
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  
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  
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

石九

三

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閻角水牛曰見後爲

甚麼不銜華師曰視無襍袴無口問無爲無  
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  
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  
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

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禁讐怒曰恁麼則  
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  
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  
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麁鼠而發機曰作家  
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  
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  
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  
脚人須是荆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  
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  
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  
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跨跳上三十三

天掄脫帝釋鼻孔驢僊先生拊掌大笑道盡  
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  
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  
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

爲長物黃槧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槧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籠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十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鵲驚起梵王

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sub>石九</sub>震四大海一摶摶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鵠噪鵠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

者不易四端坐契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聲便下座

時翠巖真爲首座  
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  
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拈拄杖曰

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鷲子飲氣吞聲臨濟

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

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

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

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腳曰我腳何

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

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

離得鯰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

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腳驢腳竝行步步踏著

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腳驢腳伸時佛手開爲報五  
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  
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  
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  
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  
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  
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  
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  
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  
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闔維得五  
色舍利塔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鄖氏子叅

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  
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  
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  
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  
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  
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  
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  
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  
此究竟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印吾埋沒汝也  
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可如何師曰身  
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閻黎  
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  
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  
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  
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

石九

六

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  
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  
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  
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  
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  
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芒未兆已  
前都無是箇非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  
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  
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  
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  
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  
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  
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  
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齊俊鵠便合乘時止  
滌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

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

子曰看太陽溢二九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

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

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

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闇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

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齋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

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  
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  
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  
也應難憐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

石九

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

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  
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櫂正當恁  
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

石九

落落清波無遠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

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  
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  
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  
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

識淺深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

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  
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  
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  
像或謂無分眞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

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  
傳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

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  
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

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

九

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

爾若示現酒肆嫖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  
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  
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  
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主後事茶毗日隣

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  
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  
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  
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  
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  
擲炬應手而爇靈骨窓于普覺塔之東謚寶

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  
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  
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

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

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  
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  
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  
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

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  
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  
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  
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  
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  
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  
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  
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  
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  
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良久

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  
子坐夏大滄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  
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徃見黃  
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徃

石九

十

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  
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  
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  
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持勝上座云猛  
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

座抵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  
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  
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  
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  
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  
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  
丈喝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  
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  
問話且止抵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  
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

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  
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  
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  
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  
一一吩咐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

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  
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  
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  
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  
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  
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  
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  
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  
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  
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

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驥  
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  
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  
舉世知音能和續大眾臨筵願清耳目師以  
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  
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  
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  
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  
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  
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  
一箇箇屙屎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  
下兒孫一箇箇硬剥剥地祇有真淨老師較  
些子學人怎麽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  
搊搊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  
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

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懷懶學人亦  
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間承古  
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  
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  
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  
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  
漏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獄雲黶長  
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  
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  
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人行盡唱太平  
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  
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  
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  
麼生擊香棹下座上堂褪無襍袴無口頭上

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蠶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

石九

十三

動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

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

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墮石被菴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鵝殘快鷺不打死免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誠宗

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  
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  
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

瓦瓦

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  
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  
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  
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

瓦瓦

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

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  
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  
空華水月飄飄長此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

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  
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巖牆壁  
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  
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  
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  
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  
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  
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  
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

瓦瓦

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鴻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  
鴻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  
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  
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

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  
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遜選黃

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虎當  
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  
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  
雪峯越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  
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輶越前面是  
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  
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飜成毒藥上堂寂寥  
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寥寥兮廓兮曠光赫赫流

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聞如  
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  
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  
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  
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  
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  
今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  
不亦在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愧

石九

十六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  
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  
問佛法大意真睡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  
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舜參積翠  
歲餘盡得其道乘閒侍翠商榷古今適大雪

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品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

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内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髮鬆耳卓犖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

鞋赤腳走僧間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谷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墨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叢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叢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

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  
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華祇是相似模樣設  
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  
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  
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  
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  
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  
甚麼下觀觀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  
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  
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  
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班  
班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闇維獲五  
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  
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

石九

十八

颯乍此乍彼若爲醉答沙岸蘆華青黃交雜  
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輞藏西山師聞其飽  
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  
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  
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  
法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  
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  
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  
駉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

後龍熟面前驢脚飄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五九即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

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師叟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

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賈駁

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

甚至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  
住開福得訣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  
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  
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  
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  
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  
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颺輕絮且逐風來

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  
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

中良久曰參

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

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  
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  
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覲地東西南北  
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

五九

二十

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

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  
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

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  
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

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  
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  
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  
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

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  
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  
幼不近酒戲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  
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

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

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

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  
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  
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

五九

二十

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腳師  
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也師曰是

何言歎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懶懶鬆鬆兩人共一枕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即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其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

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偈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日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禪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獨鳥飛毛落亮座

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  
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  
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  
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  
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

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  
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  
平視闇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  
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  
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  
夏三十六初蘓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  
臥疚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  
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  
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  
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  
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  
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  
頭一片毬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毬師曰  
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  
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  
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  
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毫未拋向  
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  
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鍊可  
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  
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眾那  
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  
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

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  
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聞  
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  
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  
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  
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  
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敍師  
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  
計僧擬議師曰不啣畱漢又僧禮拜起便垂  
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狠  
煙息弓消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  
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  
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  
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  
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裁松即不問百丈開

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  
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  
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  
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  
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  
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  
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  
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  
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  
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  
逐狂途致使玲珑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  
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襠剥究竟將來  
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

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逗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

瓦

玉

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籬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嚮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

視大衆曰石門巇險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

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

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  
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  
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

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罈洞  
瓠子曲彎寧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

五九

三六

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

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  
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  
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未  
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

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  
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葦子湖翻成

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

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

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

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閣維  
有終不壞者二株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華臺  
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  
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

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

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  
迷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  
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  
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

五九

五七

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

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此子閑

音釋

汞虎孔切音雷舟砂憚夷益切音皮驗  
所化烏木銀也憚心悅也寃切音皮驗

正行也 着糞也 檻也 裝下  
也不 疾色也 檻也 裝下  
玷 窮也 鮎也 奴隸切音  
玉都居斤於初音 犬也 檻也  
之念舍也 鮎也 奴隸切音  
瑕也 音店 剝資四切音 檻也  
下上肉也 疾盍切音 檻也  
滂丁丁切音 詩麻切音 檻也  
切音 苦熱切音 檻也  
傳靈也 檻也 檓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七

石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

卓

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

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

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

嚴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嚴前路良久曰驗上

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

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

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

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

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

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

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觸體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眾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

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

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澄歷二

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

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

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

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

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

寒山子聾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日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  
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華落華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

石牛

二

誰綠雖千種草香祗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  
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

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

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

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覲僧曰恁麼則  
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臺上加霜眼中添骨若也不會北鬱  
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盡在諸人腳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

石牛

三

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  
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  
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  
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  
汗如雨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畱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曾吐舌而去

廬山諦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蘗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扇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堅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遂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sub>五</sub>政忌上座許<sub>四</sub>許<sub>五</sub>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sub>五</sub>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

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  
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  
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  
箭在手智刀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  
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闕

高鑠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  
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瞎眼僧  
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  
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  
鱗紅星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  
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  
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師曰亂繞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  
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

百十

五

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  
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  
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  
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  
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  
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  
麼登山渡水粘却鉢盂是著將甚麼喫粥喫  
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  
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  
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  
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  
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  
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  
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  
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

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  
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  
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  
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  
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  
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  
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  
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  
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  
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  
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  
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  
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  
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  
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  
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  
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  
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  
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  
者鉗鎗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  
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  
真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  
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含歸堂更待繁詞沈  
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  
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  
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  
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  
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  
牡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

至

七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  
人眼識是非別繙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  
初謁大鴻祐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  
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  
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  
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偏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懼  
懼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寶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  
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  
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

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  
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關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  
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  
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

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落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歡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閻倒騎驢泥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還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王師曰

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  
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  
特地下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  
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  
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  
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提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至十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柱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擰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柱杖靠偈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柱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纏成途轍師同胡

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鵠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駕鷲繡出自金鍼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耽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

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徃依晦堂  
乞指徑提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  
公擬對堂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  
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  
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  
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  
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  
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徃年嘗蒙苦  
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  
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五十一

五十二

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荆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寧堵實深宗仰之  
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  
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塔在玉  
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  
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畫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稜塌地恰圓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  
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  
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數

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蟻頭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  
人祇爲走盤難看喫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  
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  
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石子

三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  
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  
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穿貼肉汗衫脫不去過  
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  
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鴟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  
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自浪四  
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  
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  
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  
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  
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  
項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葦弓架興  
化箭運那羅廷力定燦迦羅眼不射大雄虎  
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  
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  
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  
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情靈喫野狐  
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  
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叅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鄉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

至

十四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

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柱杖僧便喝師擲

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日超宗亦難承紹豎

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

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叅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

十五

十五

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

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利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

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斲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鑰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

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眾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高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眾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朶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闌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石十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閉口覺又打師於是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

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  
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  
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  
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  
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

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獰者麼  
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  
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  
人處也師曰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  
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  
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抵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  
正是金胥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胥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兒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鬼鬼居村  
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  
祖掲定釋迦鼻孔掲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  
輶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  
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  
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

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

偈碑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

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

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慈武庫謂證悟頗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

百

十六

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  
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

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屎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  
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石牛

十九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區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  
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

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自在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王虎符領衆匡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遜鶴喚  
作右軍驚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覲見眼中滴血莫有齷齪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

石子

子

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齷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石子

子

雲知慶快諸禪德齷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癡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繩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齷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呻嘆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

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  
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  
拏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  
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  
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  
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  
曰撥草擔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  
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  
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  
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  
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  
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  
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  
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欠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  
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墮地見瓢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  
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  
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  
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  
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

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歎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鴻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徃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溉衣忽大悟淨詰曰此乃敢爾葛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

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  
墅田無處不傷神  
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  
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  
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  
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  
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  
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看雲起時曰爲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  
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  
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瘦饒鑽  
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鸝樓崔顥題  
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  
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

石十

五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  
大眾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  
直得五老峯頭黑雲變鍾洞庭湖裏白浪滔  
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  
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  
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  
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  
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  
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  
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轆  
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瀉山水  
拈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毆人家  
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  
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

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  
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  
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  
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  
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

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

石十

玉五

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  
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鳥雞殊不知驚起隣  
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  
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  
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  
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  
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  
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

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  
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  
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  
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  
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  
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  
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  
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  
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

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  
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微古去也擊  
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  
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  
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剗把橫拈自有意思

五十一

五十二

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

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

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

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

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

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

搜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

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

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

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

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  
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

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  
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  
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

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

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

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

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

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

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

五十三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

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

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  
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

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  
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  
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  
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  
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音釋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八

鉅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三世

寶峰文禪師法嗣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

一  
乞師不答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

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

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

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

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

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捺不住廊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日季春極暄起居轉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一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的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葷箭秘魔又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鴟啄  
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  
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  
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

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  
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

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  
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  
狗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

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  
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  
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  
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

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  
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  
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  
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誑小兒方便門開羅  
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  
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  
比尋常曲衆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  
何師曰鵠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  
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

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  
堂僧問寶座旣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  
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  
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趕下一隻鞋曰還知這  
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

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  
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八鶲卓  
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餅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經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  
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  
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  
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  
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衆  
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  
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

底輦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  
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

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  
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  
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  
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  
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  
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  
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  
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趨出院後住九峰衲子  
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椎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靄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靄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撈魚鰐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艱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

鉢

五二六〇二

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艱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

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曰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德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未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未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未後句而真蘗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

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衡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偶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敘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  
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  
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  
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

一

八

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  
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  
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  
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  
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  
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  
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  
示寂於最樂堂荼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遜

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腳鎗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 南嶽下十三世

####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  
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  
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  
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  
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  
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  
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

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餃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赤腳跣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馳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

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廓市令鄉民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

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責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談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  
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  
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讌身或照用雷奔或  
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

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  
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 大鴻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鴻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嗽何物師曰饑餐相公土粒  
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蜘蛛  
吞大蟲出上堂兩下皆頭濕晴乾水不流鳥

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  
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  
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  
知道寬廓喎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便睡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  
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  
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  
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  
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  
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卽  
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

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  
前柏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  
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  
丁卯鑪中火

開元寺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瑠璃餅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  
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趙  
倒餅搜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  
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  
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  
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  
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下著  
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  
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

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舍  
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稽定一處亦不繫係  
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  
失亦無所失不會隔越纖毫不會移易絲髮  
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擎來暫然便過不  
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  
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  
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  
當處超越是知亦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  
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  
若是本分手腳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  
現瑞一一剗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  
露徹底攬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  
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  
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

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

三

三

非敗壞無生懲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椀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捩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遙相敎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

中選下髮多歷敎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闡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

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  
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

鉢

古

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  
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  
古  
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

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  
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  
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叅雲蓋

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  
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  
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  
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  
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  
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  
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  
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

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

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舍情能長  
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  
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  
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

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  
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  
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  
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  
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  
衆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  
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  
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敎出氣上堂一

二三四五火裏螂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  
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鎗  
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炭八  
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嘆上堂橫  
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

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  
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  
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

祖

十六

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  
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  
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啟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

努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  
傳衣鉢振真風大眾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  
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  
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  
年已過半奉報叅玄人識取嬾生面嬾生面  
薦不薦鷺鷺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  
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  
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  
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  
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  
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  
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  
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  
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  
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噴呻又喝一喝  
曰狂狗趨塊又喝一喝曰鯁跳不出斗乃曰  
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  
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喎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霞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還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眾集定拈拄杖

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生  
大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

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  
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  
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  
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  
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豬肉案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迹大眾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鉛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警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二年以睢陽從

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搗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搗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鉗枯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鉛

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腳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  
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  
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

鉅  
辛

嫖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  
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觀  
見一場慙懼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污  
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奐同打箇筋

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  
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  
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

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  
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  
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鐵來喫飯句寒卽向火  
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

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  
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  
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  
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鉅

壬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  
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  
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  
食不蠶衣物外清閒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  
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  
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  
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  
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  
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  
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  
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  
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  
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

磊磊落落無里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平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  
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飲  
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  
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  
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  
鎮之廬舍免焚寶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  
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  
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  
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  
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  
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  
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  
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耳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  
妙難量真風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其笛聲嗁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闔維設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  
骨建塔于青龍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隻自適人無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鉅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

鉅三

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

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  
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  
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

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

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  
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  
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  
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  
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  
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  
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  
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  
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  
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  
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  
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  
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

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劖爲不  
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  
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  
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

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虛

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  
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秉提唱妙絕  
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堅  
亞面門又如圓少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  
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  
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  
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  
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  
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

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  
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  
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  
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  
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

或不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  
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  
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  
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  
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  
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  
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諳至雲  
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

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  
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  
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  
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  
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  
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  
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  
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  
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  
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  
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御  
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金門

誰敢擡眸覲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  
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  
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癆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  
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  
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鎌聊且安置直  
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  
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  
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  
鉢三  
眉鬚墮落師曰貓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  
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

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

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

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

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

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奄然示寂聞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焚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  
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

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  
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  
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

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  
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  
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  
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  
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

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  
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  
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  
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  
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淛  
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  
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  
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  
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  
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  
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  
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

雜二

六

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閻黎閻黎不得作  
古令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  
問閻黎閻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閻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閻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卽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  
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腳跟也未點地在上  
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願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匡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觸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遊諸方偏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

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後快底點

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

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

畢如或不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  
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  
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  
身多山僧卽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  
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

三

八

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  
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後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眾這兩箇  
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  
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  
著處遠天俊鵠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

三  
江雨

###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逼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  
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直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吩咐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遭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餅  
菜熟餅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竟終於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十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  
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霑霑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

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  
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鋒峭履乘興而行掣  
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  
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  
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督地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

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  
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  
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

第二

十二

一五二六〇二

今人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  
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連漪之天寧示微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齋置筆而浙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圓闔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

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

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遯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

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擲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縫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

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是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爲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嚮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筈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畱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研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研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

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

鉢二

十四

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

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

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

圓通儼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湖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趣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鴻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

三十五  
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

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

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師曰兩湖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

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填問時節

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

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河翁下領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佛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

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

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  
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鉗劈面  
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  
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  
鉗下分明白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  
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  
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  
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  
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  
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  
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  
雲裏得逍遙餓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  
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

七

七

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  
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鬪額看擊禪牀  
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  
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  
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  
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  
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  
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  
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  
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  
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筭金字齊

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畱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

鉅二

大八

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禪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價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識其不肯

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抵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

鉢二

十九

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纏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皷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抵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還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

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纏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觸體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胷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纏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

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

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  
客情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  
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  
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

卷三

三

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  
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  
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衆視  
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果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鑽天鵠子遼天鵠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  
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

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暎風生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瞻破沙場上  
一箭雙鵠落碧空上堂舉鴻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鴻  
曰一粥一飴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卷三

三

鴻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鴻曰逢人不得錯  
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接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  
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  
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因魚止染病鳥

樓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況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今獨賣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今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非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  
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  
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  
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  
緣價重寶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  
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  
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  
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  
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輓毬能已盡玄沙研牌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  
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  
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  
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鱉至  
節上堂啓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裯不洗無來  
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  
下一鎗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  
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第三

三

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  
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  
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  
天下貶剥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  
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  
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  
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  
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  
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鸝兒莫教枝上  
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  
不立繩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  
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

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  
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  
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  
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  
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

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咍  
咍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  
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  
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  
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

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  
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  
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  
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  
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  
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  
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縑白繼踵問  
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  
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卷二

二十五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  
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  
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  
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  
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更  
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  
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雲飛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已  
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  
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  
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

祇這語聲是咄

大鴻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

三

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

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鴻璿問上

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

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

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

具繞禪牀一帀鴻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

一日鴻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劙麼僧豎起拳鴻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爲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劙麼師亦豎起拳鴻曰也祇是菜刀子師

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鴻曰三十  
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  
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  
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  
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

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

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這頭如何是你

三

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

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

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

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

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

師提起碁子示之黃庭恩師曰不見道從前  
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  
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閻維時  
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斲其地  
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  
得凳子周布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  
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  
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鬪八十七春老漢獨弄  
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  
訖下座倚杖而逝

音釋

汎 思晉切音 汗 信灑掃也 枝 木伐木餘也 厥 徐羊切音

進 華進 效 效進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教 後學切音 華 華進 效 效進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曰 也 晦 晦也 暉 晦典切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曉 曉也 暉 晦明也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薨 薨人卒也 嶻 嶻人卒也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薨 薨人卒也 嶻 嶻人卒也 覺 覺悟也 恒 甚 許 諸深切音 针 針益也 許 言卦 酬 酬而益之 刈 刈切音 谷 謂瓜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鉅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顥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鉅三

一

爲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客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淛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

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會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歛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

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

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瀆不得如  
何是這圈瀆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  
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  
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獮猴外有

經三

二

獮猴從東邊喚<sup>經三</sup>獮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

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獮猴時

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

山手曰徃徃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

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

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

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

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會夢  
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

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獄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

經三

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

三

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免馬非龍象大用堂

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

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  
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  
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

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  
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  
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  
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  
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糲趙州道我十八  
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  
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  
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  
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  
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

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  
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  
此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  
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蓦頭打他不

回頭老拳劈面搥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  
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  
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  
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

第三

趙州達禪牀一帋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  
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  
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  
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

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  
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  
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  
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  
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  
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  
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  
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  
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鉢三

五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  
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  
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舡三  
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覲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  
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  
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  
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  
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原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偏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顙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

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堅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佔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

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

性剛毅蒼衆有古法時以謀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

漏筈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

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

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

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

成公案沒請謠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

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

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

夜又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

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裏影戲不唯瞞你又

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

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峯頂無出身

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

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

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下座

臨安府顥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葦白蓼

雜三

七

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

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

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

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

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  
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甚麼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

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

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  
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  
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

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趯趯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畱不住又吹漁笛泊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羅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畱此十月二十一往方大

謁飯將晚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颯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  
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

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

九  
列列舞簾惟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慤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是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嘆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喚家之門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晏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鐘陵謁圓通是禪

卷三  
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晏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晏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是曰有甚不脫灑處  
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是乃揮扇兩下公

曰親切親切是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

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

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

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去公

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

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嘵通曰又道了

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廬次公問諸家因  
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  
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  
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若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  
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柱杖一時趕散  
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徹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

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  
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  
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  
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  
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  
吐露看如無擣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

般春聯燈作鳥  
同範語

雲巖遊禪師法嗣

十二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  
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  
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  
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下師曰當面蹉  
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  
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  
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  
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  
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  
告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  
無柄乾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  
家廝罵牛曰巋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鱗  
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

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祇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謙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貴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舜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

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  
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  
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邇來擲得雷天大壯  
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鞶露柱露柱

卷三

十一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蟲  
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磬  
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  
夜衰鬢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  
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  
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太白石  
丁丁東東西園菜蠶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  
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  
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  
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

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  
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搥一搥就中全生全殺  
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

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  
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  
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  
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  
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卷三

十一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  
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  
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  
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  
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首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

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剎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枕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鄉林居士向公子諱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訛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閹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

卷三  
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  
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  
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

之意別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造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慤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

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貴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鴻嘎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卷三

十七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  
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  
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  
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  
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  
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  
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  
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  
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  
宵遜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  
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  
自南源徒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

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  
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  
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  
既見遂擋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  
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  
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  
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曰具威  
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  
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遠還怒曰  
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  
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  
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  
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  
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  
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

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歧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歧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鉢三十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莫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歧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接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

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研生柴帶葉燒

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演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苦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眾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癩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

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歧一要千聖同  
妙布施大眾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  
堂楊歧一句急著眼觀長連牀上拈匙把筋  
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  
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  
卷三  
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  
病出金餅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

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  
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來氣力  
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疎滿  
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呼良久曰翻憶  
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  
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  
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

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  
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  
下惟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  
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

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  
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  
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清淨拍禪牀曰三  
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鰐尾僧問  
撥雲見日時如何卷三  
主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  
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  
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  
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  
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

捏怪師曰兔子喫牛你第二座近前打一圓  
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  
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  
興教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  
櫛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撻  
眉曰蒼天蒼天室中間僧栗棘蓬你作麼生  
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  
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  
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耶曰是師  
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  
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  
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  
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  
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  
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

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  
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  
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  
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  
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

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  
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  
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  
麼河裏失錢河裏攏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  
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  
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  
楊歧和麁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  
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  
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

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  
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歧歧一日忽  
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聞  
伊過橋遭擗有省作偈甚苟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  
不寐黎明諮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  
毆讎者麼曰見歧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  
曰意旨如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  
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  
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  
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  
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免  
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  
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樓賢上堂承  
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  
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  
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登卒著手腳不辨幸  
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  
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  
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  
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  
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

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  
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研生柴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  
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  
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  
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  
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  
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  
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  
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真佛內裏坐  
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剝骨頭八萬四千毛孔  
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  
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舍生根機一  
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  
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  
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  
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  
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  
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  
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  
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  
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  
眼若祗悟得乾蘿葛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

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歧先  
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  
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  
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  
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  
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  
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他人生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  
人難共聚大都繙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  
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  
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  
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  
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  
泥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  
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  
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  
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  
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  
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  
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  
句得商量大眾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  
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  
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  
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

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蟄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畱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坐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

第三

庚

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

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向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

見本爺娘作麼生是本爺娘乃云萬福便下

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

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誇第三如來正法輪大眾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音釋

歛	色洽切	音衣海切	哀上	牲師夷切
嚙	歛也	音藹	聲美著也	生若黃狗
人面	占	託協切	音委鴉楷	切隘
能言	帖	靜也	音矮上聲	莫狄切
羅江	名	虛呂切	音短也	汨音見汨
在長沙	栩	桐喜貌	音朝	美隕切
螻	黃菜蟲也	儻	閨聰也	音斬士
切音	剝山	奴何	切音	斬滅
切峻也	螻	那	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鉅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

第四

齠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  
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  
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  
楊岐移雲蓋能鉉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  
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  
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  
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  
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

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  
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  
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  
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  
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錐無孔  
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  
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  
嘎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  
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  
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  
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竝  
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  
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

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  
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  
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  
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會夢見上堂  
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

集四

二

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

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  
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  
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  
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

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  
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  
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  
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  
今古幾人知唧鳴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  
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  
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  
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  
成羣四箇作隊窈窕宛宛飄飄飄飄向南北

集四

三

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  
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  
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

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  
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  
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  
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  
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

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  
醜眼直鼻藍鏡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  
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  
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曥不惜眉毛

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  
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懾懾懼懼惶惶惶惶  
藏頭縮手名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  
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  
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  
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這裏會麼蘇嚕  
蘇嚕嚕哩嚕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  
九年說法不會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  
籌不會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  
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干怪萬狀自此  
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  
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  
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  
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  
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

第四

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  
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  
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  
現宰官身廣引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  
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

僧作禮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  
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  
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  
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  
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  
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  
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  
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  
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  
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  
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  
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  
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  
窮第四

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  
曰據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  
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  
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  
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  
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  
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  
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鴻仰下事師曰斷  
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  
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  
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  
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  
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

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  
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  
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鰣  
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輒似鐵

鉢四

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

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  
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  
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  
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

三八十四將拄杖蓦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  
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  
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闊田地祇如威音王已  
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  
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

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  
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  
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  
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  
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  
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大慾不如小慾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慾不  
如大慾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鉢四

八

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癩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

據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柱天下柱地光四口作眼光四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渥潤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渥潤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

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  
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  
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  
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  
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  
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  
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  
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  
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  
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  
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眾與德山老  
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

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  
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  
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簾直得百味  
具足且道簾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

第四

+

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  
倚似向階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  
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  
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  
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

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腳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

第四

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聾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人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鋏驅鴻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

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  
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  
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  
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  
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  
爲詔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鷄示衆  
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  
如聲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  
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  
向伊道我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  
陸百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  
坐也會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  
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  
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

十三

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  
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  
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  
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腳  
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  
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  
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  
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  
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  
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瞻部洲還  
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  
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  
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

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眾  
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  
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  
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  
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

鉢四

十三

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未後  
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  
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  
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  
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  
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  
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閣維設利如雨塔於東  
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  
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觀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犖犖兒孫顰顰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戇人師子師曰五老峰

前曰這箇豈會戇人師曰今日捨得性命上

堂頭戴須彌山腳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琊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

爲甚麼不見菴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菴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分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追追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集四

十五

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甕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

待師曰一杓而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  
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  
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  
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  
曰出門看堠子乃曰繹迦何處滅俱尸彌勒  
幾會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  
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  
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  
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磬張弓架箭  
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  
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  
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  
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

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  
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  
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第四

十六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藪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  
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  
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噴呻六種震動遂

名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遙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彙謨薩怛哆鉢嚮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

鉢

十

楊岐頂顛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鵲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名大眾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鉢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  
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  
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  
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  
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

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  
曰華藏木榔栗等閑亂拈出不惜手山  
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  
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  
慕名大眾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  
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  
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  
垂勞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  
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

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  
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  
拄杖曰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  
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  
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  
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  
言數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  
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  
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  
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

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  
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  
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  
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

鉢内

十九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入不  
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  
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  
師曰一箭落雙鷹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  
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  
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  
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  
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  
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閑

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  
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  
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旣有佛性爲甚麼  
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  
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  
坐具曰這箇孽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  
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腳跟下正好一錐碧眼  
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  
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  
向曲衆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  
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

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修證豈在思惟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

簡

二十一

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眾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  
得報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

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鑾信大鴻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  
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  
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第四

五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  
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  
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  
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

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齋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鵝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

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巾巾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主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益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

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  
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  
嫖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  
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  
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  
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  
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  
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  
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  
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閻黎奪却鎗問  
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  
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

第四

三

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  
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  
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  
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  
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  
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  
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閻黎問得  
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  
如樹倒藤枯渢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  
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  
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

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驚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聰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

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趕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閻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鎗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

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  
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  
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  
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  
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  
革轍<sub>第四</sub>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

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  
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  
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  
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  
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  
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  
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鼴鼠雲門睦州  
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誼諱閻閻自餘立境立

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  
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  
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  
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 音釋

韶由聊切音迢始毀齒也男子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齲齒  
蚩音妥蚩  
尤人人謙乎齲切成去力角切音榮  
名聲餅中豆也擎卓犖超絕也珙古  
大盤音拱繹夷益切亦理也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鉅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慧慤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卯歲

第五

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  
祖之門有年患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

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  
一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  
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  
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  
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  
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  
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  
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領出一栲栳悟  
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  
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慄懥而退  
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  
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  
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  
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  
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慤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  
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欄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集五

二

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堪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  
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慙懼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撥破露柱曰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  
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讐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真實之言成妄  
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  
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  
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  
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  
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  
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  
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  
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  
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去也  
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  
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  
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

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  
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  
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  
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  
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  
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倒轉曰照  
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  
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  
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

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  
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  
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  
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  
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  
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  
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  
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  
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  
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  
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  
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  
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  
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  
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  
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  
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  
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

舌大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  
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  
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  
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  
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  
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  
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  
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  
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  
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  
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

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平演禪師法  
席因丐於信州偶兩足趺仆地煩懣間聞二  
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  
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  
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  
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  
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  
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  
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  
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  
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  
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  
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  
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

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  
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  
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  
破墮事皎人自述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  
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  
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  
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  
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  
面大乘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常守王  
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  
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  
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  
雪埋庭栢冰鎖僵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

他家壅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  
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  
道墮坑落塗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  
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  
大眾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  
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  
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  
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  
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  
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  
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干說萬說不如親  
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堅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釤椿搖艤何日到家旣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

五

七

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干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  
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  
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  
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

卷五

八

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  
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  
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  
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  
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  
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

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  
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  
不相識諸禪德旣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  
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尙須  
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掣錫孤負平生煉行灰  
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五

六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閻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閻之玉山大

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  
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  
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  
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  
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  
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堅指擊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

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  
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  
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  
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  
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  
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

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

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  
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

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

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

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  
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  
教子胡結舌老僧鉤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

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牛了  
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  
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  
他語拙益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  
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  
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  
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  
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  
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  
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  
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  
請開法嘉祐未幾徒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  
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  
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  
一拳拳倒黃鵠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

四五

十一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  
然行年七十老蹣跚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  
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  
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  
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  
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  
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  
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  
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體祇這些子是三世  
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  
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  
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  
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  
直指師曰你聞熟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

和尚還聞熟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龍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白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

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箇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繫繫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

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  
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  
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解院留遺  
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  
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  
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

集五

十三

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  
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噥別處著閑房  
叢林難講究邠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  
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  
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  
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  
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浩城人自出關徧遊叢  
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

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  
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聾祖曰你祇知  
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渦  
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  
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輶繡  
撻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輶一輶看  
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擣蜀音唱綿州巴歌曰  
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  
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  
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  
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

直得偏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

卷五

十

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

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徃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

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諸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繭日深立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

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卷五  
十一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敵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瞋便下座

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名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備扣禪爲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詰曰老賊

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

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毛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

鉢五

十六

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

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

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

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闇音誦俚  
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尾教娘莫瞌睡且

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閥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

問不與萬法爲侣者是甚麼人曰法閥卽不

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閥卽不然作麼生師

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帢背手

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

第五

十七

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

仰聽雷音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  
上繩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

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  
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

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

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

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

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

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旣  
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

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盞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洞庭湖忽大悟以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

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

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

臨安府徑山宗果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窻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易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雛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程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堂卒師趨謁無

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屬今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第五

九

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

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醉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籠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文真之變其首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超吳

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侯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

冬至東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  
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  
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  
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  
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

鑑五

三十一

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  
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  
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  
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  
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  
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  
塵有一口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  
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  
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  
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

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  
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  
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  
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  
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  
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  
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  
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  
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  
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

鑑五

三十一

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  
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  
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  
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剗瘡檢點將來合  
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

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  
也薦拈拄杖云橫按鎮錄全正令太平寰宇  
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  
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  
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  
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  
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  
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  
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  
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  
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  
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  
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  
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籠寄之上堂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

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  
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  
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  
舉起拂了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  
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

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  
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  
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  
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  
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  
並五  
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  
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  
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  
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

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

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

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混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

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遇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撢撢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兩不曾清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覲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

當時放過政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開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儼侗自言我以木棟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麞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麞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熟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

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

第五

三五

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饋秤鉗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

是舉竹箆問僧曰喚作竹箆則觸不喚作竹

笠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  
請和尚放下竹笠卽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笠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  
僧僧曰癡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  
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

卷三

三

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

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

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

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

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

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

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

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

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

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

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  
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  
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  
妙喜菴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  
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音釋

堪食莊切音鴟稱脂切音倩倉甸切千士

俚良以切音程馳貞切音欵虛音切音混

戶廣切音幌呈美玉也柯開切音該數名

水深廣貌戶廣切音垓天子之名九垓

义音刈賢

卷三

三

三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鉅大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邱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

美

一

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浪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教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

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墮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同頭佛祖不安排

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幕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

第六

二

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

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

第六

三

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

淵秀十四驅鳥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  
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  
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  
祥皆以額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  
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驥邊滅却卽今是  
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  
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  
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  
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  
請庵于西華閣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  
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  
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  
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偏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  
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  
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輶轡鑽到  
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  
卷六 四  
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  
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  
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

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  
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  
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  
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啞啄  
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

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  
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  
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放去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廩奴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相逢猶莽齒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劍氣燦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  
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

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  
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  
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  
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  
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匱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鄆峰西華謐大悟禪師

潭州大鴻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  
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疑事逐理融等  
干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  
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  
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  
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  
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燦開

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  
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  
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鎚亦  
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寥盡時如何  
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  
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  
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  
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  
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  
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  
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  
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  
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  
闌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

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  
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  
枯口欲談而詞寥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  
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駭嘉州大  
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  
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  
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  
遠布乃高聲曰閑弄閑弄上堂開口有時非  
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  
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  
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  
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  
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頽佛性菩薩  
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

是也是楊廣失駱駕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

禪云

七

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鎗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鎗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栗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禪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逃

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

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鍊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演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又

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鎗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般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

無六

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

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

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鴻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

無六

九

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珠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日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

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

無六

九

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毎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

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覩面相呈也須一鎗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慕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

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辨禪師本郡人依闡之瑞峰草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踰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

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  
十三從藥師院宗辨爲僧詣大慈聽習乘依  
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  
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  
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披之師乃曰吾  
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  
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  
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  
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  
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  
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  
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  
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  
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賣茶上酒樓一雙爲  
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

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  
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  
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  
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碎囁囁付叮叮嚙嚙  
你且道他叮嚙囁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  
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  
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爪師曰問  
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  
向鐵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  
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兜力雖窮法轉  
新拇指破開天地闔地頭顛落鬼神驚僧問  
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鑊  
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

撩飪飪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閻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研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鶴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

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閑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褐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錠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晝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

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

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

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

集

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

三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

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錐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豈拂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

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

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

集

古

兮翠藪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饅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閻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

明鑿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

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冒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

第六

三

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臨安府中天竺一庵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究難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徒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荆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偶拈

提師拈罷頌曰秤鎰搘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慄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鴻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十六今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

磨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  
守謂此道場久爲蟲膳囊橐非名流勝士莫  
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  
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  
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堅拂時釋迦老  
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  
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  
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  
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  
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  
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  
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  
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

題六

七

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這  
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  
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  
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  
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  
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  
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忽然有  
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  
差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  
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  
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創執論云若  
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妻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逃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鷺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暎安立蹄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叅叢席宣和庚子同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

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  
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  
幾因舉袍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  
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禁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  
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  
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  
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  
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  
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  
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  
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  
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  
棒遂高聲召大眾曰驗上堂日日東出日  
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  
忽然換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  
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  
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  
捷六 趕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

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

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

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

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

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

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

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

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

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出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衆舉首師曰

捷六

主

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廊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

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龍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

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

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

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

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閣八

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

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

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

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

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

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

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

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

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

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

### 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  
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  
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

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  
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  
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  
醉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

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

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顛

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府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

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

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  
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  
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  
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

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  
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  
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  
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  
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  
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  
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  
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  
跟猶未點地在悟頸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  
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誇他好公

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  
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  
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  
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

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  
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  
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  
邴會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  
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  
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  
慧起擋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  
不悟公擬對慧撊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  
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透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  
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颶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

眼中沙

三

三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墮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鶴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嬖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箇方便遂令紙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  
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懶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  
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

第六

三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  
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  
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  
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  
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  
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搘破憲紙  
鑑卽開門搘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  
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  
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裏守請開法天寧未  
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喚呻象王哮吼  
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  
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  
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華蝶飛風吹柳絮毛  
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  
戶迎腳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  
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  
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  
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娘宣  
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  
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  
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

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  
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  
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  
羣僊聚會共酌迷僊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

樂六

樂五

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某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  
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  
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六月復僧上  
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處相宜一年  
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  
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  
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鐫鉸停音鉢盂

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  
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  
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  
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  
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僊酌變爲甘露

樂六

樂五

瓊漿步虛詞飜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  
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  
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  
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  
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

樂六

樂五

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  
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  
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  
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  
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血皆白乳

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

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柱杖向空中攬曰攬長河爲酥酪鰐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丁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

音釋

嶷鄂力切音逆詩 捶五故切音 飪闔各切  
屬大雅克岐克嶷 捶誤斜拄也 飪音託飢  
牋徒得切音 特且更切笞去 眇陵之  
釐食菜曰釐 胎聲不移也 眇切音  
釐釐婦無 眇郎宕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鉅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勸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

鉅七

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

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

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

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

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

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

解何須更舉轍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

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

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

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  
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

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

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

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

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

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

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

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

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

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

也不會兩箇鷦鷯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

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

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土掌家業第二

子兇頑狡猾貪淫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

第三子盲聾瘡痙，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

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不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

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

月當天言訖，輶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

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挿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

三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巾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開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詣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徃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捨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遠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腳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輶轍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

筆  
四  
丈夫作畧二十年箇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潭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械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収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謡上堂求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

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  
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

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

第七

六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  
駕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齧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  
告徃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  
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

柱杖下座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

卷

七

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皷山皷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輦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

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白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

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  
句橋流水不流卓柱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  
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第七

八

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  
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

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

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  
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  
師曰一度著蛇敵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

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鳥龜問魯祖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賸計都  
星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  
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  
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  
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整鑑集衆  
就座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骨  
塔於皷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

第七

九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  
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  
甚麼却被蛇敵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白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地鑽不入鐵鏈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梭擗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錐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  
題  
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十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閻黎有許多工

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

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題

七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樞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蓬婆訶問大眾臨蓬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

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  
壁何如大會枯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  
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  
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  
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  
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殺陝府鐵牛上堂  
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  
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  
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  
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  
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  
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腳上堂通身是  
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板用不到處  
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  
擬議西峯在你腳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  
刻意亦刻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  
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撥通一線  
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徹相將攜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  
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  
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  
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  
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  
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磯和尚問僧  
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磯磯

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

集

十三

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

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

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雞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  
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  
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  
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上堂風吹茆茨屋脊  
漏雨打閭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

這裏低頭立

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佳婺之廣教

因病示衆

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  
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  
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  
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  
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  
行後示寂闍維牧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  
骨塔於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邱胡氏子依護國  
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泐右諸宗匠晚至龍

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  
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  
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  
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  
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毘盧  
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  
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  
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  
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居雲又且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  
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

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  
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  
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  
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  
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  
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  
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睿問道於師同屬  
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  
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  
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  
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  
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  
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  
魔嚴主擎箇又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摶成塵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  
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  
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  
手裏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  
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  
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  
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

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三

選

西

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禪賓王斬  
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  
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

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躺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撋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

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龍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肩擘開眉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噭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

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  
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  
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裏曰如何是  
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  
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  
寶劍師曰古墓毒地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  
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笈點頭曰如何是一  
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笈呵呵曰如  
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  
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鉗隨聲便喝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  
滅除禪道拶破毘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  
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眉空懊惱遂捶

卷七

六

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  
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貓兒  
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  
家風嚴令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  
前憶懼洛陽峯畔乘張皮韁傳成話霸隻履  
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  
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贊曰先師猶有此人在  
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  
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  
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  
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  
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  
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塔在

凡夫萬法若無善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趣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

曰和尚不必舉侍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我心無別

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間指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

### 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呆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

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間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徃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嚦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嚦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嚦嚦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集

子

集

集

王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已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跪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徃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

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  
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  
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  
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  
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  
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挂杖子  
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  
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  
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閻  
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  
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  
生師曰風吹日炙曰鴻山呵呵大笑聲師曰

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鴻山不管此  
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  
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呵師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  
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  
清香

###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  
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  
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  
攀師手不釋錐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  
今日碓磕明日碓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  
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  
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

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鍛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

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頭石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呌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旣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

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徃依

焉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酌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

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衆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

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鎮鄉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

堂舉楊岐三腳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

似則也似是耶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  
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  
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  
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  
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

總

卷

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  
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  
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  
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  
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  
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  
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  
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  
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  
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  
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  
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  
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  
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  
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  
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  
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  
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髡髮楊  
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

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  
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  
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  
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眾這  
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

語

十六

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  
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  
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  
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  
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  
叢裏坐經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  
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

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  
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  
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  
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  
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獄

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  
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  
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  
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  
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  
集  
毛  
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  
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  
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

門三印問之南日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

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

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

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

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箋時人向外  
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

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

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箋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

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

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

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

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

崑崙眉卓堅寒山拾得箋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 音釋

箋山宜切音斯下物竹疋武裝切音

器可以除纏取細疋尾不慊意

治音田也疋年

切音田也疋美辨切音

蛇也蛇輪芮切音

公切音空空也蛇蛇所解皮

公切音空空也蛇公

空空也乾居寒切音

天乾又桑

乾河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鉅八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果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

鉅八

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蘖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禹廣因往從之慧謂

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

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鉅八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

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

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過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

擊萬重關鑼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  
第八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

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  
二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

愁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  
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祗爲分明極  
讒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  
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  
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  
山僧今日因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  
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

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十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  
久叅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  
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  
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

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

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  
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  
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  
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  
三

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  
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鷄鷄語  
鷄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  
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

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眾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鷺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

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著籠不亂攬匙老鼠不咬覶算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口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蓋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稱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

喏若師曰褪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  
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  
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  
幼婦外孫臺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  
辯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  
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  
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  
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  
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  
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  
湖湘徧叢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羨峯  
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

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  
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  
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  
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  
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詰之曰你見解如此敢  
妄爲人師耶嗚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  
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  
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  
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箆  
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  
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  
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却符趙州東

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  
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剗  
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  
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  
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  
大師向羨峯頂上擎風鼓浪翫弄神變腳跟  
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  
不是韓光作莫把曾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云  
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  
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  
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  
外閒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  
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  
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  
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

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  
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  
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  
布衫重七斤聾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  
見後頭見僧乃作研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  
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  
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  
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  
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  
箇木越如弄雜劇相似立沙便作研牌勢卑  
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  
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  
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

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曾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第七交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

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鱗鱗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

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礮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壁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足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白自己此人有眼無足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

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  
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  
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鎧裏藏身又作  
麼生話第八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

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

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  
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  
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  
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

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  
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  
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  
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  
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

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  
知名潭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  
堂開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  
奇絕最奇絕眼中眉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  
眼中眉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祖佛頂額上有燄天大路未透生死關  
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  
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  
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

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  
闌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  
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  
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

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  
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  
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  
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

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  
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  
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  
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閻黎寸刃不施  
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  
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  
榔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  
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州及喜領

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  
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  
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  
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  
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

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  
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  
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  
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  
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

第六

十

著衣喫飯屙屎放尿死屍路上行師於  
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  
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  
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  
住後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

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接旁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開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

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鎰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風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讒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

麼師罔措遂致疑惑。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籠。則觸不喚作竹籠。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失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

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不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鄧峯東庵。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

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  
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  
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  
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  
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

罪入

十三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  
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  
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  
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  
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  
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  
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  
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  
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撻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  
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  
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  
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  
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頸通身是眼更須  
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  
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  
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  
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  
舉竹箆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  
一頌黑漆竹箆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  
濟茫然懵底如何掃蕩大慧嘗舉靈雲悟桃  
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  
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

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  
塔于本山

大鴻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  
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  
獮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  
得明州愁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  
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  
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  
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  
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  
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  
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

鉢八

十四

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  
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照得  
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  
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  
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  
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  
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剝窟窿葛拈  
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  
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  
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  
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  
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  
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  
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  
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  
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癢病鳥棲蘆若是玉  
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  
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  
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  
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  
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  
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  
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  
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  
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  
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  
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  
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  
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

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  
詰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  
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  
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  
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  
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纏越闌未及吐  
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  
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  
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  
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  
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  
第六  
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  
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  
老鷄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留漢無端將  
祖父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  
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  
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

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  
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  
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  
箇時節暮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  
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  
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

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  
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  
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  
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  
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  
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  
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  
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  
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  
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  
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  
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餓餐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  
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鉛硬似鐵無  
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

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鞋卓  
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  
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

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  
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爲人節

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  
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  
開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卷八

大

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  
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著餽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十八

十九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  
身只打頭陳大喜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  
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  
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

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  
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  
潭州大鴻了庵景暉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

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  
華正吐手把須彌搥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  
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  
眉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  
舉

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  
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  
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  
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  
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  
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笏袁虔吉頭  
上挿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  
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  
閨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  
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  
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  
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  
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

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着抱賞歸家  
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  
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  
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  
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  
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  
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  
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  
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  
第八 三一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  
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  
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  
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

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惡在這裏開箇鑼  
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  
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  
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  
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  
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又手向我背後立地  
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  
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  
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  
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  
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

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  
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  
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  
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

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辨  
倒獄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  
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  
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  
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  
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  
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雷卷  
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  
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  
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

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  
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  
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  
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  
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

金八

二十二

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  
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  
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  
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  
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局已  
前墮坑落漿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  
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俗  
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

銀八

三三

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  
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欽隨至方丈曰某理  
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  
恁麼也不得蘇嚦婆訶恁麼也不得悉  
哩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嚦嚦哩婆

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

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  
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  
搖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  
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  
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  
抵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  
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  
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  
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餐師曰和

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  
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  
爭奈油餐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  
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  
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  
手毀施攬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  
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  
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  
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  
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  
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  
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

第六

十四

轉大法輪乘持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  
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  
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  
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  
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  
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  
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  
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  
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  
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  
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  
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贊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  
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  
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  
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  
師便打

音釋

穗 徐醉切 音 遂 算 必獎切 音 謢 戰切 音

禾成秀也

算 閉輒切 音 算也 劇 戰切 音

居六切 音

劇 戰切 音

鞠 菊問鞠也 鯁 古杏切 梗 呂溫切 音 運

居六切 音

鯁 去聲 魚骨

暈 禹溫切 音 運

闕 郎宕切 音

浪地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鉅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穀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果禪師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

九成

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  
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  
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日此事唯念  
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  
趙州柏樹子話今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  
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  
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  
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  
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  
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

廁以柏樹子話究之間蛙鳴釋然契入有偈  
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  
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  
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靈水  
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  
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  
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  
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  
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  
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禪不了殃  
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  
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  
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  
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  
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

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

第九

二

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閻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劙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詔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

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鉤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第九

三

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  
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  
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  
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  
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諱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驃膠粘著纏身直  
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

吐不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驢猶自在旁邊

熟得

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

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

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

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

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

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

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

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  
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  
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  
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  
感鵠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  
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  
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  
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集九

四

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  
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  
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督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

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緣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喙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

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櫛向塔下曰是甚

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遺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向新

### 虎邱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鉢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覶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

集九

七

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

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

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

舞九

八

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跨跳也出他圈檳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

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二千暮打八百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

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樵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

舞九

九

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

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擰虎口曰  
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  
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  
虎邱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

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  
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彖木懸羊頭  
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  
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  
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識徒  
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蛻地戀窟乎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  
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

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  
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  
第九  
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  
層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絲頭師豎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  
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  
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齊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  
祖頌云趙州露刃劙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  
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

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

鉢九

十一

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

向東弗于遠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  
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  
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大立

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  
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  
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  
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  
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  
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  
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

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  
許畱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  
海西流巨嶽倒卓龜龜魚龍鯷蟹蚯蚓盡向  
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  
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  
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  
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喫觸諱

大鴻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  
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  
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  
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  
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  
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  
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

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  
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  
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  
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  
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  
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  
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  
捨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  
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  
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  
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覩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禪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

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陁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

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  
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  
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  
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  
來

三九

十四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  
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  
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  
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  
是不歸歸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

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拏學出世  
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  
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捨得斷麻穿壞衲不知  
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  
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  
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  
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  
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

五九

十五

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  
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  
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覲藩不入據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  
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窯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銅鑠直饒說得雲  
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  
堪作甚麼上堂中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  
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  
炒大海祇將折箸攬你死我活猛火然鑄煮  
佛牒恁麼作用方可擰門拄戶更說聲和響  
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  
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  
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  
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  
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  
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义

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  
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  
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  
落水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風颶颶地獨步大  
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  
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  
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  
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  
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  
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動鎮相  
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  
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詰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自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熟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鑿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獐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歸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若希柄問學者曰依俙茗希柄鬚髮赤斑蛇衆

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若  
帚柄髡髯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  
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柳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窓從此庵發  
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鉢九

十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  
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  
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卽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

鉅九

十九

亦沒交涉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

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

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惡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

### 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勝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因其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詔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

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齋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

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間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其九即歡喜毀其十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閼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

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  
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概  
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  
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  
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  
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劖池  
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  
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  
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  
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  
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  
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  
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  
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

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  
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  
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  
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  
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  
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  
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  
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  
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三九

二三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  
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  
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  
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  
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

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橋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

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月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薦師至徑山彌沃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  
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  
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  
月往見文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  
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  
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  
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  
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鉢九

三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  
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  
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呌那由是有省  
即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  
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  
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  
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  
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  
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鼴鼻孔  
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今提不  
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  
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  
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雙九

三五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音釋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餐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邴  
補永切音  
丙和適貌  
鑠  
力故切  
鄒  
音路  
徒藍切  
國名又邑名  
叱  
尺栗切音  
大訶為吒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鉅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鉅十

一

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

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凝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

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觀便問國師  
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  
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  
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舉一師曰無  
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  
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蘚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  
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  
高庵悟南華偈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徒  
聞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不用停囬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  
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

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割除理照覺

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  
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  
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  
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  
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

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撻  
鑒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  
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  
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  
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  
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猝啄同時白雲萬里纔

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  
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  
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  
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  
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  
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  
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  
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  
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

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

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  
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  
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  
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  
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  
箋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  
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  
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  
第十一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  
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  
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閻瓠子曲彎彎冬爪  
直罷洞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爲鼴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  
後一錐卸却學者脣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  
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  
宗異日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  
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  
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  
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  
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  
波更險咄

卷十

五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  
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禪不  
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  
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  
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  
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  
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  
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糰  
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

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

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阜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鄆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市杉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令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

中間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鄆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市杉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令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

七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  
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  
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  
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  
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  
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鵠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鴻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荊州董氏子開  
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  
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  
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  
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  
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卷十

八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  
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  
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  
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  
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關脣  
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  
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  
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  
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  
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  
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客  
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  
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  
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  
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  
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  
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  
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  
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  
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舍元殿

卷十

九

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舍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酷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獮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錐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

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鴻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

鉅子

十

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鵲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未後

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達利吽發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

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

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

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

無指示韶石四楞潭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

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  
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  
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江借問諸  
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纓若不會依前昧與  
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  
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觀竹門

綱子

子

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

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

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

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

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雲

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

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

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

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  
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空禪師天台盧氏子依  
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乘參大慧  
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閑留東西禪無

鉢十

十三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

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

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

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

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

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

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價

能說訶說夯特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

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  
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  
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  
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  
魚蝦遼天射飛鶴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遜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趯山鬼  
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  
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  
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  
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挿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

錦十

十四

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幕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

呈領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

雪峯話作雨樞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閨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兀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鴻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  
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燭火雙眸放電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  
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  
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  
搭時北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  
以手指眉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  
風起北庵深旨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年十

十六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  
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  
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

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峻嚴  
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覩  
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  
機而變不犯鋒鏃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  
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

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  
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躺下入處始得上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  
日全身放慾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  
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  
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巒去也師曰莫  
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兩點全無

鉢十

十七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

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  
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  
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  
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泊

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  
發縱有齒鏃機一鎗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  
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蕨伸拳箇破梢楊華乘  
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  
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窓  
丁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  
與人難共住大都繙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  
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  
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

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  
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  
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  
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  
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  
江干仰瞻宮闈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  
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  
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

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  
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  
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  
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  
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  
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  
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  
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  
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  
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  
直下徹去已是鉢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  
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

祇在一樁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  
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  
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

鉢十

十九

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

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  
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  
沉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頴悟出家爲僧  
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  
忌便蹤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邁出世衢  
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

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

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  
關捩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  
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何異開眼屎牀華藏  
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  
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

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  
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  
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  
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榆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  
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撢  
撢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  
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

年

二十

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  
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瞽地  
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  
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  
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  
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

木上繆華寒巖中發餒箇僧孤身迴迴慣入  
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  
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  
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  
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年

三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  
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雨雨之波  
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  
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淛春秋熱上  
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  
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  
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  
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  
大小雲門効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干

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摸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輿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圓橫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

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無十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歷遊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纏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

任馳驥剔起眉毛頂上生劍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甌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

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  
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眉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  
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  
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  
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  
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

### 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 大鴻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首釋

契 欺訖切音乞類盧對切音 夯 呼講切整  
契丹國號 未絲節也  
力 以堅 上聲人用  
舉物 蘭來宕切同茛茛菪本草 一名天人  
狂浪放 蘭仙子一名行唐其子服之令人  
蕩故名 蘭徒浪切音宕